

旧参

I 246.4

B X S-2

九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一集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借參

I 246-4

B X S-2

1026



14979

序

太史公游俠列傳記朱家郭解事其人皆傾動朝野聲名所被雖婦孺亦知敬憚焉余嘗竊訝其爲人雖任俠豪宕有出乎其性者然揆其實其始皆椎埋屠沽之徒耳目不窺聖賢之書身不被儒者之服動容周旋蹀躞不中乎禮節果使其人放言驟當吾前者必且目睨而腹誹之以爲不足齒於士君子之林焉乃其致名之烈使時人尊戴而心附之如此豈以其行事之有合於聖賢者耶抑別有威脅而利誘之術乎雖然以一人之智力欲以掩盡天下人耳目使之一一入我彀中愚弄而兒撫之此雖在帝王之尊而亦有所弗能矧一布衣橫議之匹夫哉諺有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爲之因者乃獲其果未有離因而致果者也湯武以愛民而民歸之桀紂以暴民而民畔之展禽行仁義而名顯盜蹠恣睢怙惡而爲萬世怒此皆因果之彰彰可考者也然則任俠之流其術足以使人輸誠向往而視之爲仁人者夫亦有所自矣自世之衰禮失在野公卿縉紳之間不復言仁義而力又足以撻撻小民以自張其淫威上下相失怨讟日積氣運之所向于是激昂慷慨游俠好義之士遂激而挺生於世焉其人雖未必讀書習禮

義然天優其資。秉行事往往合於義。是非好惡之心。嚼然不淆。赴人之急。死生存亡。以之使神。奸巨。慙聞之束手。而不敢肆。則人又焉得不畏威懷德而思感哉。嗚呼。俠之爲道。蓋貌異於聖賢。而實抱己飢己溺之志者也。用雖不同。而所歸則一。所謂慕義強仁者。固不必限於出處之如何。以其行事證之。固已遠勝於貌爲衣冠有學之流矣。繼讀水滸傳。見所謂一百單八人者。其言行志節。雖令人執鞭馬前而亦甘之忘其爲綠林草澤兒也。嗟乎。此皆天地間氣之所鍾而發爲豪俠尙義之氣。提攜末世以見天之生人。非盡碌碌死牖下者。雖然。世有其人而苟無司馬遷施耐庵輩爲之傳。以垂於後世。則亦寂寂無聞。與螻蟻烏鳶同朽耳。又豈能歷千載而猶凜凜有生氣哉。太史公曰。烈士徇名。夫名之久。要繫乎文字之力也。平江不肖生者。今之振人也。爲文善狀軒奇俠烈之事。近著近代俠義英雄傳。奇情壯采。栩栩紙上。書中所述者。雖未奇能。謂之必有其人。然以寰宇之大。芸芸之衆。意者其間必有異人出乎。然則不肖生之書。爲非向壁虛構矣。抑有言者。男兒處亂世。不幸與筆墨爲伴。鬱鬱懷利器而莫能展。則區區文字之間。又安知非自寄其磊落不平之氣乎。非然者。抑何使人讀之而感奮。騷屑有不能自己者耶。是爲序。民國十二年秋月沈禹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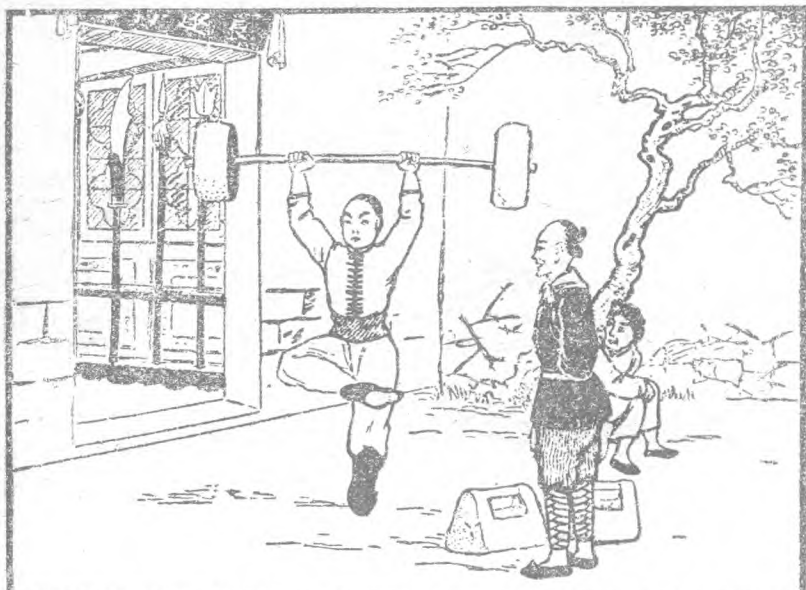
近代
俠義英雄傳目錄

第一集

- | | | | |
|-----|----------|----------|-----|
| 第一回 | 劫金珠小豪傑出世 | 割青草老英雄顯能 | 一至二 |
| 第二回 | 八齡童力驚白日鼠 | 雙鈎手義護御史公 | 一至四 |
| 第三回 | 關東俠大名動京師 | 山西董單鎗伏王五 | 一至二 |
| 第四回 | 王子斌發奮拜師 | 譚嗣同從容就義 | 一至二 |
| 第五回 | 曲店街王五看熱鬧 | 河南村霍四顯威名 | 一至二 |
| 第六回 | 霍元甲神勇動天津 | 王東林威風驚海宇 | 一至四 |
| 第七回 | 少林僧暗遭泥手掌 | 鼻子李倖得柳木牌 | 一至二 |
| 第八回 | 論人物激怒老英雄 | 賭勝負氣死好徒弟 | 一至二 |
| 第九回 | 遇奇僧帽兒山學技 | 懲刁叔虎頭莊偷銀 | 一至六 |
| 第十回 | 顯奇能半夜驚阿叔 | 惡壘斷一怒劫鏢銀 | 一至四 |

近代俠義英雄傳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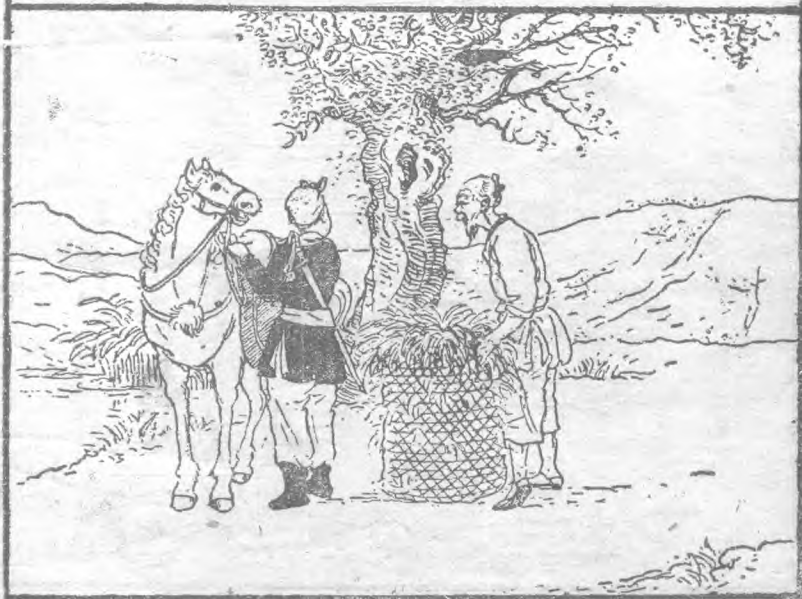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一回

割青草老英雄顯能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一回 刦金珠小豪傑出世 割青草老英雄顯能

話說前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因新政殉難的六君子當中。有一個瀏陽人譚嗣同。譚壯飛一代奇人學問氣

節自有千秋固未可以俠義英雄目之。願其雄武卓烈激昂慷慨。要亦與俠義英雄為近。此書傳近代之義。當就刑的時候。口號了一首絕命詩道。

時候口號了一首絕命詩道。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好詩○二十八圖中自有一種激昂概

烈士吐語畢竟不同凡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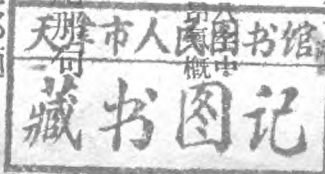
這首絕命詩當時傳遍了全國。無人不知道。無人不能誦。我便是念誦此詩之一份子也

祇是這詩末尾

去留肝膽兩崑崙的話。多有不知他何所指的。我亦不知曾有自命知道的人。偏是不知道者往往自命知道說那兩

崑崙係一指康有為。虛一指大刀王五。實○由譚壯飛之一詩引出康王二人一虛一實相映成文究竟是與不是。當時譚嗣同

不曾做出註脚。於今譚嗣同已死。無從證實。祇好姑且認他所指的。確是這兩個。作者狡獪不過在



下的意思覺得這兩人當中當得起崑崙兩字受之能無愧色的祇有大刀王五一人。一語點破言中有刺

也。首肯。言中有刺但是大刀王五是個甚麼人如何當得起崑崙兩字如何倒受之能無愧色呢。

我亦欲問在下若不說明出來看官們必有不知道的必也有略略知道而不詳悉的這部書本是

爲近二十年來的俠義英雄寫照。標出全書宗旨要寫二十年來的俠義英雄固不能不請出一位事

業在千秋聲名垂宇宙的英雄作一個開場人物。王五是前數回主人故鄭重出之名角登場自覺聲勢倍增別有一種氣概然二十年來

的俠義英雄聲名事業和大刀王五不相仲伯的很有不少的人。爲後文許多英雄預留地位這便不能不就

這部書中所要寫的人物和事實當中揀一位年代次序都能與文字上以便利的開始寫來

大刀王五的事蹟又恰是年代次序都能與文字上以便利所以單獨請他出來作個開場人

物好好的姓王行五就叫做王五好咧爲甚麼却要加上大刀兩字呢。我亦欲問姓名上有了這大

刀兩字不論何人一聽到耳裏便能斷定這人是一個會武藝的從來江湖上的英雄綠林中

的好漢無人不有一個綽號綽號的取義有就其形象的。虛有就其性質的。虛有就其行

爲的。三〇實有就其身分的。四〇虛有就其技藝的。五〇實隨手分出五種虛實相間錯落有致不問誰人的綽號大概總難

出這五種的範圍於今日借梁山泊上人物的綽號證明這五種的取義來

以水滸傳證明五種綽號○施耐庵作水滸

傳一似專爲此書論綽號一段作注解者妙極

會讀過水滸傳的先生們當那讀一百零八人綽號的時候讀了摸着天和

雲裏金剛這兩個綽號必知道杜遷宋萬二人的身量是很高的矮脚虎王英是很矮的白面

郎君鄭天壽是很漂亮的美髯公朱仝紫髯伯皇甫端是鬚鬚生得很好的這種綽號就是就

其形象的取義應上第一種讀了霹靂火拚命三郎兩個綽號必知道秦明的性子最暴躁石秀的

性子最好勇鬥很這種綽號的取義便是就其性質的應上第二種讀了及時雨鼓上蚤兩個綽號

必知道宋江是個肯周濟人的時遷是個當小偷的這便是就其行爲的取義應上第三種至於就

其身分的如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船火兒張橫浪子燕青等等很多很多不勝枚舉應上第四種

種○敘述之法忽然變換文章如此便不呆板雙鞭呼延灼金槍手徐寧雙槍將董平沒羽箭張清鐵叫子樂和玉臂匠金

大堅都是就各人所長的技藝應上第五種○逐條呼應一筆不漏○作者主意不過在第三第五於今在下

所寫的大刀王五是和梁山泊上的大刀關勝一樣的以關勝之大刀陪襯王五之大刀不論水滸傳

上所寫大刀關勝的寫法是一樣一樣的都模仿着三國演義上所寫的關雲長關雲長使的

是青龍偃月刀關勝使的也是青龍偃月刀青龍偃月刀是馬上臨陣的兵器長大是不待言

所以人稱爲大刀關勝。欲解釋王五之大刀却祇是這種大刀。因是關雲長曾用過。至今人都稱爲先解釋關勝之大刀妙。關刀並不稱大刀。幾十年前的軍隊裏鎗礮很少。大部分用的是蛇矛刀。又這種刀在軍隊裏也佔相當的地位。却不稱爲大刀。也不稱爲關刀。因爲南洋器械中有這種刀。大家就稱爲南洋刀。不是軍隊裏的人。不論如何會武藝的使用這種的最少。爲的是太長太笨。重極不適用。但是王五何以又得了這大刀的綽號呢。原來北道上稱單刀也稱大刀。水滸上既有個現成的大刀關勝。一般人便也順口稱大刀王五了。其實就是單刀王五。原來如此。王五得這大刀的綽號却不尋常。很有些好聽的歷史。待在下慢慢的寫來。王五的名和字都叫做子斌。原籍是關東人。生長直隸故城。此處方出王五之名字籍貫。生成的一副鋼銅鐵骨。小時候的氣力。就比普通一般小孩子的。大又是天賦的一種俠義心腸。從小聽得人談講朱家郭解的行爲。他就心焉向往。傳授他武藝的師傅。就是他父親的朋友。姓周。單名一個亮字。又出一位英雄。於今要寫王五的事跡。先得把周亮的歷史敘一敘。忽然颺開。點出王五名字籍貫後。閱者心中皆以爲下文必敘述王五之事跡矣。不料作者偏將王五丟開。另寫周亮。此是行文變化不測處。周亮是保定府人。練得一身絕好的武藝。十八般兵器以內的。不待說是件件精通。就是十八般兵器以外的。如龍頭桿李公拐之類。也沒一樣不使出來。驚人。周亮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在山東河

南直隸一帶。單人獨騎的當響馬賊。這一帶的保鏢達官們。沒一個不是拚命的要結識他。結識了他的。每一趟鏢。孝敬他多少。他點了頭。說沒事。便平安無事的一路保到目的地。若是沒巴結得他上。或自己逞能耐。竟不打他的招呼。他把鏢刮去了。還不容易討得回來呢。不過他動手刮的鏢。總是珠寶一類。最貴重而又最輕巧易拿走的。笨重的貨物。再多的他也不要。那時有幾處鏢行裏。都上過這位周亮的當。打又實在打他不過。避也避他不了。各鏢行都心想要我們既以保鏢爲業。倒弄得要仰周亮的鼻息。保鏢者仰強盜之鼻息。真是妙事。我們孝敬他銀錢。他說給我們保我們才能保他。說不給我們保。我們就真保不了他。反成了我們的鏢手。豈不是笑話嗎。真笑話。於是大家要商議一個對付他的方法。祇是周亮的本領高到絕頂。聰明機警也高到了絕頂。幾家鏢行所商議對付他的方法。起初無非是要將他弄死。那裏能做得到呢。三番五次都是不曾傷害得周亮。毫髮倒被周亮用金錢鏢打瞎了好幾個。有聲名的好手。弄到後來。差不多沒人敢和周亮交手了。周亮騎的一匹馬。遍身毛色如火炭一般的通紅。最容易使人認識的。就是全體的毛都倒生着。望去如魚鱗一般。據說那匹馬是龍種。日行六百里。兩頭見日並不十分高大。寫出一匹好馬狀態如畫。以駿馬陪襯俠士。遂覺格外出色。保鏢的達官們遠遠的望見那匹馬。卽知道是周亮來。

了。曾在他手裏吃過虧的都望見馬影子就棄鏢逃走了。周亮的威名越弄越大。保鏢達官們的膽量便越弄越小。語趣那時江湖上的人也就替周亮取了一個梁山泊上人物的現成綽號叫做白日鼠。綽號爲甚麼把這樣一個不雅馴不大方的綽號加在有大本領的周亮身上呢。我亦這也是就其行爲的取義。應上第三種綽號因爲那時一般江湖上的心理說綠林好漢譬如耗子保鏢達官譬如貓兒所保的財物譬如五穀雜糧多存留了五穀雜糧的人家若沒有貓兒耗子必是肆無忌憚的把五穀雜糧搬運到洞裏去猶之財物有保鏢的就不怕綠林好漢來劫。然而周亮竟不怕保鏢的竟敢明目張膽來劫保鏢達官所保的鏢。這不是猶之大膽的耗子一般嗎。公然敢白日裏出現心目中那裏還有貓兒呢。解釋得妙幾家鏢行既是沒法能對付這白日鼠周亮就祇得仍走到巴結他的這條道路上去。但是每一趟生意孝敬周亮多少銀兩銀兩雖是取之客商並不須鏢行破費。然面子上總覺得過不去。後來却被幾家鏢行想出一個妥當的巴結法。子和周亮商量公請周亮做幾家鏢行裏的大總頭。大碗酒大塊肉的供奉着。周亮一次也不要。周亮親自出馬。每趟生意恭送三成。給周亮周亮見各鏢行都如此低頭俯就。也就不願認真多結仇怨。當下便答應了。各鏢行祇是周亮是個少年好動。又是本領要

強的人像這般坐着不動安享人家的供奉吃孤老糧似的一則無功受祿於體面上不大好看二則恐把自己養成一個偷惰的性子將來沒精神創家立業因此在鏢行當這公推的大總頭當不到幾月便不肯當下去了。豪傑心胸何等闊大真教人又敬又愛有人勸周亮自己開一個鏢行的周亮

心想也是就辭了各鏢行獨自新開了一個叫做震遠鏢局生意異常興旺山東西河南北都

有震遠鏢局的分局在震遠鏢局當夥計的共有二三百人把各鏢行的生意全部奪去了十

分之八九一日。奇峰突起周亮親自押着幾驛車的鏢打故城經過。地名因是三月間天氣田野間

桃紅柳綠燕語鶯啼周亮驕着那一匹日行六百里的翻毛赤炭馬在這種陽和景物之中款

段行來不覺心曠神怡。夾寫景物有奸整以暇之致偶然想起幾年前就憑着這匹馬這副身手出沒山東河

南之間專一和鏢行中人物作對沒人能在馬前和我走幾個回合弄得一般鏢行中人物

望影而逃幾十年來的響馬誰能及得我這般身手綠林中人洗手改營鏢業的從來也不在

少數又誰能及得我這般威鎮直魯豫三省怎的幾年來却不見綠林中再有我這般人前來

和我作對可見得有真實本領的人很少俗語道得好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有多們高的樹兒

有多們大的影兒有多們高的本領便有多們大的聲名我於今的聲名蓋了三省自然本領

也。蓋了。三省。怪不得。沒人敢出頭和我作對。

一段寫周亮志得意滿以反跌下文○周亮之驕氣方振而王老頭即伺於其後甚矣人之不可以自滿也

周亮

正在馬上躊躇滿志高興的了不得覺得騾車行的太慢強壓着日行六百里的馬跟在後面

緩緩的行走太沒趣味。

有脾肉復生之感

便招呼騾夫儘管駕着車往前走約了在前面楊柳窪悅來火

舖打尖遂將繮頭一領兩腿緊了一緊那馬便昂頭揚鬣從旁邊一條小路向一座樹木青翠

的小山底下飛走周亮用手拍着馬頸項對馬笑着說道夥伴夥伴我幾年就憑着你走東西

闖南北得着今日這般地位這般聲望何嘗不是全虧了你我知道你生成的這般筋骨終日

投閒置散是不舒服的。

好馬○馬猶如此可以人而不如馬乎

難得今日這們好清朗的天氣又在這田野之間沒

甚麼東西礙你的脚步可盡你的興致奔馳一會乏了再去楊柳窪上料那馬就像聽懂了周

亮的言語似的登時四蹄如翻銀蓋逢山過山逢水過水兩丈遠的壕坑祇頭一點便鑽過去

了一氣奔騰了七八十里地周亮一則不肯將馬跑的太乏一則恐怕離遠了鏢發生意外漸

漸的將繮頭勒住正要轉到上楊柳窪的道路

峰迴路轉

祇見路邊一個鬚髮都白的老頭割了一

大竹籃的青草一手托住籃底一手用兩個指頭套在竹籃的小窟窿裏高高的舉在肩頭上

行走

籃之舉法甚奇

周亮估量那大籃青草結結實實的至少也有一百斤上下那老頭一手托得高

高的一些兒也不像吃。力。心。中。已。是。很。有。些。納。罕。我也有些納罕故意勒住馬一步一步的跟在後面。

走。想。看。這。老。頭。是。那。一。家。的。老。頭。祇。管。向。前。走。並。不。知。道。後。面。有。人。跟。蹤。窺。探。奇極也不回頭。

望。一。望。周。亮。跟。着。行。了。十。來。里。見。老。頭。始。終。是。那。們。舉。着。不。會。換。過。手。心。裏。不。由。得。大。驚。周亮者固

不容易吃驚之人也何物老頭乃能使周亮大吃一驚奇絕怪絕慌忙跳下馬來趕到老頭面前抱拳說道請問老英雄貴姓大名尊

居那裏老頭一面打量周亮一面點了點頭笑道對不起達官恕老朽兩手不閒不能回禮老

朽姓王鄉村裏的野人從來沒有用名字的時候。妙極○今人略知握管便喜多取別號畢竟有甚用處幾何其不爲王老頭所笑也現在人家

都叫我王老頭我的名字就是王老頭了。好名說話時仍不肯將草籃放下周亮看了王老頭

這般神氣更料知不是個尋常人物。周亮英雄故能識得王老頭也復作了一個揖道小輩想到老英雄府上拜

望拜望不知尊意如何王老頭且不回答周亮的話兩眼注視着那匹翻毛赤炭馬。不看人而看馬奇不

住的點頭笑道果是名不虛傳非這般人物不能騎這般好馬這倒是一匹龍駒祇可惜不能

教他在疆場上建功立業就退一步講在綠林中還用得他着。言下別具感慨卽此數語豈尋常鄉老所能說得出來說時

回頭望着周亮笑道老哥的意思以爲何如老哥現在是不是委屈了他呢。馬之委曲卽人之委曲也惜馬正所以惜人嗟

乎王老頭之感慨深矣周亮答道如果有干城之將效力疆場小輩固願將這馬奉送就是有綠林中人物

夠得上做這馬主人的小輩也不吝惜奈幾年不曾遇着若是老英雄肯賞臉將他收下小輩可即時奉贈王老頭哈哈笑道送給老朽馱草籃那就更加可惜了王老頭爲周亮惜亦是爲自己惜言外有周亮未喻其意之憾寒舍卽在前面老哥是不容易降臨的貴客老朽倒沒有甚麼小兒平日聞老哥的大名非常仰慕時常自恨沒有結識老哥的道路今日也是有緣老朽往常總是在離寒舍三五里地割草今日偏巧高興割到十里以外去了十里以外須記着不然也遇不着老哥周亮聽得暗想這老頭亞沒請教我姓名聽他這話竟像是認識我的可見得我的名頭實在不小此時周亮尙有驕氣故有下文之窘心中高興不過對王老頭笑道有事弟子服其勞請你老人家把草籃放下來小輩替你老人家馱到尊府去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周亮此時尙藐視一切下文之窘可謂自取周亮說這話的用意是想量量這一大籃青草看畢竟有多重看自己托在手上吃力不吃力描摹少年人心性如畫王老頭似乎理會得周亮的用意祇隨口謙讓了兩句便將草籃放下來笑道教老哥代勞如何敢當仔細弄髒了老哥的盛服王老頭妙周亮笑嘻嘻的將手中的馬鞭和繮頭都掛在判官頭上那馬教練慣了的祇要把繮頭往判官頭上一掛周亮走到那裏他就跟到那裏旁人誰也牽他不動夾寫好馬神情如畫周亮彎腰將草籃往手中心一托也照王老頭的樣左手兩個指頭套在草籃的小窟窿裏扶住草籃不教傾倒王老頭在

前面走着道老朽在前引道了周亮將全身之力都運在一條右臂上起初一些兒也不覺吃

力妙在起初並不吃力若俗手寫來一上手即不能支便不成其爲周亮矣草籃重不過一百二十斤才跟着走了半里多路便覺得右肩

有些痠脹起來了半里後祇是還不難忍耐又行了半里右臂漸漸有些抖起來了左手的兩

個指頭也脹疼得幾乎失了知覺草籃便越加重了分兩似的一里後之寫周亮之心裏想

換用左手托着才好忽轉念想起王老頭行了十來里又立着和我談了好一會他並不會換

過手且始終沒露出一些兒吃力的樣子他的年紀比我大了好幾倍又不是個有大聲名的

人尙且有如此本領我怎麼就這般不濟難道一半也趕不上嗎他說他家就在前面大約

也沒多遠了我這番若不忍苦把這籃草托到他家裏未免太給他笑話描摹少年人心性如畫周亮心裏

既有此轉念立時覺得氣力增加了好些一念好勝氣力陡增此等處勉勵世人不少王老頭旋走旋抬頭看看天色回

頭向周亮笑道請老哥去寒舍午飯此刻也是時候了老哥可能快些兒走麼王老頭妙極周亮奈何周亮

是個要强的人如何肯示人以弱呢祇得連連答道隨你老人家的便要快走就快走到此地步尙不肯示

人以弱亦是出色寫周亮處也王老頭的脚步真個緊了可憐周亮平生不曾吃過這種苦頭走了里多路已是

支持不來了在這支持不來的時候更教他快走他口裏雖是那們強硬的答應身體那裏能

來。得。及。祇。把。個。周。亮。急。得。恨。無。地。縫。可。入。周亮奈何不知周亮這草籃如何下地且俟第二回再說。

總評

此開宗明義第一章也。大概作文之法。起筆最難。古之善爲文者。往往一出手間。其氣魄聲勢。卽足以籠蓋全篇。小說亦然。此書寫近代之俠義英雄。而一出手間。先寫一瑋行奇節之譚壯飛。四句絕命詩。何等悲壯。何等闊大。此其氣魄聲勢。真足以籠蓋全書中無數俠義英雄矣。

此書以譚壯飛開端。而於壯飛戊戌殉難事。並不詳細敘述。何也。曰。壯飛究非書中主人翁。作者不過借以引起全書諸俠義英雄而已。若復瑣瑣喋喋。敘述戊戌變政事。連篇累牘。取厭讀者。便成笨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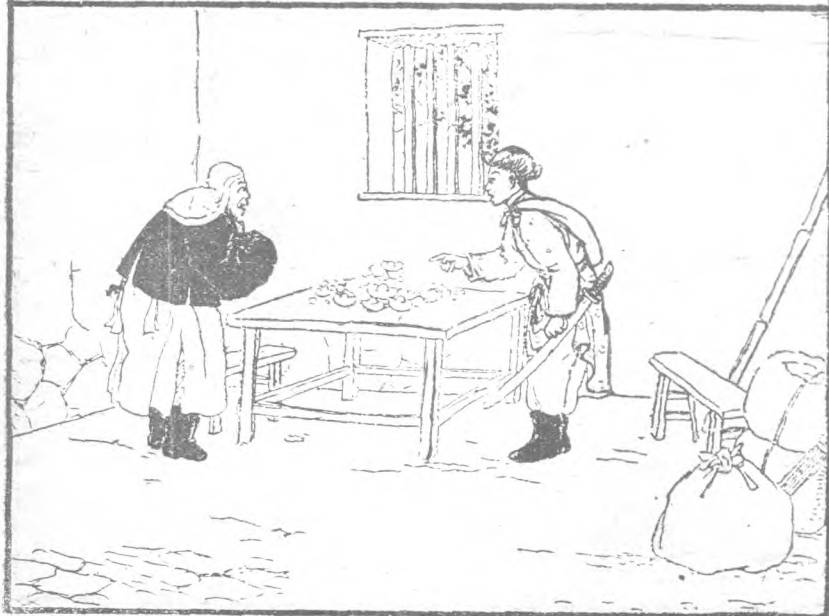
王五是前數回主人。其綽號大刀。人所共知。故此回中解釋綽號一節。十分詳盡。行文有不厭其略者。敘述譚壯飛之殉難是也。有不厭其詳者。解釋大刀王五之綽號是也。

寫周亮路遇王老頭一節。足爲世之恃能而驕者。下一砭針。我嘗謂子弟能閱正當之小說。有益心性不淺。非虛言也。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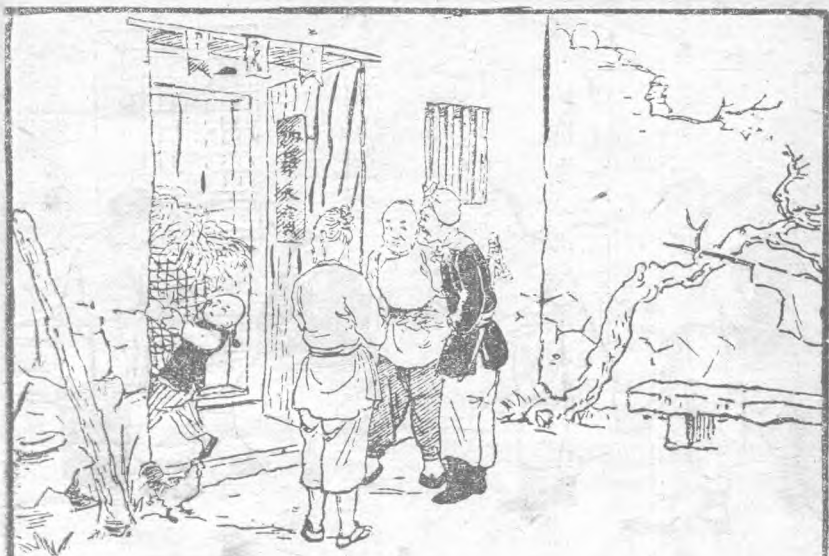
八齡童力驚白日鼠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二回

雙鉤手義護御史公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齋評

第二回 八齡童力驚白日鼠 雙鉤手義護御史公

話說周亮照王老頭的樣，托了那籃青草，已是走的支持不來了。王老頭的脚步走得更加快了。許多王老頭妙周亮生平不曾使用過這般笨力。周亮自有特殊之技能而使用笨力則非其所長，捨長用短，其受窘宜也。作者下此一語，正是其迴護周亮處。教

他如何能支持得下心裏一着急就悔恨自己好端端的爲甚麼要多事替他代甚麼勞，真是。是非祇爲多開口煩惱，皆由強出頭。悔之不及。○凡人吃苦之後往往發生悔恨之心。這回祇怕要把我

好幾年的威名一朝喪盡。周亮所怕在此正要想一個支吾的方法好掩飾自己力乏的痕迹。在先若不買弄

此時何必掩飾閱之可笑忽見從對面來了一個壯士。又出一位英雄一年紀約在三十左右，身上的衣服雖是農家裝

束十分樸素，但劍眉電目，隆準高顴，很有驚人的神采。王老頭遠遠的就向那壯士喊道：「我兒

來得正好，累苦了周大哥，快來把這籃草接過去。」此是王老頭忠厚處，不是揶揄周亮也。那壯士走到了跟前，看了

看周亮背後的馬。寫周亮便處處夾寫其馬可與前文對照才向周亮拱手笑道：「就是江湖上人稱白日鼠周亮，周大

哥嗎。

大名鼎鼎○周亮平日聞此語必甚高興此時則反覺懊喪慚愧矣

周亮被肩上的這籃草壓得喘不過氣來了。沒說點頭。答禮連

回話都怕發聲顫動。給人笑話。

窘狀畢露

好在王老頭十分通竅。老年人畢竟厚道連忙在旁答道。怎麼不是

呢。就是我兒平日時常放在口中稱贊的周亮大哥。

受難隨指著壯士對周亮說道。這便是小兒

王得寶。終日在家仰慕老哥的盛名。祇恨不得一見。今日算是如了他的願了。

王得寶即伸

手將草籃接過。祇一只手托住籃底。左手並不勾扶周亮。這時的兩手一肩如釋了泰山重負。

不過用力太多。一時雖沒了擔負。兩膀的筋絡都受了極重大的影響。彷彿痺麻了一般。好

一會還不能回復原狀。

情狀如畫○問你還敢買弄否

王老頭極力向周亮慰勞。周亮越覺得面上沒有光彩。有

此種情狀

他萬沒想到在這荒僻地方也能遇見這般有本領的人物。

天涯海角何地無材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也

心想虧

得他父子是安分種地的農人。沒心情出來和我作對。若他父子也和我一般的在江湖上做

那沒本錢的買賣。有我獨自稱雄的分兒嗎。於今我鏢局裏正用得着這般人物。我何不將他

兩父子請去做個有力量的幫手呢。周亮心中一邊計算。眼裏一邊望着王得寶。獨手擎着草

籃。行所無事的往前走。

周亮愧煞

旋走旋回頭。和王老頭說話說的是因家中的午飯已經好了。不

見王老頭割草回來。不知是甚麼緣故。有些放心不下。所以特地前來探看。

過顯前文談着話沒一

會就。到。了。一。個。村。莊。王。老。頭。回。頭。笑。向。周。亮。道。寒。舍。是。已。到。了。不。過。作。田。人。家。什。物。牆。壁。都。齷。齷。不。堪。當。心。踏。髒。了。老。哥。的。貴。脚。周。亮。看。這。村。莊。的。房。屋。雖。很。矮。小。却。是。瓦。蓋。的。也。有。十。多。間。房。子。大。門。外。一。塊。晒。糧。食。的。場。子。約。有。兩。畝。地。大。小。幾。副。石。擔。石。鎖。堆。在。一。個。角。上。大。小。不。等。小。的。約。莫。百。多。斤。大。的。像。有。七。八。百。斤。的。樣。子。握。手。的。所。在。都。光。滑。滑。的。望。而。知。道。是。日。常。拿。在。手。中。玩。弄。的。從周亮眼中看出石擔石鎖借此形容王氏一門之英雄此是暗寫法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從。大。門。裏。跑。了。出。來。向。王。老。頭。呼。着。爺。爺。道。你。老。人。家。怎。麼。話。不。曾。說。完。一。眼。看。見。周。亮。身。後。的。那。匹。翻。毛。赤。炭。馬。卽。截。住。了。話。頭。兩。眼。圓。鼓。鼓。的。祇。管。望。着。孩子氣如畫○寫周亮便處處夾寫其馬可與前文對照王。得。寶。喝。了。一。聲。道。呆。呆。的。望。着。幹。嗎。還。不。把。這。草。接。進。去。喂。牛。那。小。孩。嚇。得。連。忙。走。過。來。伸。着。雙。手。接。了。那。籃。草。奈。人。小。籃。大。草。籃。比。小。孩。的。身。體。還。高。大。祇。得。用。雙。手。捧。着。高。高。的。舉。起。走。進。大。門。裏。面。去。了。周亮周。亮。看。了。驚。得。吐。出。舌。頭。來。那得不。驚。心。裏。說。道。若。不。是。我。親。眼。看。見。不。論。誰。把。今。日。的。事。說。給。我。聽。我。也。不。相。信。是。真。的。周。亮。心。裏。正。在。思。量。的。時。候。王。得。寶。過。來。接。了。繮。頭。細○處處不脫馬字王。老。頭。請。周。亮。到。裏。面。一。間。房。裏。坐。下。周。亮。開。口。說。道。便。道。拜。府。實。不。成。個。敬。意。小。輩。這。番。保。了。幾。車。貨。物。和。騾。夫。約。了。在。楊。柳。篷。打。尖。本。是。不。能。在。尊。府。厚。擾。的。不。過。像。你。老。人。家。這。般。年。老。英。雄。小。輩。深。恨。

無緣拜見得太晚。今日天賜的機緣，得邂逅於無意之中。更一時得見着父子公孫三代的豪

傑。心中實在不捨得立時分別。此時周亮實在心悅誠服，故言之謙恭，如是莫當作尋常套語看也。王老頭笑道：「老哥說的太客氣。老朽

父子都是鄉村裏的野人，什麼也不懂的。平日耳裏祇聞得老哥的威名，慚愧今日見面，因看了

那匹馬，處處不脫馬字就想到非老哥不能乘坐，所以料知是你老哥。周亮聽王老頭的言語，看王老

頭的舉動，心中總不相信，真是個鄉村裏作田的農人。我亦不信談到後來，才知道王老頭在四十

年前，也是一個名震三省的大響馬。單名一個順字。王順當響馬的時候，也是歡喜和保鏢的

作對。但他不是和周亮一般的要顯自己的能為，也不是貪圖劫取珠寶。同而不同妙因他的生成

的一種傲骨，說大丈夫練了一身本領，當驅使沒本領的人，不能受沒本領人的驅使。與其替

人保鏢，如人家的看家狗一樣，不如爽快利利的當幾年強盜。一般的擄幾文錢，餬口替人保

鏢，是受沒本領人的驅使。那有當強盜的高尚。保鏢者不及強盜高尚妙極。豪傑心胸別有見地。王順既是這般心理，因此

就瞧不起一般保鏢的。不問是誰人的鏢，他祇要能劫取到手，便沒有放過的那時。一般鏢行

對付王順也相對付周亮一樣。不過周亮却不過情面時自己投入鏢行，王順却不過情面

就洗手，再不做強盜了。改了業安分守己的種地做個農人。見識心地較周亮更高一層祇是他兒子王得寶

的性質。又和王順相反。起初聽得周亮當響馬的種種行爲。王得寶不住的歎息。說是可惜。怎麼有這們好的身手。不務正向上。若一旦破了案。豈不白白的把一個好漢子斷送了。握握相惜當得

神交二字

後來聽得被幾家鏢行請去當鏢頭。不一會又聽得開設震遠鏢局。王得寶才拍手稱贊。

說周亮畢竟是個好漢子。就很有心想結識周亮。祇因知道周亮的年紀太輕。聲名太大。王得寶恐怕周亮在志得意滿的時候。目空一切。自己先去結識他。遭他的輕視。所以不肯先去。謂我

王老頭之窘周亮亦有
意挫辱之以折其氣也

若論王得寶的本領。並不在周亮之下。這回周亮到了王家。和王得寶說得

甚是投契。彼此結爲生死之交。周亮把王得寶請到鏢局裏。震遠鏢局的聲名就更大了。王得寶在震遠鏢局。沒幾年工夫。一病死了。臨死的時候。將自己的兒子王子斌託給周亮。一語兜轉
文筆如環

○上回寫王子斌時。忽然岔到周亮身上。又由周亮岔到王老頭父子身上。我如爲作者惴惴恐其
一發而不能收。不意此處輕輕一筆。依然折到王子斌身上。用筆如戲。毫不費力。真教人拍案叫絕。要周亮帶在跟

前。教他的武藝。王子斌就是周亮初次到王家的時候。在大門外看見的那個雙手捧草籃的小孩。天生牯牛一般的氣力。王得寶在家的時候。已教給了他一些武藝。王得寶死時。王子斌才得十二歲。叔伯兄弟的排號第五。自己並沒有親兄弟。王子斌跟着周亮。在震遠鏢局學武藝。周亮自己沒有兒子。將王子斌作自己親生的兒子看待。王子斌學藝極肯下苦功。朝夕不

轍的。練了八年。已二十歲了。武藝練得和周亮一般無二。沒一種兵器。不使得神出鬼沒。他平日歡喜用的。是一對雙鉤。比旁的兵器。更加神化。周亮見他武藝去得。每有重要的鏢。自己分身不來。總是教王子斌去。綠林中人欺他年輕。時有出頭與他爲難的。他那一對雙鉤。也不知打翻了多少好漢。江湖上人因此都稱他爲雙鉤王五。雙鉤王五一得名。周亮就得了一個不能動彈的病。原來周亮當響馬的時候。常是山行野宿。受多了雨打風欺。又愛喝酒。兩腳的溼氣過重。初起伏着體質堅強。不拿他當一回事。一認真病起來。就無法醫治了。上身和好人一樣。能飲食。能言笑。祇兩條腿。浮腫得水桶一般粗細。僅能坐着躺着。不能立着。前回書中已經說了。他是個極要強極好動的人。得了這種病。如何能忍受的了。便不病死。也要急了。妙語

却周亮○周亮者借以引起王五者也以下將入王五正傳故隨手將周亮收拾以免喧賓奪主之弊

周亮死後。沒有後人。王子斌感激周亮待自己的恩

寫王五之英雄一出場便寫得光明

義披麻帶孝的。替周亮治喪。是周亮的財產。都交給師母。自己絲毫也不染指。寫王五之英雄一出場便寫得光明
正大當下把震遠鏢局收了。自己另開了一個名。叫會友鏢局。取以武會友之意。王子斌最好交結保鏢。所經過的地方。祇要打聽得有甚麼奇特些兒的人物。也不必是會武藝的。他必去專誠拜謁。若是聽說某處有個俠義男兒。或某處有個節孝的女子。於今有甚麼爲難的事。他必

出死力的去幫助一點兒含糊略懂得些兒武藝的人流落了不能生活到會友鏢局去見他他一百八十的銀兩送給人家絲毫沒有德色

禮賢好客是出力寫王五處○此一節是下文伏線不是專寫王五之好客也

鴻章用事慈禧太后極是親信他滿朝文武官員不論大小沒一個不畏李鴻章的威勢也沒

一個不仰李鴻章的鼻息

罵煞滿朝官吏

偏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御史安維峻

不識時務四字妙○彼畏威勢而仰鼻息者固自命爲識

時務之俊傑也

不過李鴻章的舉動大胆多了一摺子大罵李鴻章和日本小鬼訂立馬關條約如

何喪權辱國這本參摺上去大觸了慈禧太后之怒立時把安維峻發口發口就是衝軍要把

安維峻衝到口外去這事在於今看來原算不了一回事在清朝當御史的人名位雖是清高

到了極處生活也就清苦到了極處

名位極清高者其生活必極清苦此不獨清代之御史然也作者言下深有感慨

一般御史的家裏每每

窮得連粥都沒有飽的喝人一窮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就免不得有行險徼倖的舉動了

行險徼倖者豈好爲之哉亦不過無可如何而已誰爲爲之孰令致之作者言此真是飽經世故語也

甚麼是一般御史行險徼倖的舉動呢就是揀極紅

極大的官兒參奏他一下子遇着那又紅又大的官兒正當交運脫運的時候倒起霉來這一

摺子就參准了如明朝的徐階參嚴世蕃一般參倒了一個又紅又大的官兒卽一生也吃着

不盡了怕的就是自己的運氣敵不過那又紅又大的官兒然而他自己本來也在窮苦不堪

的境况裏。面度日月。縱然參不着。或受幾句申飭。或受些兒處分。正合了一句俗語。叫化子遭人命禍。息也祇那們兒。語妙安維峻。便是御史當。中第一個窮苦得最不堪的。當立意參奏李鴻章的時候。本已料到是參不倒的。祇因橫豎沒有旁的。生活可走。預計這本摺子上去。砍頭是不會的。除却砍頭以外的罪。都比坐在家中窮苦等死的好受。憐可。而這一回直言敢諫的聲名。就不愁不震動中外。迫不得已激而出此。此與沽名釣譽無異。因此才決心上這一摺子。他上過這本摺子之後。果然全國都震動了。北京城裏更是沸沸揚揚的。連婦人孺子都恭維安維峻。是一個有胆有識的御史。是一個有骨氣的御史。古來微倖成名者類多如此。惟有滿朝的官員見慈禧太后正在盛怒之下。安維峻參奏的。又是滿朝畏懼的李鴻章。竟沒一個人敢睬。安維峻一個個都怕。連累恨不得各人都上一本表明心跡的摺子。辨白得連安維峻這個人都不認識才好。誰還敢踏進安維峻的門去。慰問慰問他呢。罵盡世人借以反振下文。○有此數語便顯得王五格外出色。就是平日和安維峻很要好的同僚。見安維峻犯了這種彌天大罪。就像安家害了瘟疫症。一去他家。便要傳染似的。也都不敢來瞧一瞧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作者蓋慨乎言之。○極力反跌以振起下文。好在安維峻早料到有這般現象。並不在意。不過他家境既是貧寒。自己發口雖不算事。妻室兒女一大堆的人。留在北京。却怎麼生活呢。並且自己的年紀也

老了。這回衝軍衝到口外去。口外的氣候嚴寒。身上衣衫單薄。又怎麼能禁受的了呢。他一想。到這兩層。不由得悲從中來。望着妻室兒女流淚。左右鄰居的人見了。也都替安家傷感。這消息傳達得真快。一時就傳到了雙鉤王五耳裏。折到王五身上王五不聽。猶可聽了。就拔的跳了起來。大聲叫道。北京城裏還有人嗎。跳起來奇大聲叫奇只這這一聲叫。嚇得坐在旁邊的人都跳了起來。來當時有一個自命老成的人。連忙揚手止住王五道。快不要高聲。這書馱子彈劾的是李合肥。這本是不應該的。世之所謂老成人者如此王五圓睜着一雙大眼。望了這說話的人。咬了一咬牙。根半响才下死勁。吓了一口道。我不問彈劾的是誰。也不管應該不應該。祇知道滿朝廷僅有姓安的一個人敢說話。就是說的罪該萬死。我也是佩服他。我也欽敬他。我不怕得罪了誰。我偏要親自護送姓安的到口外。看有誰真能奈何了我。英雄肝胆俠義心腸此等處不由人不拜倒也旁邊那個人自命老成的見王五橫眉豎目。怒氣沖霄。祇嚇得把頸子一縮。不敢再開口了。世之所謂老成人者如此王五也不和人商量。茫茫宇宙。寧有可自己檢點了一包。裹行李。吩咐了局中管事的幾句話。立刻跑到安御史家裏。安維峻這時正在訣別家人。抱頭痛哭。押解他的人。因這趨差。使擄不着甜頭。一肚皮沒好氣。那管人家死別生離的。悽慘祇一疊連聲的催促。上道安家的老幼男婦。沒一個不是心如刀

割爲的就是安維峻一走家中的生活更沒有着落就和食貧的小戶人家靠一個得力兒子支持全家衣食忽然把兒子死了的一般教這一家人如何能不慘痛呢。百忙中夾一譬喻妙王五直走進安家眼看了這種慘狀卽向安維峻拱了拱手道恭喜先生。奇極恭喜先生。奇極這那裏是用得着號哭的事我便是會友鏢局的雙鉤王五十二分欽敬先生這回事幹的好自願親送先生出口我這裏有五百兩銀票留給先生家作暫時的使用度如有短少的時候儘管着人去我鏢局裏拿取我已吩咐好了說時從懷中掏出一張銀票來雙手遞給安維峻安維峻愕然了半晌幾疑是在夢中接了銀票呆呆的望着出神。王五此番舉動出乎常人意外固宜安維峻之疑在夢中也王五隨朝着押解的人點頭笑道這趨要辛苦諸位安先生這裏打點了些兒銀兩送給諸位祇是數目太菲薄些真是吃飯不飽喝酒不醉請諸位喝一杯清茶罷旋說旋從懷中抽出一個紙包來遞給爲首的押解人。打點押解之人文情甚細可見俠義英雄亦非不明白人情世故者押解的接在手中愴了一愴很覺沉重約莫也有百多兩這東西一到手煞是作怪押解人的神氣態度登時完全改變了。有錢使得鬼推磨言之慨然安維峻看了王五這般舉動心裏也不知是酸是苦。我讀至此心中亦不知是酸是苦况身受之人乎走過來向王五作了一個揖道承義士慨助多金邂逅之交本不應受但出自義士一番相愛的心我若推讓反辜負了義士的盛意

祇得拜義士之賜了。不過親送出口的話實不敢當。我有何德何能敢叨義士這般錯愛。

安維峻語

亦得

王五大笑道：滿朝廷的大官員盈千累萬，找不出第二個先生這般的。馱子來。

馱子二字妙極。○世

間忠孝節義之事大概皆馱子所爲。聰明人不肯做也。作者言下別有感慨。

我王五不欽佩先生，却去欽佩那個我王五不護送先生。又有

那個來護送先生，各行各是各求各心裏所安。彼此都用不着客氣。

此數語陳義更高世之沽名釣譽求人稱譽者讀此能不愧汗。

安維峻聽了，便點頭不再推讓。這番安維峻因有王五護送，在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一些

兒也不感覺痛苦，便是押解的人也很沾着王五的好處。爲的是王五在北道上的聲名極大。

這回護送安維峻的事，又傳播得很遠。沿途的江湖人物，綠林好漢，認識王五的，便想瞻仰瞻

仰安維峻，看畢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能使王五這們傾倒不認識王五的，就要趁此結識英

雄。因此到一處有一處的人，擺酒接風，送安維峻的下程。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安維峻始料所不及也。

一路之上，王五代

安維峻收下來的程儀，倒很有幾千兩。當時王五並沒給安維峻知道。

細

直待到了發配地點，

王五才和盤託出來，交給安維峻。道：「這一點點銀兩，雖算不了甚麼，然也難得他們一片景仰

的心，推却倒是不好。我所以都代先生收了，向他們道了謝。安維峻長嘆了一聲，道：「他們誰不

是看義士的顏面，我於今發配到此，那用得著這許多銀兩？」王五知道安維峻說這話的用意，

便說道。看先生留了多少。在手中用度。餘下來的。我替先生帶到北京。送到先生府上去。安維峻自然道好。王五在那發配地。盤桓了幾日。一切都代安維峻安置停當了。才告別回京。做入做激安維峻感激王五的心。自不待說。而王五祇因有了這番俠義舉動。從前的聲名雖大。祇是在江湖上的人知道。於今却是名動公卿了。江湖上的人都仍是稱他雙鉤王五。一般做官的。和因這番舉動。受了感觸的人。竟都稱他爲關東大俠。好名字他就因爲這俠義的聲名太大。便弄出殺身大禍來。絕嚇不知是甚麼殺身大禍。且俟第三回再說。

總評

上回寫周亮手托草籃。簪狀畢露。此回急出王得寶。代爲敷衍過去。適可而止。正是文章妙處。蓋周亮異日將爲王五之師。作者不令其十分出醜。初非愛惜周亮。實亦迴護王五也。

王老頭之窘周亮。與黃石公之試張子房。用意正同。皆欲折其少年豪銳之氣。期其大成耳。故王得寶一到。而王老頭卽處處爲周亮掩飾。老年人熱忱古道。用心如見。文章之有線索。猶人身之有脈絡也。此兩回中。寫周亮遇王老頭一節。自始至終。以馬爲

線索。看其敘述之時。處處不脫馬字。最易令人着眼。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文章有故意相犯者。如周亮出身響馬。喜刮鏢銀。王順亦出身響馬。亦喜刮鏢銀。又有相犯而不犯者。如周亮洗手後。自設鏢局。王順洗手後。則隱居務農。一枝筆寫出兩個人。有相犯處。有不相犯處。同而不同。方見文章之妙。

寫周亮之見解高矣。接手寫王順之見解更高。此是文章進一層寫法。

王順云。大丈夫練了一身本領。當驅使沒本領的人。不能受沒本領人的驅使。寥寥數語。真是豪傑見解。英雄口氣。然天下有本領者多。而能驅使有本領者。何其少也。丈夫負才。不得知己者用之。又羞與草木同腐。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不得流芳。亦當遺臭。此天下之所以亂也。作者下筆及此。可謂慨乎言之。

行文宜識得賓主。譬如此兩回中。王五主也。周亮賓也。至於王老頭及王得寶。又賓中之賓也。故王老頭父子一現之後。即便收却。而周亮亦於王五登場後。立即了結。作者惜墨如金。文章便不累贅。

作者寫安維峻行險徼倖之心理。刻劃入微。非深於世故者。不能道出。

三代之上。惟恐好名。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安維峻之參李合肥。雖屬行險徼倖。然亦有一二分好名之心。存乎其間。就當時之官僚言。不可謂非庸中之佼佼者。此其所以能歆動王子斌也。

王五之助安維峻。不惟身受者感激涕零。卽我今日讀之。心中亦不知是酸是苦。俠義英雄之可愛如此。可敬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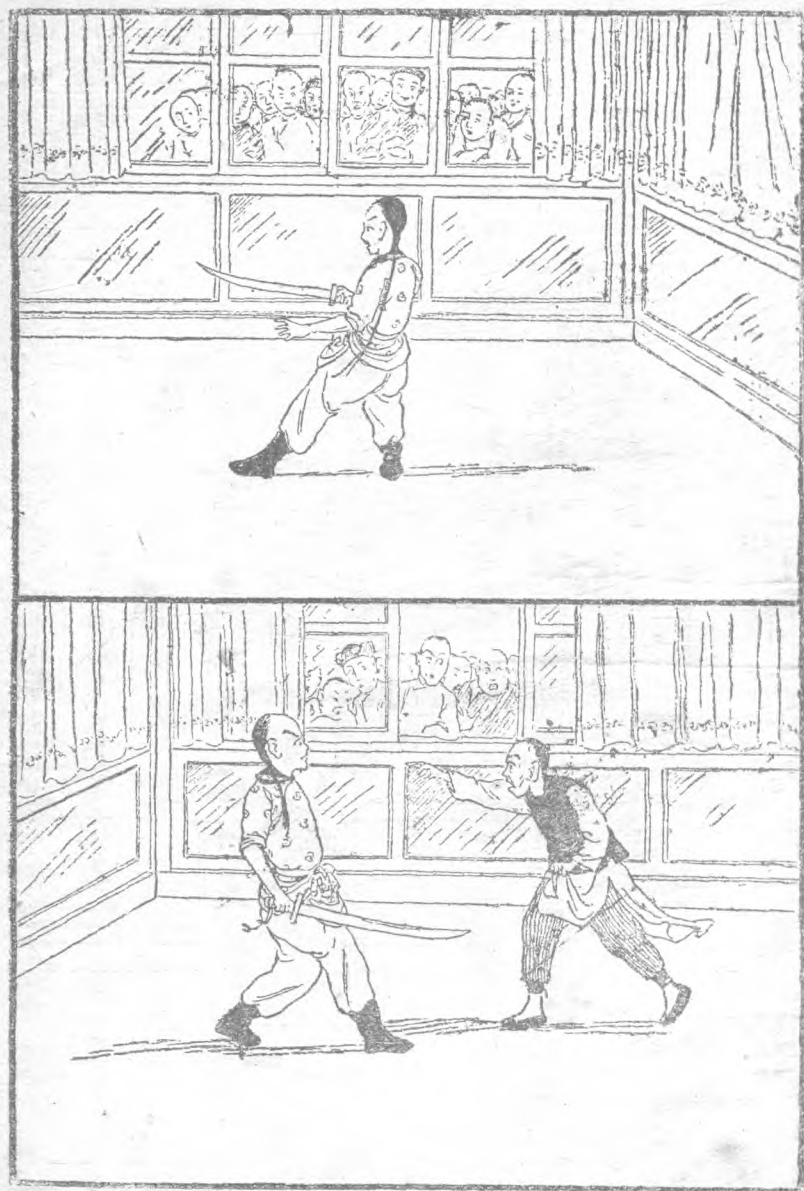
寫王五見義勇爲。直有聖賢己饑己溺之心。士大夫談仁說義。徒託空言。以視此輩。能無愧汗。

王五護送安維峻一節。如打點押役。代收程儀。安置配所。照拂家眷。歷落寫來。十分細到。可知王五之爲人。非徒以叫囂擊刺爲能事者。氣豪心細。方是英雄本色。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三回

關東俠大名動京師





近代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三回 關東俠大名動京師 山西董單鎗伏王五

話說雙鉤王五自護送安維峻出口回來。名動公卿。很有許多人。以得結識王五爲榮幸。

暗逗下文

王五生性本來好客。會友鏢局的食客。從前就時常住着三五十人。關東大俠的聲名一傳播出去。幾千里以外仰慕他的人。都有來拜望的。

此輩皆徒慕虛聲非能真知土五者也宜其爲山西董所深惡

會友鏢局內幾十間

房屋。終年總是住得滿滿的。沒一些兒隙地。開的雖是鏢局。事業就是替客商保鏢。然王五本人。絕少親自出馬的時候。一切生意。都是打發夥友去。一來因他既有了這們高大的名頭。祇要扯的是他的旗號。誰也不敢轉這趨鏢的念頭。用不着他親自出馬。二來他的結交既然寬廣。應酬自很忙碌。

名望大一病也交遊廣二病也應酬忙三病也王五具此三病偶一不慎必且墮落而不自知此老董之所以來也

那有工夫給他出來親自押鏢呢。他每日除了清早起來。到他專練武藝的房裏。練一兩個時辰的武藝外。全是接見外來的

賓客。揀那些有能耐的。談論拳棒。他那專練武藝的房間。是他親自繪圖。親自監督着建築的。

各種長短兵器及各種遠近大小暗器。都能在那間房裏練習。極其便當。房中懸了一個砂袋。足重三百斤。就是會武藝的人。能打得起那砂袋的也很少。王五最會用腿。鴛鴦拐。連環鎖子脚。好名目都練得十分到家。他把砂袋懸齊膝蓋。猛可的一拋。膝打去。能將砂袋打得從頭頂上翻到背後來。不等砂袋沾着腿彎。卽向後一倒脚打去。又能不偏不倚的。仍將砂袋從頭頂上打翻到原處。寫王五武功卓絕。反跌下文。有時打得興發。兩脚接連把三百斤砂袋。當雞毛燕子一般拋打。好看

煞人○將王五抬得愈高。則下文跌得愈重也。他練武藝的時候。聽憑來他家的賓客。立在外面參看。任憑參觀。是欲賣弄其本來。○大凡有學問。有本領。人都不肯當衆賣弄。蓋袖手藏拙。則人莫能測。一經出手。則伎倆畢露。便覺不值半文矣。那間練武藝的房子。周圍牆壁。下半截全是嵌

着大玻璃鏡。自己練的姿勢怎樣。四面玻璃鏡內。都看得出來。上半截安着透明玻璃。一扇一扇的門。可以打開來。便不打開門。立在外面的。也能很分明的瞧着裏面。寫練武之室。用筆甚細。有許多

貴胄公子。因仰慕王五的本領。前來拜師。王五自己是個歡喜武藝的人。自己巴不得一般。有身

分的人。也都歡喜武藝。因此凡是貴胄公子來拜他爲師的。他無不收受。並無不盡心盡力的

指教。本是個有名的鏢師。這一來。又成了有名的教師了。人之思在好爲人師。王五好爲人師。王五之病也。於是乎老董來矣。他邊練邊

教。總是清早起來。這日早起。王五正帶了四個徒弟。在那間房裏練拳脚。外面來了四五十個

客都伸着脖子朝裏張望。王五親自使出一趟單刀，使得上緊的時分，外面看的人齊聲喝彩。

寫衆人之諂媚以引出老董之鄙薄是反襯法王五聽了這彩聲，心中也自得，意不過驕盈之色如見○得意之至即失意之始也。一趟單刀使完，就

聽外面有人長歎一聲道。長歎一聲奇這也值得喝甚麼鳥彩。這種彩真喝得做銅錢響。罵盡世人○以下寫山西

董之言語語尖利如聞其聲。嘎好端端的一個小子，就完全斷送在這喝彩的聲裏。奇語○罵得好這幾句話，因上半

截的玻璃，打開着王五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得心裏有些不自在起來。有些不自在是第一步抬頭看那說

話的人，認得是一月前到會友鏢局來的年紀四十多歲，身體瘦弱，得不成個樣子，像是風都

刮得起的。瘦得風都刮得起奇自稱山西人姓董，因是聞得雙鉤王五和關東大俠兩個高大名頭，特從山

西來拜望的。一到會友鏢局，就害起病來。一到就害病奇王五見這姓董的儀表，和癆病鬼子一樣。癆像

病鬼奇○瘦也病也，像癆病鬼也，均不足奇也，所奇者瘦而且病之癆病鬼乃敢鄙薄輕視彼雄健絕倫之大刀王五耳一到就病了，不曾開口談過工夫，也就沒把這

人放在心上，祇照着款待普通賓客的樣子，給房間他住，給飲食他吃，喝姓董的病了半月，也不

肯服藥。鏢局裏的管事的還怕他死在這裏。寫山西董行將就木之狀，遂使後文情事愈覺出人意料幾番問他有親戚在北京

沒有，他祇是搖頭說沒有。管事的曾報告王五，請示怎麼辦法。管事的意欲將他驅逐出去，說

是一個窮無所歸的，無賴到這裏來，朦飯吃的。隨口入人以罪小人王五不肯說，就是來朦吃的。之可畏往往如此

也沒要緊。我不在乎這一點。如果死在這裏，也不過多費些兒棺木錢，算不了甚麼。天下都知道我是個好客的人，豈可把害了病的賓客驅逐出去？祇是得請他把他家鄉的地名寫出來。萬一不幸好着人去他家送信，此是王五胸襟闊大處管事的說他祇肯說是姓董，連名字都不肯說，如何肯將家鄉地名留出來呢？管事的對王五說這話的時候，湊巧又有客來了，打斷了話頭。隨筆收過

兼應上文應酬忙碌一語。王五的事情忙過後，就把這事忘了。這時一看，就是這個姓董的王五，心裏不由得有些不服。王五的性情雖未必是個好面諛的，特好名要強的人，大都不服氣。有人當面鄙薄，賈如王五且不服人，常而鄙薄可見養氣二字非易言也當下即隔着玻璃向姓董的招手請他進來。姓董的點了點頭，分開衆人走進房裏。外面的人也都聽了姓董的話，這時看了他那種彎腰曲背、枯瘦如柴的模樣，沒一個不罵大言不慚的癆病鬼。衆人之見王五見姓董的進來，即拱了拱手，說道：「剛才說不得喝彩的話，是從老兄口裏出來的麼？」姓董的點頭應道：「不錯。」直認不諱不是人在這裏喝彩，是銅錢在這裏喝彩。複一句更妙我所以說得做銅錢響，你難道不以此話爲然麼？反問王五更妙極更加氣忿，恨不得立刻動手打起來。祇因自己畢竟是東家，不能不按納住火性。道老兄何以見得我的單刀不值得喝彩呢？姓董的冷笑了一笑，將臉一揚，道：「豈但單刀不值得喝彩，我還

很懊悔。這趟來得太冒昧。荒時廢事。花費盤川。老實給你講。你的武藝。我通同領教過了。簡直沒一件值得一看。何止單刀呢。索性說個暢快。老董真是妙人。王五聽了。這幾句話。幾乎把胸脯都氣破了。王五氣煞。祇是仍勉強忍耐。住說道。你懊悔冒昧。與不懊悔冒昧。不干我的事。你在山西。我在北京。我又不曾發帖。把你請來。你荒時廢事。花費盤川。不能怨我。我家財雖不算富厚。然你所花費的盤川。看是多少。我自願照賠。不過你既說我的武藝沒一件值得一看。我此時也不必和你爭論。倒要請你把值得一看的工夫。拿出來給我看看。我也領教。領教若專拿着一張空口來鄙薄人。那就誰也敢說這般大話了。今世之人專喜空口說大話。考其實則一無所有。此王五之所以不服也。姓董的聽了。將眉頭一縐。登時拿出教訓小孩的聲音口說道。教訓小孩子的聲口妙。你這話說的好不懂事。我做夢也沒想到你。竟是這般不行的人物。你說你不會發帖。請我來不錯。但是我在山西。你在北京。我和你非親非故。北京多少萬戶人家。我爲甚麼不去爲甚麼獨到你家來。錯你說不會發帖。你可知道。比發帖還要認真的道理麼。你姓王行五。怎麼不爽爽利利的。叫王五。要叫甚麼雙鉤王五呢。又爲甚麼要叫關東大俠呢。錯這兩個名目。不是你發出去請人的請帖嗎。你一點兒實在本領。沒有却頂着兩個這門大的招牌。騙起南北的英雄。不遠數千里來拜望你。你不知道慚愧。反極力的護短。

罵得你仗着你有錢可以賠人家的盤川麼你要知道有真實本領的人誰把你這點兒家財

看。在。眼。裏。錯。不。我。若。望。你。送。盤。川。也。不。是。這。們。苦。口。婆。心。的。教。訓。你。了。一大段言語如并剪哀梨爽快之極尖刻之極山西董真是妙人

姓董的這番話說得外面的人都變了顏色。衆人王五那裏再能忍受的了。王五氣煞祇氣得大聲

叫道你這東西欺我太甚了我不領教你幾手我死不甘心說時用手中單刀指着姓董的道

看你用的甚麼兵器這架上都有你有話且等勝了我再說姓董的鼻孔裏哼了一聲問道一

聲你就使單刀麼王五道是姓董的搖頭道不行你既是真要領教你的雙鉤有名你得使雙

鉤我才肯教你。偏要王五使雙鉤王五這時恨不得把姓董的生吞了。王五懶得多說話就攔時刻即從

兵器架上換上雙鉤暗想這東西合是找死他那知道我雙鉤的厲害王五握着雙鉤在手問

姓董的道你使甚麼快點兒去揀稱手的使罷姓董的有神沒氣的樣子。有神沒氣走到兵器架

子跟前將所有的長短兵器一件一件的端詳了一會不住的搖頭道這許多兵器沒一件稱

我的手這却怎麼辦呢王五恨得磨牙切齒的問道都嫌輕了麼有重的看要甚麼有甚麼立

刻就可拿來給你。氣極姓董的打着哈哈道這裏的都嫌重了。不嫌輕而嫌重出人意意外再要重些使動起來

不會把你搗成肉泥嗎。語語尖刻使五受不得這較量手脚豈是當要的事兵器沒生着眼睛設有萬一差

錯祇要傷損了你一根汗毛天下英雄就要笑我姓董的欺負後輩不是好漢。自居前輩視上五如稚子語語尖刻

妙極趣極王五氣得幾乎要哭了出來倒勉強照樣打了個哈哈道。哭不出而笑真是氣極難道我的雙鉤就長

了眼睛我勸你不要支吾不要囉唆了罷終不成你說沒有稱手的兵器便不較量了嗎姓董

的也不答話祇抬頭四處張望利尋找甚麼似的一眼看見玻璃外面一根撐簾子五尺多長

的小竹竿即指着笑道那東西倒可用。各種兵器皆不可用而竹竿反以為可川寫山西董種種舉動總是出人意意外立在竹竿跟前看的人

聽了這話隨將那竹竿遞了進來姓董的接在手中晃了兩晃笑道有了這東西我就放心和

你動手了你就把平生看家的本領盡量使來罷王五看那竹竿不過大拇指粗細心想如何

能當兵器使呢我便打贏了他天下英雄不要笑我無能嗎有這種竹竿在手裏倒不如空手

好打我打贏了他算得甚麼咧我不要上他的當。此種心理亦王五所應有想罷便說道你不敢和我較量不

妨直說出來我王五素來不欺負人的不要是這們做作你以為不用兵器便打輸了也不算

丟人麼我不會上你這當不敢較量就快說姓董的拿竹竿指着王五道你這東西真不識好

歹我好意怕兵器傷了你才用這竹竿你倒有這些屁放。一開口便是教訓小孩子口吻極趣極王五道你就不怕

我的兵器傷了你嗎姓董的現出不耐煩的神氣道。現出不耐煩不要打就快動手我沒這多精神和

你。祇。管。說。閒。話。你。的。兵。器。能。傷。得。着。我。我。又。怎。麼。會。說。不。值。一。看。呢。是極可惜王五此
時決不肯相信也王五到了。

這。時。實。在。忍。氣。不。過。了。實在有
些難忍即向四圍看的人抱拳說道請諸位做個證人這人欺我太甚。

說。不。得。拚。着。給。世。人。唾。罵。看。的。人。也。都。氣。姓。董。的。不。過。兼寫旁人心
理一筆不漏齊聲答道儘管放膽動手有。

我。等。做。證。便。了。王五將雙鉤一緊立了個門戶望着姓董的道你是我這裏的客讓你先來罷。

姓。董。的。道。要。我。先。來。嗎。也。好。我。先。將。來。的。手。法。說。明。給。你。聽。罷。使。你。好。招。架。交手而先說明手法真
是古來未有之奇事寫

老董處處有趣
處處出人意外我。用。中。平。鎗。殺。你。仔。細。仔。細。說。着。將。竹。竿。朝。王五胸前中平刺去。疾王五也不敢。

怠。慢。左。手。鉤。起。捺。住。竹。竿。右。手。鉤。正。要。滾。進。去。疾作怪祇覺竹竿一顫左手鉤即不由自主。

的。反。轉。來。了。疾竹竿從握鉤的手腕裏反穿過來竿頭抵住前胸。疾那竿有五尺多長右手的。

鉤。短。了。那。裏。滾。得。進。去。呢。左。手。因。翻。了。轉。來。掌。心。朝。天。有。力。無。處。使。有力無處施妙○寫兩人第一次
交手身段姿勢十分清晰讀之與

目睹姓董的拈住竹竿一抽一送下下點在王五胸脯上。第一次門敗閉目思之當
時情狀一定十分可笑笑嘻嘻說道。

笑嘻
嘻妙你看這若是真鎗不送了你的命嗎。由得
他說王五氣得將右手的鉤一丟打算把竹竿奪過。

來。誰。知。鉤。才。脫。手。姓。董。的。已。將。竹。竿。抽。回。去。笑。道。有。鉤。尙。且。如。此。何。況。丟。鉤。語妙
天下王五這一氣。

就。更。覺。厲。害。了。連。忙。拾。起。地。上。的。鉤。道。你。敢。再。和。我。走。一。趟。麼。姓。董。的。道。祇。看。你。敢。不。敢。怎。的。

倒問我。我又老實說給你聽罷。中平鎗乃鎗中之王。莫說你這一點兒工夫。沒有的人招架。不了。就比你再強三五倍的人。也不容易說到招架我的中平鎗。句是教訓我這回揀你好招架的使來聽真罷。我使的是鐵牛耕地。好名殺你的下三路話才說了。竹竿已點進王五的膝蓋。疾王五稍退半步。讓過了竹顛。不敢再用鉤去擋他。祇用右手鉤一閃騰步。直朝姓董的前手鉤去。疾那裏來得及右手的鉤。未到左手的鉤。又被竹竿一顛動。更連勝膊翻到了背上。疾因從下三路殺來。王五雖不用鉤去撩竹竿。然既要消退前脚。又要用右手進殺左手的鉤。勢不能向後。那知一向後便壞了竹竿。本不能着力。正要借着左鉤向後的勢。一顛就到背上去。了竹竿在背上。也和初次一般的一抽一送。口裏連問服了麼。第二次門敗○寫王五門敗之情狀異常清晰作者非深通技擊斷然說不出來。王五的一對雙鉤。在北道上逞了好幾年的威風。但不曾親遇這般對手。並不會有這般神化的鎗法。兩次都沒有施展手脚的餘地。就被這們小小的一條竹竿制住了。連動也不能動。雖欲說不服。也說不出口了。祇得點頭道服了。姓董的抽出竹竿來笑道。何如呢。王五放下雙鉤。道兵器是輸給你了。但是我還得領教你兩趟拳脚。你說怎麼樣呢。兵器既輸乃欲以拳脚取勝寫少年不服氣之狀入情入理。姓董的微微點頭道。我也知道。你心還是不服也罷。你既說出領教兩字。我在你家叨擾。

了。這們多的日子不能吝教。語語趣極不過你真要領教拳脚得依我。一句話依得就行。依不得作

罷。忽然提出條件令人不測

王五問道。一句甚麼話。大概沒有依不得的。姓董的指着立。在房角上的四個徒

弟道。拿一床大被來。教他四人每人牽住一角。等着接你。你跌在大被裏面。免得受傷。拳脚不

比兵器。非教你真跌就得認真。將你打傷打傷了。你固是給天下英雄笑話。我就是跌傷了你

何嘗不是一般的要受人笑話呢。這地下太硬。跌下去。難得不傷。視王五若童稚語語尖刻令人氣不得笑不得直是趣極王五

祇氣得半晌開口不得。王五氣極停了停才說道。我自願跌傷不用是這們罷。姓董的不肯道。自願

跌傷也不行。你依不得就不要領教罷。逼道王五令其不得不依從真與玩弄小兒無異王五祇是不服。這口氣。心想。這東

西的身體。攏總不到六七十斤重。隨便就將他提起來了。他難道會法術嗎。不見得牽了大被

就真個能把我跌進被裏去。我若一把抓住了他。怕他不進被嗎。那時就出了我這口惡氣了。

我又何必不肯呢。主意已定。卽對四個徒弟道。你們就去拿一床大被來。我倒要和他見個高

下。徒弟立刻跑到裏面。抱了大被來。四人將四角牽了。姓董的笑向四個徒弟道。你們師傅的

身體不輕。你們各人都得當心。點兒牽着一個人。沒牽牢。就得把你們師傅的屁股跌做兩半

個呢。趣語發笑王五如何受得說得四個徒弟和外面看的人都鬨笑起來了。讀者至此當無有不發笑者惟有王五氣青了。

臉一點笑容沒有。祇把兩個袖口往上捋，露出那兩條筋肉突起的臂膊來。寫王五之負氣神情如繪不知二人走拳，畢竟勝負誰屬。且俟第四回再說。

總評

此回開首先寫王五之名望如何大，交遊如何廣，應酬如何忙，粗閱之，以爲作者鋪張揚厲，特地爲王五抬高身分計耳。讀至後文，方知種種鋪張實暗寫王五立身處世之大病。王五具此數病，於是乎神鍼法灸之山西董來矣。作者於此用意甚深，讀者非細心閱之，不易悟也。

將寫王五之大受挫辱，却先極力誇張其武藝之精絕，此是反跌法。抬得愈高，則跌得愈重。亦是做文章不二法門。

作者寫山西董之前，却先寫會友鏢局諸食客，作爲陪襯。一方諂諛，一方鄙薄，兩人對照，益增奇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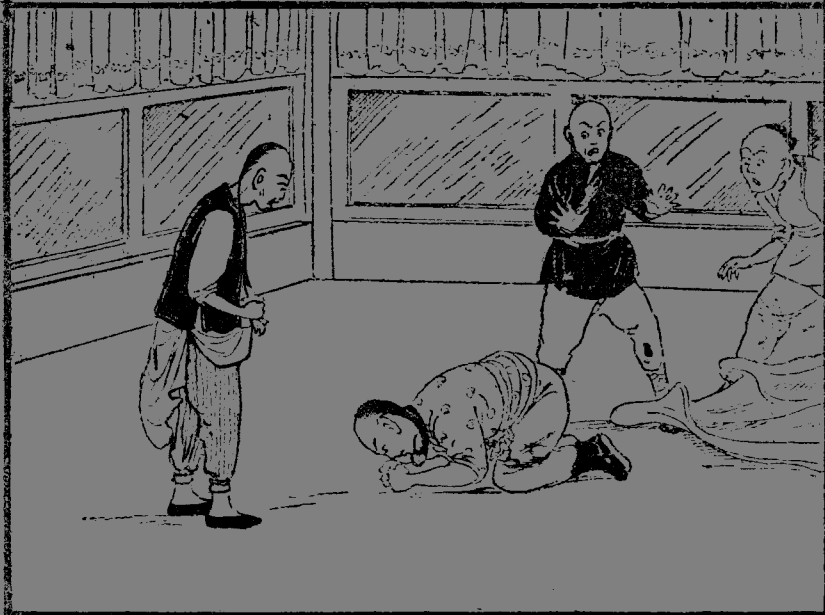
施耐庵作水滸傳，寫一百零八人，各人有各人之性情，各人有各人之氣魄，舉止口吻，絕不相混。此其所以爲奇書也。作者深得耐菴之筆法，同一描寫俠義英雄，而其神情口吻。

亦各各不同。譬如此回所寫之山西董。其出言吐語。字字尖利。句句刻薄。令人受不得。怒不得。哭不得。笑不得。妙趣環生。如聞其聲。至描寫態度。尤能刻畫入微。一種偃蹇笑傲之情狀。躍然如在紙上。以視水滸。無多讓也。

以貌取人者。鮮不失賢才。古人言之數矣。拳藝亦然。彼身高八尺。腰大十圍者。未必便是力士。而短小尪瘠。望之若病夫者。未必無拔山擗鼎之勇。是在具慧眼者爲能識之耳。此回寫山西董羸弱善病。行將就木之狀。與王五之魁梧壯健。適成一反比例。入後則魁梧壯健者。乃反爲彼病夫所扼制。不能一展其手足。在文情固詭變不測。卽以事實言。人世間事。往往如此。初非作者之故弄狡獪。出人意外也。

古來英雄豪傑。最不肯服人。亦最肯服人。王五聞山西董鄙夷之言。赫然震怒。是英雄之不服人處也。入後一敗再敗。五體投地。是英雄之肯服人處也。處處服人。是爲巽懦。處處不服人。是爲剛愎。不巽懦。亦不剛愎。是爲英雄。是爲豪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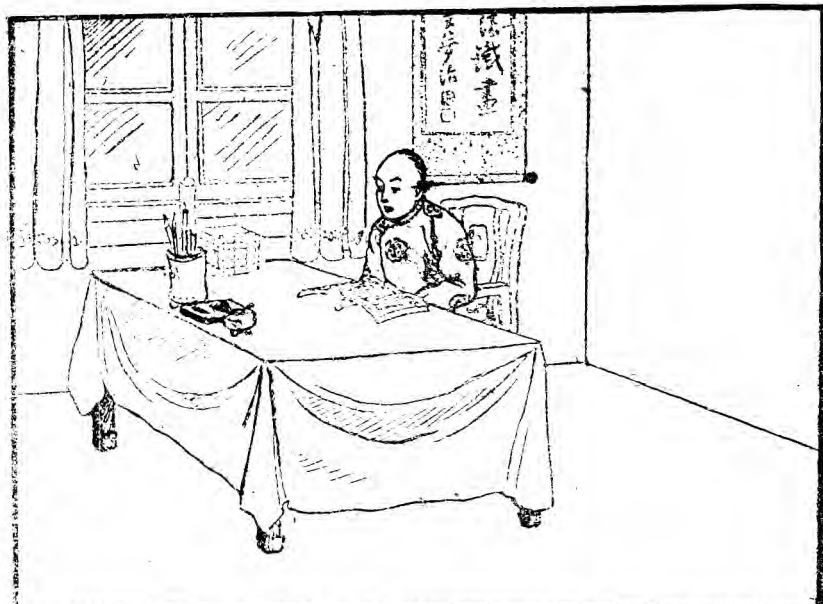
寫王五兩次與山西董交手。兵刃相接。瞭然如見。非深知技擊者。斷然說不出來。小說之不易作在此。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四回

譚嗣同從容就義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四回 王子斌發奮拜師 譚嗣同從容就義

話說王五自信拳脚工夫不在人下並且看這姓董的身量不過六七十斤輕重自己兩膀足有四五百斤實力兩腿能前後打動三百斤砂袋平常和人交手從沒有人能受的了他一腿暗想這姓董的身體祇要不是生鐵鑄成的三拳兩腳不怕打不死他他縱然手脚靈便我有這們重的身軀和這們足的實力好容易就把我打進被窩裏去嗎不特王五想來未必如此容易即讀者想來亦未必如此之容易也王五心裏這般一設想膽氣便壯了許多將袖口掙上露出兩條筋肉突起又粗壯又堅實的臂膊來對空伸縮了幾下周身的骨節一片聲喳喳的響寫王五之身體壯健令人想起山窗外的人西董之瘦弱多病此是反襯法看看這般壯實的體量實有馴獅搏象的氣概又不禁齊聲喝彩上一回因衆人之喝彩喝出一個山又齊聲喝彩矣其爲王五鬪敗之兆蓋可預卜吾故曰不祥哉衆人喝彩之聲也一個個交頭接耳的議論都說姓董的不識相贏了雙鉤還不收手這番合該要倒運了兼寫衆看客心理○衆人左袒王五初非有愛於王五也只是不服氣於山西董耳不說窗外的人是這般議論就

是手牽着被窩的四個徒弟也都是這般心理以為兵器可以打巧拳脚全仗實力

兼寫四徒弟之心理一筆

不漏且爲下文脫手作伏筆也

姓董的也不管大眾如何議論笑嘻嘻的望着王五道你打算要怎生跌呢祇管

說出來我照你說的辦理便了

語語趣極却教王五如何受得

王五怒道你欺人也未免太甚了還不曾交手你就知道勝負在誰嗎

我也如此想

我倒要問你看你打算怎麼跌我也照你的話辦理便了姓董的

仍是笑道既是這們說好極了我於今打算要仰起跌一交你若辦不到我便將你打得仰跌

在被窩裏

反是從山西董口裏說出跌法來用筆不測

說時向四周看的人拱手笑道諸君既願替他作證也請替我作

個證是他親口問我要怎麼跌我說了要仰跌的王五見姓董的祇管囉唆氣得胸脯都要破

王五氣極

大吼一聲道住嘴儘管把本領使出來罷姓董的倒把雙手反操在背後道

反操兩手不晃寫其態度

之間暇正是寫其藐視王五也

我已佔了兩回先這回讓你的先罷其實較量拳棒不比下棋下棋佔先的佔便

宜拳棒先動手的反吃虧些

此種理論非內家不能說

這個道理王五如何不懂得呢見姓董的讓他先動手

便說道你畢竟是客仍得請你先來姓董的放下一個右手來左手仍反操着並不使出甚麼

架式

不使架式妙

就直挺挺的站着說一聲我來了卽劈胸一拳向王五打去

有意寫山西董動手之時不成拳法藉以反跌下文

王五見他打來的不成拳法祇略略讓開些兒右腿早起對準姓董的左肋踢去以為這一

脚縱不能把姓董的踢進被窩也得遠遠的踢倒一交。夾寫王五心理誰知姓董的身體電也似的快。捷。看。不。見。他。躲。閃。已。一。閃。到。了。王。五。身。後。疾右。手。祇。在。王。五。的。後。臀。上。一。托。疾王。五。一。脚。踢。去。的。力。太。大。上。身。在。勢。不。能。不。向。後。略。仰。內家之言後。臀。上。被。姓。董。的。一。托。左。脚。便。站。立。不。穩。姓。董。的。順。勢。一。起。手。疾王。五。就。身。不。由。己。的。仰。面。朝。天。跌。進。了。被。窩。裏。面。第三次門敗○果四。個。徒。弟。雖。牽。着。被。窩。立。在。房。角。上。心。裏。都。以。爲。不。過。是。形。式。上。是。這。們。做。做。豈。有。認。真。跌。進。被。窩。之。理。所。以。手。雖。牽。着。並。沒。注。意。握。牢。王。五。的。體。量。又。重。跌。下。去。如。大。魚。入。網。網。都。衝。破。王。五。一。落。到。被。裏。卽。有。兩。個。徒。弟。鬆。了。手。這。一。交。跌。得。不。輕。祇。跌。得。屁。股。生。痛。好。一。會。才。爬。起。來。涉筆成趣不出老董所料羞。得。兩。耳。通。紅。但。是。心。裏。還。有。些。不。服。因。自。己。並。不。會。施。展。手。脚。又。祇。怪。自。己。見。姓。董。的。打。來。的。手。不。成。拳。法。存。了。輕。視。的。心。以。致。有。此。一。跌。若。當。時。沒。有。輕。敵。的。心。姓。董。的。右。手。向。我。的。後。臀。托。來。我。的。腿。能。前。後。都。踢。得。動。三。百。斤。何。不。趁。姓。董。的。閃。到。身。後。的。時。候。急。抽。脚。朝。後。踢。去。呢。怕。不。將。他。踢。得。從。頭。頂。上。翻。倒。在。前。面。來。嗎。寫王五事後追悔此亦情理所應有王。五。心。裏。正。在。這。們。思。想。姓。董。的。已。笑。着。問。道。已。打。得。你。心。悅。誠。服。了。麼。王。五。隨。口。答。道。這。樣。跌。不。能。上。算。祇。怪。我。上。了。你。的。當。要。我。心。悅。誠。服。得。再。走。一。趟。若。再。是。這。們。跌。了。我。便。沒。有。話。說。了。姓。董。的。點。點。頭。望。着。四。個。徒。

弟道：你們這們高大的身量，不會工夫，難道蠻力也沒跟你們師傅學得幾斤嗎？怎麼四個人抬一個人也抬不起呢？你這個師傅跌死了，沒要緊，祇這外面看的許多人教他們去那裏營生天下，還尋得出第二個這們好奉承、承閒人的王五麼？你們這回須得仔細，不要再鬆手把你師傅跌了。

埋怨四徒弟語語尖刻，句句有趣。王五受不得旁觀之食客，更受不得山西董真妙人也。

外面看的人聽了這些話，一個個羞得面紅

耳赤。面紅耳赤者，廉恥未喪，猶為賢者。我恐其中尚有面不紅而耳不赤者耳。王五這時連輸了三次，的人心裏雖是服，却也不免有些

害怕，換一個方面站着，離被窩很遠，心想就是打他不過，祇要不再跌進被窩，面子上也還下

得去一點兒。不得已而求其次，乃希望不跌入被窩於願已足。此時之王五，膽已怯而氣已餒，雖欲不敗不可得矣。可憐他這回那裏還敢輕敵自己，緊守

門戶，專尋姓董的破綻。二人搭上手，走了三四個回合，王五故意向前一腿踢去，姓董的果然

又往身後一閃，王五正中心懷不待，姓董的手到後臀，急忙將腿抽回，盡力向後踢去。疾哈哈

那裏踢着了姓董的那脚，向後還未踢出，姓董的就和知道王五的心思一般，王五的脚剛向

後踢去，姓董的手已到了王五的小腹上。疾也是趁王五上身往前一俯的時候，將手掌朝上

一起。疾王五的左脚又站立不牢，彷彿身在雲霧裏飄然不能自主，一霎眼就背脊朝天撲進

了被窩。第四次門敗。王五四次門敗，用四樣寫法，用筆極細緻。這回牽被的四個徒弟，却握得堅牢了。四

舉手動足俱有家數，非技擊內家不能說得如此切實。

人都下死勁的拉住王五撲到裏面雖不似前回跌得疼痛祇是被窩憑空扯起軟不受力那裏掙扎得起來呢右邊的手脚用力身體就往右邊側倒左邊的手脚用力身體就往左邊側倒掙扎不起神情妙極一連翻滾了幾下祇氣得圓睜二目望着前面兩個徒弟喝道再放手祇管拚命拉着幹甚麼呢兩個徒弟這才把手鬆了王五從被窩裏翻到地下也不抬頭就這們跪下朝着姓董的叩頭道我王子斌瞎了眼不識英雄直待師傅如此苦口婆心的教導方才醒悟真可謂之下愚不移了千萬求師傅念王子斌下愚沒有知識收作一個徒弟到死都感激師傅的恩典好王五寫王五能虛心服善不是一味剛愎方見得英雄本色姓董的滿臉堆笑的將王五拉了起來說道你這時可曾知道你的工夫還不夠麼王五道豈但工夫不夠還夠不上說到工夫兩個字呢不是師傅這般指教我王子斌做夢也夢不到世間竟有師傅這般工夫咧姓董的哈哈大笑道你固然夠不上說到工夫兩個字難道我就夠得上說這兩個字嗎工夫沒有止境強中更有強中手語語切實真老成練達之言不愧爲王五之師工夫的高下原沒甚麼要緊即如你於今開設這會友鏢局專做這保鏢的生意有了你這般的工夫也就夠混的了在關內外橫行了這麼多年何曾出過甚麼意外岔事你的工夫便再好十倍也不過如此但是江湖上都稱你做雙鉤王五你的雙鉤就應該好到絕頂名

實方能相稱不至使天下英雄笑你純盜虛聲。

以王五之英雄山西董尚目爲純盜虛聲今人無實學而負重名者讀此能無愧汗

你現在既虛

心拜我爲師我就收你做個徒弟也使得不過我有一句話你須得聽從。

未做師傅先有條件寫山西董處事一點不肯苟且

王五喜道師傅請說不論甚麼話我無不聽從便了。

好王

姓董的道你於今尚在當徒弟的時

候當然不能收人家做徒弟你的徒弟從今日起都得遣散。

遣散徒弟是第一層

王五連連答道容易容易

立刻教他們都回去。

好王

姓董的道還有一層你既想練工夫便不能和前此一般的專講應

酬把練工夫的心分了目下在你家的食客一個也不能留在家裏請他們各去自尋生路免

得誤人誤己兩方都不討好。

謝絕酬應是第二層

你依得我的話我便收你做徒弟王五聽了這話望着外

面看的人不好回答。

好王

食客中略知自愛的都悄悄的走了祇剩下幾個臉皮堅厚的人而

無恥可無所不爲留此種食客在家必爲王五之累故山西董必欲驅逐之

王五認識這幾個正是姓董的害病的時候在管事的人跟前

進讒出主意要把姓董的驅逐的人到這時還貪戀着不去。

回顧前文

王五也就看出他們的身分

來祇好教管事的明說要他們滾蛋王五的徒弟和食客都遣散了之後姓董的才對王五說

道你知道我這番舉動的意思麼何嘗是爲的怕分了你心呢你要知道我們練武藝的人最

怕的就是聲名太大常言道樹高招風名高多謗從來會武藝享大名的沒一個不死在武藝

上你的武藝祇得如此而聲名大得無以復加不是極危險的事嗎我所以當著一千人有意是那們挫辱你就是使大家傳播出去好說你沒有實在工夫二則也使你好虛心苦練

語語金玉

字字藥石山西董之苦心到此方纔表明我於今傳你一路單刀十八般武藝當中就祇單刀最難又最好

內家之言

單刀

也稱大刀你此後改稱大刀王五也覺得大方些雙鉤這種兵器是沒有真實本領的人用他討巧的你看從來那一個有大能爲的人肯用這類小刀子兵器

內家之言

你學過我的單刀大約不會有遇着對手的時候萬一遇着了對手你不妨跳出圈子問他的姓名再把自己的姓名報出來他若再不打招呼你就明說是山西老董的徒弟我可保你無事王五欣然跟山西老董學會了一路單刀從此就叫大刀王五不叫雙鉤王五了

王五之綽號大刀到此方纔敘明

山西老董去後

王五雖仍是開着會友鏢局做保鏢的生意祇是鏢局裏不似從前那般延攬食客了所常和王五來往的就祇有李存義李富東一般有實在本領而又是俠心義胆的人

引出幾個俠義英雄爲後文伏線

那時譚嗣同在北京抱着一個改良中國政治的雄心

忽然兜到譚壯飛身上文筆不測

年少氣壯很有不可一

世之概生性極好武藝十幾歲的時候就常恨自己是個文弱書生不能馳馬擊劍每讀項羽本紀卽廢書歎道於今的人動輒借口劍一人敵不足學的話以自文其柔弱不武之短殊不

知要有扛鼎之勇。蓋世之氣的。項羽方夠得上說。這一人敵不足學的話。於今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豈足夠得上說學萬人敵的嗎。豪傑心胸英雄見解他讀到荆軻傳。又廢書歎道。可惜荆軻祇知道養氣而不知道養技。荆卿的氣可以吞秦政。而技不能勝秦政。以致斷足於秦廷。而秦政得以統一天下。至於秦人武陽則氣與技皆不足道。反拖累了荆卿。若當時荆卿能精劍術。何至等到圖窮匕見。方才動手。更何至相去咫尺。動手而不能傷。損秦政毫髮呢。秦政並不是一個如何會武藝的人物。可見得荆卿不過是一個有氣魄的男子。武藝比聶政差的太遠。聶政刺韓隗和荆卿刺秦政一樣。但是秦政的左右侍衛都是手無寸鐵。沒有抵抗力的人。荆卿又已到了秦政跟前。秦政一些兒不曾防備。不像韓隗的巍然高坐。當下許多武士都拿着兵器護衛韓隗。更身披重甲。這時若要荆卿去刺。說不定還跑不到韓隗跟前。就要被堂下的執戟武士殺翻了。能夠和聶政一樣。加入無人之境的。把韓隗刺死了。還殺死許多衛士。才從容自殺。

嗎。

論古人處自有一種見解。忽然在譚壯飛口中。譚嗣同少時便是這般心胸。這般見解。到壯年就醉心中。發出兩段議論。推其主旨。重在尚武二字。

劍術。凡是會武藝的人。他也是誠心結納王五。本有關東大俠的聲名。譚嗣同和他更是氣味

相投。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

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

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又從譚壯飛而說到王五。

后的舉動。連忙送信給譚嗣同。要譚嗣同快走。並願意親自護送譚嗣同到一處極安全的地

方。暗暗呼應。前回護送安維峻事。有此一折方能跌出譚壯飛之大議論來。譚嗣同從容笑道：「這消息不待你這時來說。我早已知道得

比你更詳確。安全的地方。我也不祇有一處。但是我要圖安全。早就不是這們幹了。我原已準

備一死。像這般的國政不多死幾個人也沒有改進的希望。臨難苟免。豈是我輩應該做的嗎？」

豪傑心胸英雄見解。其議論確有見地。莫當作匹夫輕生觀也。譚壯飛此一段議論激越慷慨。是俠士語。不是學者語。也故我謂與其曰壯飛爲學者。不如曰爲俠士。讀此數語。彼臨難苟免偷生。人世者能無愧煞。王五不

待譚嗣同再說下去。卽跳起來。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巴掌。道：「好呀！我愧不讀書。不知聖賢之

道。得你這們一說。我很悔不該拿着婦人之仁來愛你。幾乎被我誤了一個獨有千古的豪傑。

譚壯飛之議論出人意外。王五之議過不了幾日。譚嗣同被阿龍寶刀腰斬了。一語掃過不王五整整的

哭了三日三夜。不願意住在北京。聽一般人談論譚嗣同的事。獨自帶了盤川行李到天津。住

在曲店街一家客棧裏。以下將入霍元甲傳矣。借此數語。暗暗過渡。用筆異常輕巧。這時正是戊戌年十一月初間。一連下了幾

天大雪。王五住在客棧裏。也沒出門。這日早起。天色晴明了。王五正在簷下洗臉。祇見街上的

人來去。去的打客棧大門。口經過。彷彿爭着瞧。甚麼熱鬧似的。奇峰陡起王五急忙洗了臉。也走

到大門口。向兩邊望了一望。見左邊轉拐的地方圍着一大堆的人。在那裏觀看甚麼。王五橫

豎是到天津閒逛的人也就跟着行人向那邊轉拐的地方走去。走到跟前一看並沒有甚麼新鮮東西。一曲就祇准慶會館的大門前面一顛一倒的臥着兩個滾街的大石滾子。每個約莫有八九百斤。輕重許多看的人都望着兩個石滾搖頭吐舌。出兩個王五莫明其妙望望石滾又望望旁邊的人實在看不出這兩個石滾有甚麼出色驚人的所在。能鬧動這許多人來看且看了都不約而同的搖頭吐舌。一曲再看准慶會館的大門上懸着一塊准慶藥棧的牌子。會館大門裏面一片很大的石坪。石坪裏也立着好幾個人。看那些人的神氣也像是閒着無事。在那裏看熱鬧的。王五是個很精細的人。有些負氣不肯向人打聽。既見許多人都注意這兩個石滾。便在石滾的前後左右仔細察看。這時街上的雪雖已被來往的行人蹂躪得和粥醬一般。寫雪後景象如畫然還彷彿看得出兩條痕跡來。甚麼痕跡呢？就是這個石滾在雪泥中滾壓的痕跡。細看那痕跡的來路是從准慶會館的大門口滾來的。兩個都滾了一丈多遠。細王五即走近大門看門限底下。一邊壓了一個圓印。深有三四分大小。和石滾的兩當不差。甚麼圓印靠外面的一方比裏面的印深兩分。並一個壓了一條直坑。也有三四分深淺。像是石滾倒下來壓的。細王五看了這些痕迹。心裏已明白是有大力量的。人顯本領。將石滾踢開到這們。

遠的。到此方將衆人看熱鬧之緣故說用但是心裏也就納罕得很。暗想我踢動三百斤的砂袋，已是了不得的氣力了。然而砂袋是懸空的是遊蕩的，踢動起來比這着實的自然容易。若將三百斤砂袋攔在地下，我也不見得能踢動。這兩個石滾，有這們粗壯，每個至少也有八百斤，一脚踢倒也不容易。何況踢開到這們遠呢？并且看這兩個石滾，一顛一倒，倒在地下，的本是一個圓東西，要他滾還不算出奇，就是這豎起來的，踢得他一路跟斗翻倒，那們遠，這一腳沒有千多斤實力，那能踢得如此爽利。借王五之暗想襯出霍元甲之英雄是暗寫法王五想到這裏，忽然轉了一個念頭，以爲決不是用脚踢的。不知王五何以想到不是用脚踢的，是何種理由。我亦欲問畢竟猜想的是否不錯，且待第五回再說。

總評

王五者固不世出之英雄也。乃以名望之大，交遊之廣，應酬之忙，幾乎爲世俗所累，日趨於墮落而不自知。此有識者之所深惜也。山西董愛王五之才，不忍坐視其墮落，乃挫辱之以折其氣，指導之以進其藝，婆心苦口，其有造於王五者深矣。

敘事之重疊者，或宜參差，或宜整齊。當視其地位而定。應參差而整齊之，則嫌呆板。應整

齊而參差之。則見凌亂。是亦作文者之所宜知也。此兩回中。寫王五與山西董交手。用兵刃者兩次。比拳脚者兩次。佈局非常整齊。與第一回敘綽號一段。筆法完全不同。彼此參觀。可悟敘事重疊之法。

王五綽號大刀。人所共知。前文乃屢稱其爲雙鉤手王五。讀者閱之。度必有懷疑而莫釋者。直至此回。方將大刀二字。鄭重說明。用筆令人不測。

譚嗣同之捨身就義。天下共知。後世共聞。此固歷史上事跡。不是小說中事跡也。故作者敘及此事。不過寥寥數語。絕不肯多着筆墨。惜墨如金。其作者之謂歟。

此回將從王五傳敘入霍元甲傳矣。然王五在北京。霍元甲在天津。如何能拉攏一起。作者却借譚嗣同殉難一事。輕輕將王五移至天津。筆致靈活。令人嘆服。作者將寫霍元甲。未出其人。却先寫其神力。此又是一種寫法。

從他人眼中。看出霍元甲之神力。不足奇也。作者偏要從王五眼中。看出霍元甲之神力。此是加一倍寫法。自覺格外生色。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五回

河南村霍四顯威名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五回 曲店街王五看熱鬧 河南村霍四顯威名

話說王五忽然轉念一想我平日能踢三百斤砂袋是軟的所以能盡力踢去脚不至受傷若是踢在這般麻石上怕不踢得骨斷筋折嗎這人縱有千多斤實力難道脚是生鐵鑄成的嗎這必不是用脚踢開的我也如此想王五心裏雖是這般猜想然不論是不是脚踢的祇要是一個人的力量能將這兩個石滾弄到這們遠總算是個極有能爲的此處有意曲一筆則後文店小二所述更覺出人意外章如此便不當下也不向看的人問話卽回客棧用早點店小二送茶進房的時候王五就叫住他問道這曲店街拐角的所在那家淮慶藥棧是甚麼人開的開設有多少年了你知道麼店小二笑道這個淮慶藥棧天津人誰也知道是霍四爺開的借店小二口中先點出霍四爺三字是第一步開設的年數雖不久但是霍四爺的神力誰見了也得吐舌頭點出霍四爺之神力是第二步昨夜裏這條街上有二三十個漢子聚會在一塊兒都說祇知道霍四爺的力大究竟不知道有多大大家要商議一個試驗他的

法子商議了一會就有個人出主意把兩個壓街的石滾推的推拉的拉弄到會館門前一邊

一個靠門豎立起來霍四爺看了知道必是有意試他力的若一般的教許多人來搬開那麼

霍四爺的力就不見得怎麼大的了不得試法妙極寫少年人好事如畫今日天還沒亮就有好些個人躲在兩

頭街上看霍四爺怎生處置這兩個石滾這時我也跟在裏面等候細一會兒會館門開了開

門的是藥棧裏燒飯的大司夫是大司夫不是霍四爺妙極若換俗筆則一開門便出霍四爺矣有五十多歲了開門看見這兩個東

西嚇了一跳彎腰想推開些就和生了根似的那裏能動得一動呢先借大司夫作一曲筆反跌下文望着石滾

怔了半晌才折身跑進去了沒一刻就帶了霍四爺出來我們漸漸的走過去起先躲在兩街頭

過去寫衆人躲閃閃伸縮縮之狀神情極妙雖畫工亦不能到也祇見霍四爺朝着石滾端詳了兩眼胸有成竹兩手將皮袍擡起

不脫去而但擡起極寫霍四爺之態度安閑側着身體一左腳踢去右邊的石滾倒下地就滾了丈多遠有聲已把我們

驚得呆了再看他右腳一起踢得左邊這個直跳起來一連確通確通幾個跟斗也翻了丈多

遠仍然豎立在街上格外有聲有色○左腳踢右邊的右腳踢左邊的文這一來不知驚動多少的人都

跑到淮慶會館門前來看以上一段補敘衆人看熱鬧之原由却借店小二口中表出用筆何等輕靈王五聽了店小二的話不由得心裏

又驚又喜出乎王五意料之外宜其驚喜參半驚的是世間竟有大力的人物喜的是這趟到天津來能遇着這樣

的人。算是不虛此一行。有忻幸心無妬嫉心此王五之所以隨口又問了幾句。霍四爺的名字來。歷店

小二却說的不甚明白。即此便止恰到好處以行文論亦有含蓄蓋店小二所知者不過如此足矣若便不再問

了。立時更換了衣服。帶了名片。復到淮慶會館來。在下寫到這裏。却要趁此把這位霍四爺的

身世履歷。略敘一敘了。霍四爺是天津靖海縣小河南村的人。名元甲。字俊清。點出霍四爺之姓名籍貫他父

親霍恩第。少年時候。也是一個有名的鏢師。和白日鼠周亮曾共過事。很是要好。廻應前文論到霍

恩第的本領。拳脚工夫。不在周亮之下。作者不是借周亮以襯托霍恩第仍是欲呼應前文也此等處不可被他瞞過他霍家的拳脚。也是北

五省有名的。叫做迷蹤藝。好名目祇傳霍家的子弟代代承承。遵着祖訓。連自己親生女兒。都不

許傳授。恐怕嫁到異姓人家。將迷蹤藝也傳到異姓人家去了。私而不公是中國藝術界之惡習惜中國藝術之不發達此亦一大原因也作

者蓋慨乎言之這迷蹤藝的名字。據霍家人說。有兩種解釋。忽然解釋迷蹤藝三字文筆不測一是說這種拳脚。和他人

較量起來。能使他人尋不着蹤跡。所以謂之迷蹤藝。就是技藝之藝。解一。是說這種拳脚的方

法。不知是何人開始發明的。傳的年代太久。遠已尋不着相傳的蹤跡了。便名作迷蹤藝。解二在

下於今。也不能斷定他那一種解釋是確實的。祇是不論就那一種解釋。這迷蹤藝的拳法。是

霍家獨有的。是很不尋常的。在下是敢決定的了。說得鄭重霍俊清的堂房叔伯兄弟。共有十個人。

他排行在第四。以下的六個兄弟。年紀都相差得不甚遠。霍恩第到了中年。因自己已掙得一笔不小的家私。在鄉村裏省衣節食的過度。預算已足夠下半世的生活了。便離了鏢局裏的生涯。不肯再冒危險。受風霜。拿性命去換那下半世用不完的钱了。別有一種見解與周亮王老頭不同就安住在

小河南村裏。一面耕種得些安穩的微利。一面訓練自己子姪的武藝。工之子恆爲農之子。恆爲農。他們會武藝人的子姪也。是一定要訓練武藝的。何況霍家是祖傳的武藝呢。暗逗下文鄉

村裏的地本不值錢。房屋總是很寬敞的。讀此令人想到今日上海地皮房屋之貴霍家也和王五一樣。特地建築了

一間練武藝的房子。不過鄉村裏。不容易買辦大玻璃鏡。不能像王五的那們講究便了。同而不同

妙霍家練武藝的房。規模比王五家的大些。足能容得十多人操練。自然也是各種兵器都有。

霍俊清七八歲的時候。霍恩第就教他跟着一班哥哥弟弟。每日早晚。到練武藝的場裏。一拳

一脚的練習。無奈霍俊清生成的體質瘦弱。年紀雖有了七八歲。矮小得不成話。看去還像是一

四五歲的孩子。走路都不大走得穩。堪霍恩第說他太孱弱了。且等再過幾年。體氣稍強壯

了些兒。才教他練習。這時連站都站不穩。便是練也不中用。霍俊清糊糊塗塗的。又過了四年

已是十二歲了。比先前雖長大了些兒。望去却仍不過像是七八歲的人。堪然有時因爭論甚

麼玩耍東西。西和同鄉村裏七八歲的小孩。動手打起來。霍俊清總是被那些七八歲的小孩。打倒在地。不堪甚且。打得頭破血流。哭哭啼啼的跑回來。霍恩第自然追究。被甚麼人打的。霍俊清一把打他的人說出來。每次總得把霍恩第氣得說話不出。祇因每次與霍俊清相打的。沒有八歲以上的小孩。霍俊清這時的年齡已足足十二歲了。不堪○極寫霍四之瘦弱。總是反跌下文○此一段寫霍四之瘦弱。與上文寫山西董之病。同一用意。然讀來不見其相犯。所以妙也。霍恩第心想。若是比自己兒子大的人打傷了自己兒子。可以挺身出去找人家評理。警戒人家。下次不得再欺侮小孩。於今每次打傷霍俊清的。既都比霍俊清小了幾歲。層人家的孩子。又不是學會了把式的。霍家是有名的武藝傳家。兩層隨手將不能評理的原由。分作兩層。小處亦見章法。霍恩第拿甚麼話去找人家評理呢。霍俊清又頑皮歡喜。和那些小孩相打。是這般一次不了一次。的把霍恩第氣得沒法了。祇好禁止。霍俊清不准他出外。也不准他進練把式的房間。習武。極力反跌。令人不測。霍恩第說像四兒。這們孱弱的身體。必定練不成武藝。索性不教他。練外人知道他。完全不會練過。不至有人來找他較量。他也不至和人動手。免得敗壞了我霍家的聲名。極力反跌。他們霍家的子弟。從來沒有不練習武藝的。霍恩第這回不教霍俊清。練習武藝。算是創例。霍家的兄弟。姪和親戚。六眷都很覺得詫異。大家來要求霍恩第。准霍俊清練習。霍恩第祇是

不肯說霍家的子弟出外不會示弱於今四兒十二歲了連七八歲的小孩都打不過將來不丟霍家的人丟誰家的人呢要求的人沒得話說也就罷了

反跌至此在理宜無轉圜之餘地矣讀者試掩卷思之霍四驚人拳藝將從

何處學得霍俊清既不能進練習的房子也從不提想練習的話他的身體小每日早晚躲在練

武室外面悄悄的偷看家裏人都不注意不注霍家的房屋背後有一個極大的棗樹園霍俊

清每早晚偷看了手法之後就獨自躲在棗樹園裏練習也從沒有人注意他不注意他不注意而霍四之

絕藝成矣如此不間斷的整練了十二年霍俊清有二十四歲了一次都不曾和人較量過霍四身懷絕藝

豈有其父兄向不知者安此一句則下文便不肯情理這日忽然來了一個行裝打扮背駝包袱的壯士自稱河南人姓杜名

毓泉自幼練習武藝因聞霍家迷蹤藝的聲名特地前來拜訪霍恩第見是慕名來拜訪的自

然殷勤招待住了一日次日便帶領了自己的九個子姪請杜毓泉到練武室教九個子姪次

第做工夫給杜毓泉看杜毓泉立在旁邊看了一個一個的鼓掌道好並不說甚麼腹誹之狀如見九

個人次第演完之後杜毓泉即向霍恩第拱了拱手道領教了多謝多謝霍恩第看杜毓泉神

氣之間似乎不大稱許祇因自己年事已老究竟不知道杜毓泉的工夫怎樣恐怕動起手來

壞了霍家的聲名九個子姪的工夫杜毓泉看了不加稱贊杜毓泉的工夫不待說在九個人

之上。霍恩第祇得忍住氣也拱了拱手道見笑方家小兒輩纔用功不久拳脚生疎實在看不

上眼。老成持重是右年紀人樣子杜毓泉笑道我多久聽說尊府祖傳的迷蹤藝霍家拳天下無敵霍家的七

八歲小孩拳脚都是了不得的原來都纔用功不久可見得外面的話謠傳的多真是聞名不

如見面。難受霍恩第紅了臉不曾回答九個人之中霍六爺的工夫比較這八個都好聽了這話

氣不過走出來拍胸說道我霍家拳本是天下無敵誰敢說半個不字你不相信可下來同走

一趨。盛氣凌人是少年人樣子霍六爺的話沒說完霍恩第已大聲喝住道我霍家武藝以禮義為先杜君來

此是客我等安可怠慢。此是霍恩第見機處不是能忍耐也杜毓泉笑道較量武藝倒算不得怠慢我千里跋涉而

來為的就是要見見尊府的祖傳本領若不吝教就大家下場子玩玩也好說時即走進幾步

立在練武室當中。少年盛氣好勇鬥狠卒敗於霍四之手固其宜也霍恩第心中十分着慮恐怕六兒打不過以外的更不

是對手了然而杜毓泉既已下了場又是自己人先說走一趨的話不能中止說不打祇好懸

心吊胆的望着霍六爺和杜毓泉交手二人僅走了一個回合霍六爺的左膀上已受了重傷

那敢戀戰趁着不曾跌倒連忙跳出圈子忍着痛苦不敢說受傷的話。霍氏奈何杜毓泉見霍六爺

跳出圈子也就拱手說了一聲得罪退出圈子來。意得把個霍恩第氣得要拚着老命替霍家拳

爭威名了。正待將身上的長袍卸下，祇見霍俊清跑了進來，大聲說道：「我霍家拳本是天下無敵，誰敢說半個不字的來跟我霍四爺試試？」

說得響亮○彼固短小瘦弱而不准練武場者也胡為乎來哉

霍恩第一見霍俊清進來，那氣就更大了。一疊連聲的喝道：「逆畜還不給我快滾出去，你來討死麼？」

霍恩第

急煞杜毓泉笑

道：「一般的好說大話，不要一般的不濟才好呢。說着已跳進了圈子。霍恩第那來得及阻止，一霎眼間二人已搭上手了，才交了兩下，霍恩第已大驚失色，暗想：四兒從那裏學來這們好的？」

本領之家人父子且然况他人乎

二人走不上十個回合，祇見霍俊清的右腿一抬，將杜毓泉踢得騰空起來，跌了一丈多遠，倒在地下，半晌動彈不得。

昔日之被人打者今日居然亦能打人矣事在人為可不勉強

霍恩第連忙走

過去攙扶，見杜毓泉的左腿已被霍俊清踢斷了筋骨，虧得霍恩第的傷科很是高明，急急調敷了傷藥，用杉樹皮綁起來。在霍家調養了半個多月，方能行走。杜毓泉從此五體投地的佩

服霍家的拳法，拜謝了霍恩第醫傷之德，才駝着包袱去了。

平空出一杜毓泉原是為霍四爺斷本領地也本領既見杜毓泉乃隨手收過行文知此

必無支蔓之弊

霍恩第問霍俊清如何練成了這們好的工夫，霍俊清將偷瞧偷練的話說了。霍恩第

歎道：「少年人真是不激不發，你若和這九個兄弟一塊兒練習，爭勝的心思一薄弱，怎能練成這們好的本領？」

霍恩第此言大有見地嘗觀古來英雄豪傑堅忍刻苦卒立大功成大事者往往皆有激而不激不發四字真是至理名言

當下又教霍俊清做了些拳

脚看了沒一樣不是驚人絕技喜的霍恩第恨不得把霍俊清抱在懷中叫乖乖語妙山東虎頭

莊趙家也是和霍家一樣祖傳的本領不教外人在北五省的聲名也是很大中國從來會武

藝人的習慣第一就是嫉嫉兩人的聲名一般兒大兩人便誓不兩立總得尋瑕抵隙的拚一

個你死我活所以曾武藝的人不和會武藝的人見面則已一見面三言兩語不合就免不了

動起手來此是中國拳藝家之劣根性作者蓋慨乎言之有時雙方請憑中保書立字據甚至雙方湊出錢來買好了一副

衣巾棺槨擱在旁邊兩人方才動手誰被打死了誰就消受這副預置的衣巾棺槨被打死的

家屬自去領屍安葬沒有異言這種相打名叫過堂名目奇怪過堂也有好幾種過法居然還分出種類來北

方有所謂單盤雙盤文對武對南方有所謂硬劈軟劈文打武打南北文武單雙軟硬寫出許多種類非內家說不出來名稱

雖南北不同意義却是一樣北方的單盤就是南方的硬劈先寫單盤與硬劈一種這種單盤硬劈的過堂

法說起來甚是駭人譬如兩個人過堂講好了單盤就一個立着不動聽憑這一個打他幾拳

或踢他幾脚被打被踢的有許避讓有不許避讓在單盤與硬劈中又分出許避不許避兩種然總之不許還手還脚照

預定的數目打過了踢過了這人又立着不動聽憑剛才被打破踢的人照數踢打回來若是

兩人勢均力敵常有互打互踢至數十次還不分勝負的好勇鬥狠讀之可怕在這種單盤和硬劈之中

又有個上盤中盤下盤的三種分別

在單盤與硬劈中又分出上盤中盤下盤三種

預先說明了二人都打上盤就祇能專

打頭部中盤專打胸部下盤專打腿部彼此不能錯亂其又有文武的分別文盤和文劈是空

手不用器械武盤和武劈或刀或槍二人用同等的器械

又分出文武兩種

也有凶悍的周身被劈數

十刀血流滿地還全不顧忌的

好勇鬥很讀之可怕

雙盤和軟劈就是二人都立着不動同時動手你打

來我打去大家都不避讓也有用器械的也有空手的

此寫雙盤與軟劈一種

文對和文打是各顯本領躡

跳閃躲惟力是視不過彼此議定不下毒手不卸長衣這種過堂的方法大半是先有了些兒

感情祇略略見個高下彼此都沒有拚命決鬥的念頭才議了是這們文對文打武對和武打

就得請憑中保書立字據各逞各的本領打死了不償命

又有文武之分

當霍俊清武藝練成的時候

北方武術家正盛行這過堂的事

一語兜轉○當敘述霍四爺履歷時忽然大談過堂之種類讀者必莫明其意所任闕至下文方知亦是一種伏筆也

尋常沒多大

能爲的人聞了霍家拳的名誰也不敢前來輕於嘗試惟有虎頭莊趙家

一語兜到趙家

武藝和霍家

一般兒精強聲名和霍家一般兒高大姤嫉霍家的心思也跟着聲名一日一日的增高暗中

派人更名換姓的到霍家來尋霍家的兄弟相打也不祇一次兩次然派來的人沒有了不得

的好手每次都被霍家弟兄打敗去了

我疑其中有杜毓泉在

這年霍俊清有了二十四歲他的胸襟闊大

不願終身埋沒在鄉村之中。向霍恩第要求要到天津做買賣。霍恩第見霍俊清的志意比霍家一般。子姪都堅強。出外做買賣。必不至做蝕了。本就應允了。提出些資本給霍俊清。霍俊清就到天津租了淮慶會館開設。這個淮慶藥棧。兜到淮慶藥棧筆致如環開設不到一年。這消息傳到虎頭莊趙家去了。再題趙家趙家從前就聽說霍家的武藝。祇不傳給霍老四。這開店的就是霍老四。趙家人心想。霍家的子弟從來沒有不傳授武藝的。這霍老四雖說不曾練過武藝。必是練的不好。怕他出來丟人。所以說是不曾傳授。趙氏心裏固因有此觀念這要去打翻他。必很容易。祇要是他霍家的子弟被人打翻了。總得丟他霍家的人。擇弱而欺在趙氏以為狡猾不料恰巧惹到大蟲頭了於是趙家先派了三五個好手到天津來找霍俊清過堂。上文敘述過堂之種類即爲此處伏筆不知霍俊清如何對付。且待第六回再寫。

總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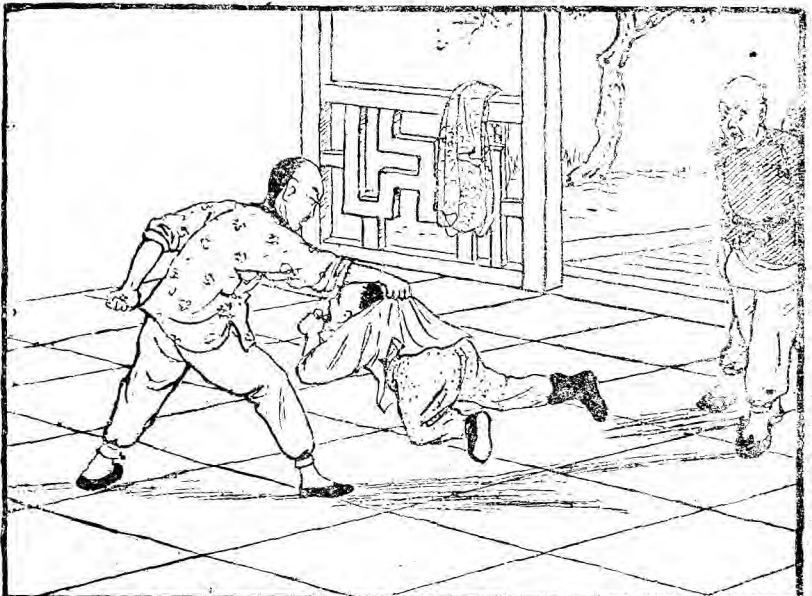
作文有旁敲側擊之法。如欲寫霍元甲之神勇。却偏偏從玉五眼中看出。兼之王五亦不信世間有如此大力之人。於是元甲之勇。不言自見。若事事必從正面着筆。便是笨伯矣。從店小二口中先說出霍四爺三字。並將王五眼中所見之事實補敘一番。不特收過上文。且借此開出下文。至於霍四之履歷家世及軼事。則自有霍四之正傳在。故店小二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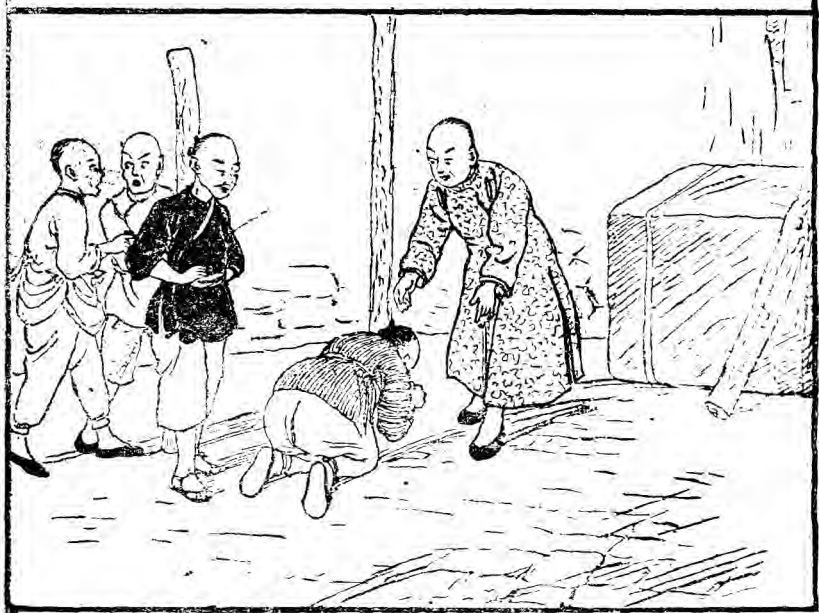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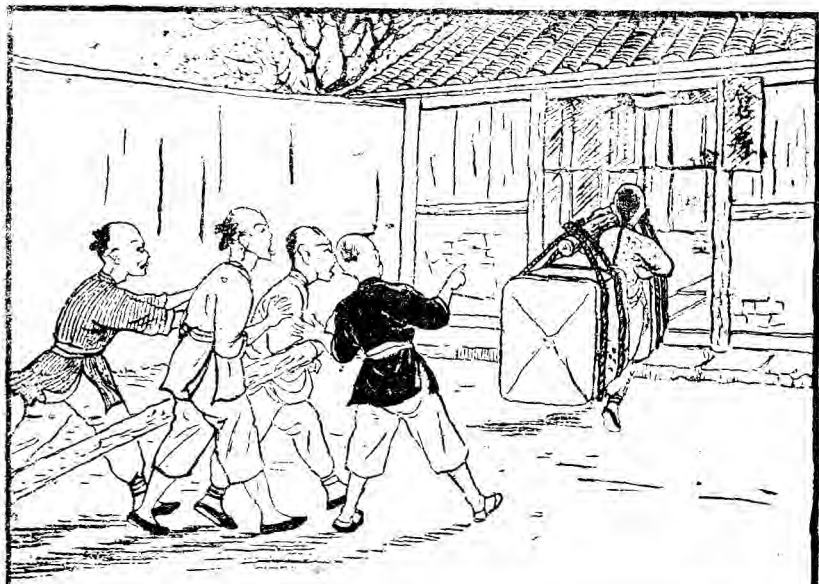
中。祇以不甚明白四字含糊了結。非但不背事理。卽以文章言。亦能將王五傳與霍四傳畫分清楚。不致有拖沓夾雜之弊。

大抵藝術一道。必須公開。合羣衆之心力以研究之。則傳播廣而進步速。顧中國之藝術家。苟能發明一種優美之技藝。往往私爲己有。祕不示人。故俗有傳子不傳婿之說。萬一子而不肖。不能紹箕裘。則此種優美之藝術。必且因之而滅絕。如是而欲望藝術之進步。其可得乎。霍氏之迷蹤藝。不傳異姓。私而不公。亦冒藝術界中之通病。故作者特表而出之。語有深意。讀者勿輕輕看過也。

前回寫一山西董。寫得十分瘦弱。此回寫一霍元甲。又寫得十分瘦弱。山西董能勝王五。而霍元甲又能勝杜毓泉。此是作者有意相犯處也。能相犯而不着痕跡。方見筆力。

原夫練武之本意。固欲藉以自衛。非欲恃技以凌人也。顧中國之習技擊者。類皆度量窄狹。好勇鬪狠。見他人藝出己上。往往妬而嫉之。百出其計。務欲勝之以爲快。甚至殘肢體。喪生命。亦所不惜。自殘同類。恬不爲怪。於戲。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回詳述過堂一節。殘酷凶悍。讀之令人駭絕。野蠻若此。疑非人類所應有。可憐亦可恨也。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六回 霍元甲神勇動天津 王東林威風驚海宇

話說虎頭莊趙家因嫉霍家的威名以為霍俊清是霍氏子弟中最沒有能為的想趁霍俊清獨自在天津開設淮慶藥棧的時候派人來將霍俊清打翻可借此毀壞霍家拳的名譽趙氏

來意本極猥鄙其受挫辱宜也

當下就在趙氏子弟中挑選了四個年壯力强的好手特地到天津來會了霍俊

清說了慕名來訪敬求指教的話

居然亦有酬應套語較之學究之掉文更為可嗤

霍俊清笑道我家兄弟都是練過武

藝的雖然沒有聲名祇是慕名的話也還說得過去我自生長到二十五歲一時半刻也沒在練武室裏逗留過家父也不會親口傳授過我一拳半脚倒要請教四位從甚麼地方慕我的名要我指教甚麼問得好趙家的人笑道霍氏子弟不會武藝誰肯相信呢如果真不會武藝便算不得是霍家的子弟了江湖上的人都說霍恩第不應該有不會武藝的兒子你不是霍恩第的兒子便可說得不會進過練武室的話你不是霍恩第的兒子麼咄咄逼人俊清如何受得看官們請說

霍俊清是何等少年氣盛的人。怎能容忍得這般無理的話。忽然夾入看官們三句文筆奇妙 祇氣得濃眉聳豎。

眉是第一步 兩眼如電光閃動。目是第二步 先從喉嚨裏虎吼一聲。喉間聲音是第三步描摹霍俊清發怒分作三步寫讀之虎虎有生氣 隨就桌

上一巴掌拍下怒道。無知小輩。安敢如此無禮。我練過武藝。和沒練過武藝。是我姓霍的家事。

與你們有甚相干。駁得爽快 我於今就練過武藝。你們又打算怎樣。趙家的人也帶怒說道。你既是

練過武藝。我們是特來找你。要見個高下的。旁的有甚麼怎樣。漸逼漸緊 霍俊清隨即立起來道。好

和你們這些小輩動手。那用得着我霍家的武藝。祇看你們四個人。還是一齊來呢。還是打一

個來一個。胸有成竹目無全牛是仗爽語不是托大語也 趙家的人道。四人齊來打你一個。算得甚麼聽憑。你要和誰打。誰

就跟你打。霍俊清將四人引到會館裏面的大廳上卸去了身上長衣說道。你們既來了。四個

免不得每人都得走一趟。祇管隨便來罷。四人教俊清揀選俊清偏不肯揀選寫兩方面各有心理各有口氣 四人來時原已推定了交

手次序的。這時先上來一個。沒七八個。照面被霍俊清一獨劈華山掌。好名目 劈在脊梁上。撲鼻

孔一踐跌了下去。不會爬得起來。口裏的鮮血便直往外冒。一個不用 第二個看了兩眼。出火搶

過來。使出平生本領。恨不得一拳將霍俊清打死。不待敘話搶過來便是恨極氣極樣子 祇是這較量拳脚的事。不

比尋常一些兒也勉強不來的。百忙中忽然夾入議論水滸傳中往往有此筆法却被作者完全學得來矣 霍俊清與第一個交手的時候。

因不知道他們是何等本領自己存着謹慎的心所以直到七八個照面才把第一個打倒

層寫法不是寫趙氏拳藝之劣是寫霍俊清拳藝之高也既打倒了第一個他們的本領就已瞧穿幾成了儘管第二個使出平

生的本領那裏是霍俊清的對手呢一下都用不着架格直迎上去兩膀一開一合就把第二

個的手封閉了疾祇一個迴旋已活捉了疾○兩個不用隻手舉起來往屋梁上一拋那大廳的屋

梁差不多有三丈高這一下拋去身體離屋梁不到一尺隻手之力量可見被拋的人不待說是嚇得

魂飛天外就是這三個也嚇得心胆俱裂以為這們高跌下來又跌在火磚鋪砌的地上必是

萬無生理想上前捧接一則恐怕身體從上跌下來太重捧接不住自己反得受傷二則須防

備霍俊清趁着舉手捧接的時候動手來打所以都祇抬起頭翻起眼呆呆的望着兼寫旁觀人之神情所

叙兩種心理皆三人所應有者也那人在半空中叫了一聲哎呀倒栽了下來霍俊清不慌不忙的等他栽倒雖

地不過三四尺了故作險筆○行文能作險筆便不一伸手便撈了過來就和拋接紙紮的人一般一

些兒沒有吃力的樣子霍俊清將那人撈過來之後提在手中問道撈過來又不放下妙極你認識我霍四

爺了麼知道我霍家的武藝了麼此後再敢說無禮的話麼我於今要你們死比踏死幾個螞

蟻還覺容易由得他說但是我和你們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們若不是剛才對我的言詞過於混

帳。我怎犯得着和你們這些小輩較量呢。說得響亮唐皇給我滾出去罷。說着往廳下一摔。可是那捧

的手法真妙。不但一些兒不曾摔傷。並且摔去兩足着地。就和自己從桌椅上跳下地來的相

似。不是霍俊清摔得妙。是作者叙得妙也。作者無論如何不肯下一平筆。故讀來倍見精采。霍俊清指着未動手的二人道。要現醜就快來。我沒閑工

夫和你們多糾纏。若害怕就一齊上來罷。二人見霍俊清這般神勇。便是有包身的膽量也不

敢再上前了。四人本擬依次動手。此時却改爲兩人動手。兩人祇得勉強拿着遮掩顏面的話說道。好我已領教你霍家的本領了。且過二年我再來和你見面。教你那時知道。我便了這幾句話成了。

江湖上的例語。江湖上還有如此例語。拳藝未精而喜與人交手者。此種例語。倒不可不知一笑。凡是會武藝的人在和人過堂的時候。被人

打敗了。總是說這幾句話。用意是說我此刻的本領打你不過。祇是我這回被你打敗了。我記

了。這仇恨回去苦練工夫。三年必再來報仇。雪恨也有三年之後。果練成了驚人的本領。真來

報了仇恨的。例語亦有能實行者可見。天下之事不能一概而論。然拿這幾句套話。遮掩顏面的居多。當時霍俊清聽了。笑道

便再等你們三十年。也沒要緊。你們回家仔細用功罷。趙家四人去後。霍俊清仍一意經營他

的生意。平空寫趙家四人來過堂。與上文寫杜疏泉一節一樣用意。不是要寫趙氏諸人之不濟。總是要借以襯出霍俊清之英雄也。時光迅速。又過了半年。這日有個同

行開藥棧的老鬪。薦來四個當挑夫的漢子。年紀都在三十左右。都是身強力壯的。霍俊清的

生意。平空寫趙家四人來過堂。與上文寫杜疏泉一節一樣用意。不是要寫趙氏諸人之不濟。總是要借以襯出霍俊清之英雄也。時光迅速。又過了半年。這日有個同

藥棧裏。正要得着這們幾個人。好搬運藥材。隨即收用了。淡淡寫來四人作事都十分勤慎。霍俊清很。是歡喜。做了一個多月。四人忽然同到。霍俊清跟前辭工不做了。奇霍俊清覺得詫異。說道。

某老闊特地薦你們四人到我這裏來。正在做的賓東相得。我很喜你們精幹。怎的無緣無故。就都要辭工不做呢。莫不是我有甚麼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麼。你們得原諒我事多心不閒。說話做事不周到。或失了檢點的處所是有的。我們將來共事的日子長。我就有甚不到之處。你們也不要放在心上。還是在這裏做下去罷。和平婉轉無粗獷氣四人說道。四爺說那裏話。祇有

是霍四爺的樣子

我們做事沒盡力。對四爺不起的。我們吃四爺的。拿四爺的。四爺那有對不起我們的事呢。祇

因我們四人打算去投軍。想將來可望尋個出身。四爺快不要想推托左了。霍俊清心想沒幾

得好

日工夫。就有一大批淮牛膝運到。淮牛膝照例每包有七八百斤最輕的。也有五六百斤尋常

沒多大氣力的挑夫八個人。抬一包。還累得很苦。有了這四個人搬運上倉的時候。必比平常少吃些力。四人來意俊清亦未看破。可見四人絕不露圭角也。遂點頭說道。你們既是打算同去投軍。想尋個出身。這是男子

漢應有的志向。再好沒有的了。我何能拿些沒有生發的苦事。勉強留住你們呢。不過你們是某月某日來的。到今日才得一個半月。我也不多留你們在這裏。祇留你們做滿兩個月罷。半

個月很容易經過。一轉眼就滿了。我因歡喜你們的氣力比一般挑夫都大。不久便有一批淮牛膝運到。留你們搬了牛膝再去。與四人說明挽留之處。故是霍俊清爽直處。四人見霍俊清如此殷勤相挽，不好定說

立刻要走了。祇得仍做下來。過不了幾日，果到了一大批淮牛膝。霍俊清臨時又雇了幾名挑夫，幫着四人搬運自己。也在大門口照應。一會兒見四人抬了兩大包牛膝，兩人抬着一包。用飯碗粗細的樹條打抬樹條，都被壓得垂下來。四人接連着一面抬走一面口裏一遞一聲的打着和聲。形容如畫。霍俊清遠遠的見了心裏不由得一驚，暗想：這兩包牛膝每包足有八百斤，輕

重，每人肩上得派四百來斤，豈是尋常有氣力的挑夫所能扛抬得動？噫，他們四人那裏是來當挑夫的？分明是有意來顯能為給看的。我倒得對付對付他們，不要給他們瞧輕了我。到此

時方纔霍俊清主意既定，等四人抬到跟前，即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你們也太不中用了。」奇語測兩個人扛一包，還壓得是這們哇哇的，叫也不怕笑煞天津街上的人嗎？奇語四人聽了霍

俊清的話，連忙將牛膝往街心一頓道：「四爺，看你的霍俊清笑道：『看我的嗎？我可以一人挑兩包。』說着就走了。過來接過一根粗壯些兒的樹條，一頭挑着一包，輕輕的用肩挑起來，逕送到

倉裏才放下來。氣不喘色不變，嚇得四人爬在地下叩頭道：「四人焉得不拜倒。四爺真是神人，我們今

日。定。要。在。這。裏。拜。師。求。四。爺。收。我。們。做。徒。弟。霍。俊。清。放。下。樹。條。攙。起。四。人。道。有。你。們。這。樣。的。工。夫。也。夠。混。的。了。何。必。再。拜。甚。麼。師。呢。你。們。難。道。沒。聽。說。我。霍。家。的。武。藝。遵。祖。宗。的。訓。示。連。親。生。女。兒。都。不。傳。的。嗎。怎。麼。能。收。你。們。做。徒。弟。咧。上呼應文你。們。還。是。自。己。回。家。苦。練。罷。練。武。藝。的。人。豈。必。要。有。了。不。得。的。師。傅。才。行。嗎。工。夫。是。自。己。練。出。來。的。不。是。師。傅。教。出。來。的。此是霍俊清經驗之談其實各種學術大都如

次不獨拳藝一項爲然也

四。人。道。我。們。原。知。道。四。爺。是。不。能。收。人。做。徒。弟。的。祇。因。心。裏。實。在。想。學。四。爺。的。武。藝。

找。不。着。學。的。門。道。祇。好。裝。作。挑。夫。求。人。薦。到。這。裏。來。以。爲。四。爺。早。晚。必。做。工。夫。我。們。偷。看。得。久。

自。然。能。學。着。些。兒。誰。知。在。這。裏。住。了。一。個。多。月。早。晚。輪。流。在。四。爺。臥。房。外。面。偷。看。一。次。也。不。會。見。四。爺。動。過。手。脚。料。想。再。住。下。去。便。是。一。年。半。載。也。不。過。如。此。專。在。這。裏。做。苦。力。有。甚。麼。用。處。

所。以。決。計。不。幹。了。才。向。四。爺。辭。工。

說明辭工之原由

見。四。爺。殷。勤。相。留。不。好。推。却。但。是。我。們。並。不。會。見。

過。四。爺。的。武。藝。因。見。四。爺。早。晚。全。不。用。功。又。疑。心。沒。有。甚。麼。了。不。得。所。以。商。議。着。臨。走。想。顯。點。兒。能。爲。給。四。爺。看。看。四。爺。怎。生。說。法。說明賣弄氣力之原由那。曉。得。四。爺。竟。有。這。般。神。力。既。有。這。般。神。力。便。

沒。有。高。強。的。武。藝。也。輕。易。難。逢。對。手。我。們。佩。服。就。是。了。霍。俊。清。問。四。人。的。真。姓。名。三。人。不。肯。說。祇。一。個。說。道。我。姓。劉。名。震。聲。我。明。知。四。爺。不。能。收。徒。弟。祇。是。我。非。拜。四。爺。爲。師。不。可。我。並。不。求。

四。爺。傳。授。我。霍。家。武。藝。也。不。求。四。爺。糾。正。我。的。身。手。祇。要。四。爺。承。認。一。句。劉。震。聲。是。霍。俊。清。霍。四。爺。的。徒。弟。就。得。了。我。願。伺。候。四。爺。一。生。到。老。無。論。甚。麼。時。候。不。離。開。四。爺。半。步。旋。說。又。旋。跪。了。下。去。道。四。爺。答。應。我。才。起。來。

四人之中獨提出劉震聲一人文筆變換不測○以下將入趙玉堂正傳由霍俊清叙到趙玉堂不能不借劉震聲爲過路故此回先出劉震聲爲下文伏筆

其餘三人不過陪襯而已故連姓名亦不叙出文筆何等簡潔

霍俊清看這劉震聲生得腰圓背闊目秀眉長慷慨氣概之中很帶

着。一。團。正。氣。一。望。就。知。道。是。個。誠。實。而。精。幹。的。人。

弟固擇師師亦不能不擇弟即此一端霍俊清之不安結交亦可概見

仔細察看他的

言。詞。舉。動。知。是。從。心。坎。中。發。出。來。的。誠。懇。之。念。便。笑。着。扶。他。起。來。道。你。不。爲。的。要。學。武。藝。我。又。不。是。個。有。力。量。能。提。携。你。的。人。如。何。用。得。着。這。師。生。的。空。名。義。呢。祇。是。你。既。誠。心。要。拜。我。爲。師。我。就。破。例。收。了。你。這。一。個。徒。弟。罷。劉。震。聲。聽。了。歡。喜。得。連。忙。又。爬。下。去。叩。了。四。個。頭。就。改。口。稱。

師傅了。這三人都向劉震聲道喜。劉震聲從此便跟着霍俊清。果是半步也不離開左右。直到

霍俊清死後安葬已畢。才去自謀生活。

是好徒弟。見霍俊清之眼力不差

此是後話。且說霍俊清當收劉震聲做

徒弟的時候。因在街上一看挑起兩大包淮牛膝來往過路的人。見了莫不驚得吐舌。此時一傳十。十傳百。幾日之間傳遍了天津。無人不說淮慶藥棧的霍俊清。霍四爺有無窮的氣力。一肩能挑動一千六七百斤的牛膝。

霍俊清在天津之得名以此漸漸迴顧上文所謂一筆作二用也

曾親眼看見的是這們傳說未曾

親眼看見的。便有信有不信。曲店街的一般。自負有些氣力的店夥們。和一般做粗事的長工。

邀攏來有三四十個。都是不相信。霍俊清果有這般大力的大家。想商議一個方法。試試霍俊

清。迴應上文恰好一連下了幾日的雪。這夜的雪止了。這一般好事的人。便又聚集起來。見街頭攔

着兩個大石滾。其中即有人出了這個主意。試力之事上文已借店小二口中詳述一過王五於百無聊

賴的時候。得知有這般一個人物。近在咫尺。怎捨得失之交臂呢。一筆兜到王五與前文喻接○作長

處能兜轉呼應不令漫無歸束便是絕妙之文筆矣當時帶了名片。直到淮慶會館。愛結交是王五本性還有好幾個崇拜英雄的人。因

要瞻仰霍俊清的丰采。帶叙旁人一筆不漏都立在會館大門裏的石坪上。王五逕到裏面。有劉震聲出

來。接了王五的名片。劉震聲自也是會聞大刀王五之名的。比即進去報知霍俊清。彼此都是

俠義心腸的人。見面自是異常投契。氣味相投自然格外親切談論起武藝來。王五佩服霍俊清的拳脚。霍俊

清就佩服王五的單刀。各有所長絕不偏重此是作者下筆有權衡處王五在幾年前。雙鉤已是在北五省沒有對手。自從

受過山西老董的指教。那一路單刀。真使得出神入化。隨處呼應前文連霍俊清見了。都說自愧不如。

這時王五已是成了大名的人。對於霍俊清。祇有獎借的。沒有妬嫉的。好王至於霍俊清。本來

胸懷闊大。聽說某人本領高強。他祇是稱道。不置在他跟前做工夫。給他看的。這人年事已長。

或已享了盛名。霍俊清總是拱手贊歎，並向旁人歛獻。若是年輕，沒有大名頭的，總是於稱許之中，加以勗勉的話，如肯虛心求他指教，他無不用慈祥的面目，與和悅的聲音，口勸懇懇，懇懇的開導，指引，祇要人家不開口找他較量，他從來不先起意，要和人家較量。

好霍俊奇○寫兩人同是俠義心腸而身分性情各

各不同○寫王五祇三五句寫霍四却有一大段寫王五祇有一層寫霍四却分做年長年輕兩層筆致活潑絕不呆板

所以王五在淮慶藥棧盤桓了半月之久，二人都存着推崇和客氣的心，始終不曾交過一交手。據當時知道二人本領的人，評判論拳脚，王五打不過霍四，論單刀，就霍四打不過王五。總之二人在當時的聲名和本領，沒有能賽得過的。

此一回是王五霍四兩人合傳以上數語即合傳之總論也

王五在淮慶藥棧住了半月之後，因想念多年的好友李富東，又

一位英雄。這回既到了天津，怎能不去瞧瞧他呢？遂辭了霍俊清，到李富東家來。李富東和王五係

忘年至交。這時李富東的年紀已有六十歲了。因他生得相貌奇醜，臉色如塗了鍋煙，一對掃

帚眉，又濃厚，又短促，兩隻圓鼓鼓的眼睛，平時倒不覺得怎樣，若有事惱了他，發起怒來，兩顆

烏珠暴出來，兇光四射，膽量小的人見了他，這兩隻眼就要嚇的打抖，口大唇薄，齒牙疎露。

寫李

富東貌醜，便更怕人的，就是那鼻子，兩個鼻孔朝天，翻起，彷彿山巖上的兩個石洞，鼻毛

鼻子奇

叢生，露出半寸，就如石洞口邊長出來的茅草。

嘗喻得奇○眉也目也口也唇也齒也種種形容皆是為鼻子作陪襯也

江湖上人都順口

呼他爲鼻子李。別號不呼他爲李富東。在下於今寫到這鼻子李。看官們須知他在三十年前。

曾以武藝負過天下第一的盛名。自從霍俊清出世了。把他的威名壓下來的。這部書將要敘

入霍俊清的正傳。就不能不且把鼻子李的歷史。略提一提。這鼻子李的爲人。雖算不了甚麼

俠義英雄。却也要算一個很有根基。很有來歷的人物。轟轟烈烈的。在北五省。足享了六十年

盛名。若不是霍俊清出世。晚年給他受一回小挫。簡直如三伏天的太陽。從清早以至黃昏。無

時無刻不是炙手可熱。奇語有清二百六十年。像他這般的人物。也不多幾個呢。鼻子李的父

母。在蒙古經商多年。練會了一種蒙古武藝。漢人名叫躑躅。名目自滿人入關以來。這種躑躅

的方法。日精一日的。盛行於京津道上。天津北京都設了許多躑躅廠。躑躅而設廠亦是奇事蒙滿人練習

的倒少。其中漢人居十之八九。漢人練躑躅的。多是曾經練過中國拳脚的。躑躅的方法。雖不

及中國拳脚靈捷。然也有很多可取的所在。又因那時的皇帝是滿人。皇室所崇尊的武藝人

民。自然是趨向的。了當時躑躅的人中。最特出的。就是王東林一人。又出一位英雄。○從李富東引出王東林以下。便將李富東去開專

而能發能收。故不致漫無歸束。然王東林在道光初年。中國拳脚工夫。已是名聞全國。祇因他的志向

高大。想夤緣到皇室裏面。教侍從官員的武藝。特地苦練了幾年。躑躅拿着他那們拳脚有根

底的人去練躑躅還怕不易容成功不容易得名嗎苦練幾年之後果然名達天聽經營復經營竟被他得了禁衛軍教師的職位有志者事竟成北京七個躑躅廠共求他擔任總教練聽憑他高興就來廠裏瞧瞧七個廠裏所有當教師的人大半是他的徒弟他的徒弟當中雖有十分之六七並不會從他學過一拳半腳的但祇要曾向他叩過四個頭他承認了是徒弟便算是他的徒弟了那時不論上中下三等當面背後都沒人叫他王東林祇稱他王教師凡是王教師的徒弟不愁躑躅廠不爭著聘請那怕昨日還是一個極平常極倒霉的一個略有些躑躅知識的人絲毫尋不出生活的道路祇要今日拜了王教師做徒弟王教師隨意在那一個躑躅廠裏說一聲某人是我的徒弟明日這人准已到這個躑躅廠裏當教師了祇因躑躅廠裏的教師若沒有王教師的徒弟一般人都得瞧這廠不起這廠便冷清清的鬼影也沒有一個上門練武藝者亦如此勢利言之慨然王教師的聲名既大的這般駭人就驚動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要來找王教師見個高下不知這了不得的人物是誰且待第七回再說

總評

文章有一筆作兩用者如此回平空寫虎頭莊趙氏四人來與霍元甲過堂驟觀之必以

爲作者欲借趙氏四人襯出霍元甲之英雄而已。然我嘗細思之。霍元甲之本領業於上文敗杜毓泉時竭力寫出。此回又寫趙氏四人。豈不嫌其重複而詞費乎。及至讀到下文。方知作者寫此一段。半爲後文趙玉堂傳作伏線。初非專爲襯托霍元甲之英雄已也。所謂一筆作兩用者。如是如是。

趙氏四人同來。兩人動手。兩人不動手。挑夫亦四人同來。三人辭去。而一人獨留不去。一回之中。有極相同處。有絕不相同處。錯錯落落。方見行文之妙。

作小說猶作畫也。畫家之善繪人物者。千百人有千百人之面目。千百人有千百人之身。老少媿妍。長短豐瘠。各各不同。方爲丹青妙手。作小說亦然。寫一人須有一人之性情。舉止。與他人絕不相同。方爲能手。此書寫霍俊清。別有溫文爾雅之態度。觀其對答趙氏諸人。以及慰問四挑夫之語。出言吐辭。何等委婉。絕不類糾糾桓桓之武夫。如此寫來。遂與王五之粗豪爽利。截然不同。一枝筆寫出幾樣人物。非熟讀史漢及水滸諸傳者。不能到也。

以大石滾試力之前。不料尙有以淮牛膝試力之一段事情也。石滾之試力在後。却先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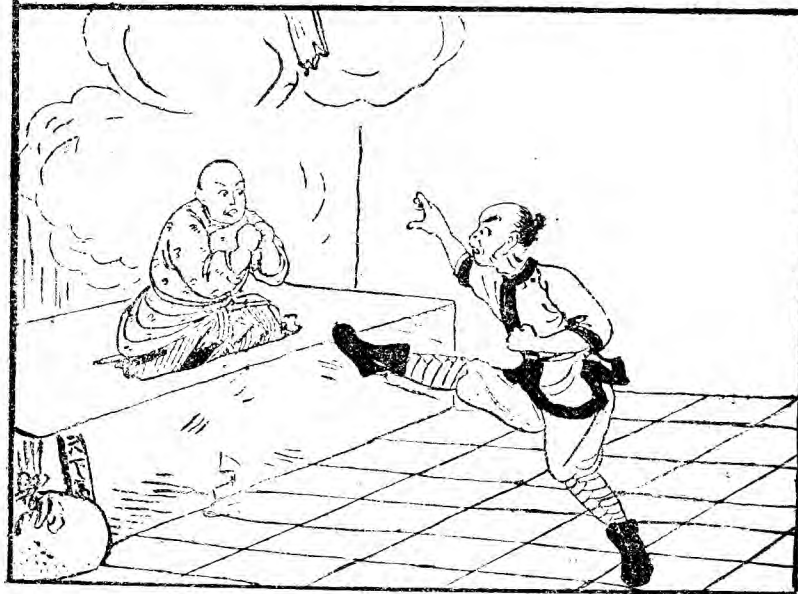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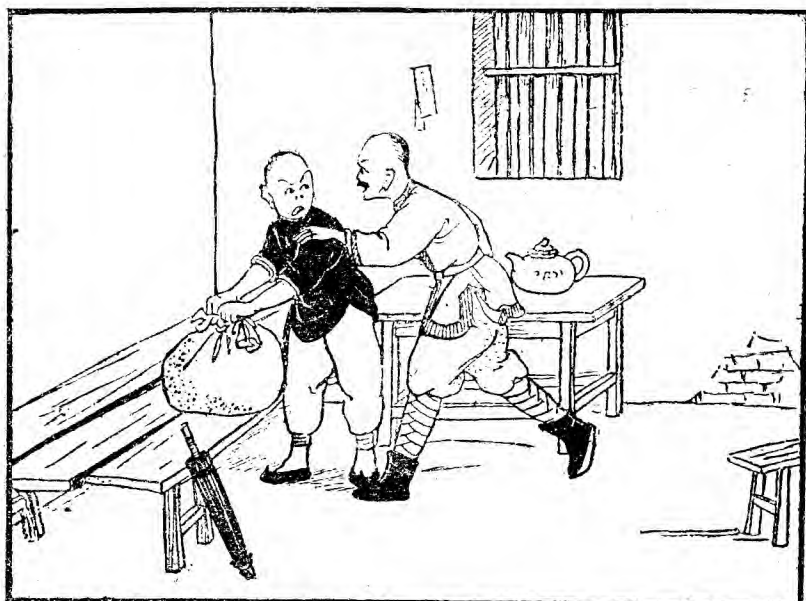
王五眼中看出。又從店小二口中敘出牛膝之試力在前。却反在霍四爺正傳之中。緩緩敘出。或先或後。用筆令人不測。

由擯抬牛膝一節。引出以大石滾試力一節。非但迴顧前文。且借此可以敘及王霍二人之會面。筆致靈活。旋轉處毫不費力。

王五是俠義英雄。霍俊清亦是俠義英雄。氣味相投。自然易於契合。此回寫兩人之技藝。各有長短。絕不偏倚。至其互相推崇。互相敬慕之狀。若與前回過堂一節參觀。賢不肖之相去。奚翅霄壤。

寫李富東一節。忽然從容貌上着筆。此是作者有意換一種寫法。以免與上文諸人相犯。眉也。目也。口也。唇也。齒也。都是爲鼻子二字作襯托也。作者雖寫得十分醜陋。而神采奕奕。別有一種氣概。不必親睹其人。而其人之英雄自見。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七回 少林僧暗遭泥手掌 鼻子李倖得柳木牌

話說王東林教師的聲名震動全國。便驚動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要到北京來。找王教師見個高下。這了不得的人物是誰呢。就是河南少林寺的主持海空和尚。又是一個英雄。少林寺在前清乾嘉年間裏面的和尚很有許多會武藝的。祇因少林寺的地點在中嶽嵩山之下。居全國之中央。是一個規模極闊。大年代極深遠的大叢林。裏面常川住着三五百和尚。自達摩祖師少寶得道之後。留傳下內家口訣。隋大業年間。又有火工和尚用一條棍子打退幾百亂兵的事。於是中國武藝當中。就有少林拳棍的派別。叙少林寺之歷史原原本本。彈見洽聞。其實少林拳棍並不是達摩祖師和那個火工和尚傳授下來的。近世談少林拳藝者往往多所附會。却被作者一語道破。俗語說得好。人上一百。百藝俱全。俗語奇妙。少林寺既是地點適中的大叢林。裏面常有二五百僧人。其中怎麼沒有武藝好的呢。祇要是少林寺的和尙會武藝。那所會的武藝。便要算是少林派了。所謂少林派別者如是如是。這個海空和

尙是在那裏剃度的。未剃度以前作甚麼生活。從誰人練成的武藝。在下都不曾打聽得出來。

省筆○海空在此一回中並非主角故可省即省以免累贅

祇知道他在少林寺住錫五年。由知客做到主持。每日參禪禮懺之

暇就練習拳棍。少林寺知曉武藝的和尙。沒人能敵得過他。

此其所以爲了不得之人物也就有百十個年輕和

尙。從他學習。他的本領真能身輕似燕踏雪無痕。高來高去。能在月光底下使人不見他的身

影。那時的年紀雖已有了五十來歲。因內功做的到家。據說還是童子身體精神充滿。肌肉潤

澤。望去却像是三十左右的人。

極力寫出海空之利害以見王東林勝之之不易此是反襯法

這日海空和尙早起。忽將滿寺的僧

人都召集在一個佛堂上說道。北京禁衛軍教師王東林名揚海內。我於今要替少林寺爭光。

準備就在今日動身去北京找王教師。見個高下。你們各照常做功課。監寺法明暫代主持。

方外人尙有好名之心後文之不能安於浮屠宜也

法明卽出座問道。師傅歸期大約在甚麼時候呢。海空道。我能替少林寺

爭光。打得過王教師自然歸來。得很快。若是打他不過。我沒有面目再進少林寺。便永遠沒有

歸期了。

頗有破釜沉舟氣概

海空說罷。卽刻動身。不幾日到了北京。找着王東林說了來意。約定次日在法

源寺過堂。這消息打七個躡躑廠裏傳出來。登時傳遍了北京城。第二日天還沒亮。就去法源

寺等着看熱鬧的。已是盈千累萬的人。

一個禁軍教師一個少林主持兩虎相爭孰是好看觀熱鬧者宜其然也

早飯過後。王教師帶了幾

個得意徒弟來到法源寺用二百個會躡跋的人編籬笆似的圍成一個大圈子不許看熱鬧的人擠進圈內寫得聲勢甚盛王教師端了一把靠椅坐在圈中等候一會兒海空來了用絲縑繫上

兩個僧衣的大袖免得較量時礙手兩腳套上薄底麻鞋科頭赤手獨自分開人眾走進圈來

寫海空裝束甚細讀之似有一驍健矯捷之和尙躍然紙上向王教師合掌說道貧僧武藝平常望教師手下留情雖是套語而態度之和平可見

王教師忙立起身背後的徒弟即將靠椅拖出圈外細王教師拱手答道願受指教有禮對答說畢

即動起手來二人一來一往越打越緊正是棋逢對手勝負難分盈千累萬看熱鬧的人都看得眼花撩亂分不出僧俗了讀者亦爲之眼花撩亂一口氣走了二百多個回合海空的本領畢竟遜王教

師一籌看看有些抵敵不住了心中猛然計算道拳脚我鬥他不過高來高去的本領他必不及我不得已而思其次失敗者往往有此心理我此刻既不能望勝戀戰必然上當何不趁着勝負未分的時候上高

跑他娘呢計算已定即賣了一個破步兩脚一點憑空飛上了屋脊疾法源寺正殿的屋脊足有三丈多高二人交手的地方又在正殿前面的石坪裏從石坪到屋脊怕不有五六丈遠近

極寫屋脊之高距離之遠以見海空高來高去之本領的確不弱○明寫海空暗中仍是極力寫出王東林也海空到得屋脊彷彿背上受了一暗器祇是絲毫

不覺得痛苦伏筆不測○暗器而不痛苦奇極便不回頭穿房越棟的朝西一直跑去約莫跑了三十來里就一

顆大樹底下坐下來想休息休息以爲王教師斷然追趕不上誰知剛坐下來回頭一看祇見王教師笑嘻嘻的立在旁邊奇極並不似自己跑得氣喘氣急的樣子神閑氣靜和尋常不會勞動的人一般工夫相差者在此這才把個海空和尚驚得慌了那得跳起來又待跑王教師已將他拉住笑道還跑甚麼呢我若想下手打你不早已下手了嗎何待此刻咧由得你不信且脫下僧衣來看海空真個不跑了將僧衣脫下來看背脊當中明明白白一個泥巴掌印奇事王教師指著笑道你上房的時候我在梧桐樹底下摸了一掌泥才追上來印在你背上你祇顧向前跑所以始終不知道上文受暗器而不覺痛苦原來爲此我實在心愛你的本領不忍傷你不然那有你逃到這裏來的分兒海空聽了又是感激又是慚愧慌忙披上僧衣跪下來叩頭說道雖承師傅容情留了我的性命然我也無面目再回少林寺我情願還俗求師傅收我做個徒弟應上文打敗不歸之語王教師雙手扶他起來說道這却使不得你快不要說這跟我做徒弟的話你今年多少歲了忽然問年紀海空說今年五十歲王教師點頭道比我小兩歲我兩人結爲異姓兄弟罷問海空年紀其意在此我的本領儘可傳授給你你於今是少林寺主持拳棍也在少林寺第一你打不過我拜我爲師沒要緊將來這事傳播開了誰還瞧得來少林拳棍呢你想替少林寺爭光不曾爭得少林拳棍

的聲名不反。被你弄糟了嗎？你一個人關係武藝當中，一大派別，安可輕易說拜俗人爲師的。

話說得鄭重。海空聽了這幾句話，更感激得下淚。王教師如此相待，知己當下二人就在那顆樹下撮土

爲香結拜爲兄弟。同回到北京來，在法源寺看熱鬧的人，祇有驚歎傳播，究竟沒看出誰勝誰。

負。在閒人眼中不分勝負最爲得體海空在王教師家住了半年，鑽了個門道，割掉下陰，進宮當了太監。清朝宮

裏自有海空當太監許多貝子貝勒，都要從海空學拳脚，所以咸同年間，少林拳棍比乾嘉時

還要盛行，就因爲一般貴胄好尙的緣故。收過海空王教師自從打敗海空，也沒人敢再來嘗試。這

日忽有幾個躑躅廠裏的教師，曾拜王教師爲徒的，氣急敗壞的前來說道。斗起今日來了一

個十六七歲的小子，自稱李富東。一筆兜到李富東行文迴旋如環作者最擅勝場從天津來，生得容貌奇醜，鼻孔朝天，七

個廠他一連打了六個，我們都被他打敗了。於今又打到第七廠去了。師傅若不快去，那小子

真要橫行無忌了。寫得十分聲勢王教師聽罷，吃了一驚，問道：某人某人都動手過不行嗎？王教師所

問的某某都是他自己的得意徒弟，齊聲說道：不是動手過不行，也不來請師傅了。極力寫出

李富東王教師跳起身，就走來躑躅廠裏，祇見一個少年形像，正是報信人說的鼻孔朝天，正

在露出得意揚揚的樣子。確是得意脫身上穿的躑躅制服，躑躅不比拳術會拳術的較量起來，沒

有。一。定。的。制。服。不。論。長。袍。短。褂。那。怕。赤。膊。皆。可。隨。意。躡。就。不。然。都。有。一。定。的。制。服。不。穿。那。種。制。服。廠。裏。的。人。不。肯。交。手。穿。了。制。服。的。有。定。章。打。死。了。不。償。命。制。服。的。形。式。極。笨。棉。布。製。成。的。又。厚。又。硬。任。憑。人。揪。揉。扭。扯。不。至。破。裂。一。件。一。件。的。掛。在。廠。門。口。凡。是。進。廠。要。躡。的。自。行。更。換。制。服。百。忙。中。忽。着。閒。筆。暢。論。躡。之。制。服。惟。水。滸。傳。中。有。此。筆。法。躡。有。兩。種。一。種。大。躡。一。種。小。躡。大。躡。躡。多。講。身。法。小。躡。躡。多。講。手。法。大。小。一。般。的。要。穿。制。服。躡。尚。有。大。小。之。分。在。此。處。補。叙。令。人。不。測。這。李。富。東。的。父。母。都。是。躡。的。好。手。所。以。李。富。東。從。小。就。專。心。練。習。又。天。賦。他。一。身。驚。人。的。神。力。練。到。一。十。六。歲。因。住。在。天。津。每。日。到。天。津。各。躡。廠。去。躡。躡。來。躡。去。躡。得。天。津。沒。他。的。對。手。了。天。津。躡。的。人。氣。他。不。過。知。道。祇。有。北。京。王。教。師。就。能。克。服。得。他。下。便。用。言。語。激。他。道。你。祇。在。天。津。這。一。點。兒。地。方。逞。強。算。得。了。甚。麼。你。真。有。本。領。敢。到。北。京。去。麼。你。若。能。在。北。京。打。一。個。沒。有。對。手。回。來。我。們。方。才。佩。服。你。實。在。有。本。領。李。富。東。少。年。氣。盛。聽。了。這。派。言。語。果。不。伏。氣。說。道。有。何。不。敢。我。就。動。身。到。北。京。去。打。個。落。花。流。水。給。你。們。看。看。補。叙。李。富。東。到。京。之。原。因。李。富。東。即。日。動。身。到。了。北。京。七。個。躡。廠。都。被。打。得。沒。人。敢。上。前。了。他。如。何。能。不。得。意。催。問。了。幾。聲。沒。人。再。來。祇。得。要。脫。了。制。服。回。天。津。說。給。激。他。的。一。般。人。知。道。孩。子。氣。如。畫。制。服。不。會。脫。下。王。教。師。來。了。打。量。了。李。富。東。兩。眼。反。喜。笑。着。問。道。不。怒。而。反。喜。笑。可。知。

王教師已愛上李富東矣。怎麼就想脫衣走嗎？李富東見有人來問這話，隨抬頭看了看，答道：「已打得沒對手了，不走待怎樣？你也是這裏的教師麼？」小兒口吻王教師道：「你不用管我是這裏的教師，不是這裏的教師，且和我玩玩再走。」對付小兒口吻一面說，一面從壁上取衣更換了。李富東那裏把王教師看的，在眼裏興高采烈的躡起來。王教師逗小孩玩耍似的，輕輕將李富東提起，放倒，又不教他重跌，又不教他得離開。對付小兒方法李富東連吸娘奶水的氣力，都使出來了，祇是躡不倒。王教師知道不是敵手，想抽身逃走，也不得脫開，累得滿身滿頭都是臭汗，祇差要哭出來了。孩子氣如畫王教師忽將手一鬆，仍是笑嘻嘻的說道：「好小子，歇歇再來罷。」李富東這時如得了恩赦，如何還敢再來？急急忙忙換了來時的衣服，掉頭就走。他從天津來，住在西河沿一家小客棧裏。這時打躡躡廠出來，頭也不回的跑到那小客棧裏，進房想捲包袱，陡覺有人在肩上拍了一下。李富東回過頭來一看，原來就是王教師。奇極妙極，與上文對付海空和尚一樣有趣李富東生氣說道：「我躡不過你，你追到這裏來幹甚麼呢？這客棧裏是不能躡踐的你，難道不知道嗎？」孩子氣如畫王教師見了李富東這種天真爛漫的神情，和那躡虛了心，生怕再要跟他躡的樣子，心裏實在歡喜，不過故意放下臉說道：「我知道這客棧裏不是躡踐的地方，不過你躡傷了我，好幾個徒弟，你打算怎麼辦？」

呢。我特來問你。王教師趣甚李富東着急道：「誰教你那些徒弟跟我躓咧？這躓跤的勾當，總有受傷

的，有甚怎麼辦？你剛才不也躓傷了我嗎？」王教師道：「我躓傷了你嗎？快給傷處我看。傷在那裏？」

王教師趣甚李富東實在沒被躓傷，他還是小孩子，情性以為是這們說了，可以沒事了。誰知王教師故意要他的傷處看，祇急得李富東紅了臉道：「我受的是內傷，在肚子裏面。」小兒口吻王教師忍

不住哈哈笑道：「也罷也罷。我問你，你於今打算上那裏去？」李富東道：「回天津去。」王教師道：「回天

津幹甚麼？」李富東道：「我家住在天津，王教師道：「你回家幹甚麼呢？」李富東道：「我爸爸做西貨買

賣，我也學了做西貨買賣。」王教師道：「不練躓跤了嗎？」李富東點頭道：「不練了。」王教師道：「爲甚麼

不練了呢？」李富東道：「練了躓不過人，還練他幹啥？」小兒口吻王教師道：「我就爲這個特追你到這裏

來的。你要知道，你此刻這們小的年紀，就練到了這一步，就祇躓我，不過若練到我這般年紀

還了得嗎？你若肯練，我願收你做徒弟，將我平生的本領盡行傳授給你。」到此方入正論李富東聽了

絕不躊躇的雙膝往地下一跪，搗蒜一般的祇拜他，自己沒拜過師，也不會見人拜過師，不知

道拜師應拜幾拜，叩了七八個頭。孩子氣如書○寫李富東處處不脫孩子氣天真爛漫態可掬王教師才拉住他起來，從此就在

王教師跟前做徒弟。王教師所有的本領，不到十年，李富東完全學得了。王教師死後，收過王東林

王教師死後，收過王東林

李富東便繼續了師傅職位。聲望也不在王教師之下。李富東的聲名既播遍了全國，也驚動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又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特從廣西到北京來找李富東較量。這人是誰呢？他的身家履歷當時沒人知道。詳細年齡祇得三十上下。生得儀表堂堂，皇吐屬風雅，背上馱一個黃色包袱。包袱上面綑一塊柳木牌子，牌子上寫着天下第一四個字。好大有人問他的姓名籍貫，他指著那塊牌子說道：我的姓名就叫柳木兒。廣西思恩府人在外訪友十年，行遍了南七省，不曾逢過敵手，所以把我的姓名用柳木做成這塊牌子，寫這天下第一四字，就是我柳木兒。乃天下第一的用意，有誰打得過我的？我便將這塊牌子送給他，算他是天下第一個好手。有人問他身家履歷的話，他祇搖頭不答。奇人這柳木兒訪遍南七省，沒有對手。一聞李富東的聲名，即來到北京，找到李富東家裏。與海空之找王東林一樣心，理樹大招風名之累人如此這時李富東雖也不會逢過敵手，但是他十六歲的時候，曾被王教師躐得他叫苦連天，知道本領沒有止境，強中更有強，手中從那回以後，不論和誰較量，他總是小心在意，不敢輕敵。迴顧前文這回見柳木兒不遠數千里來訪，背上又馱着那天下第一的牌子，江湖上的規矩，不是有本領的人出門訪友，不敢馱黃色的包袱。江湖上有句例話：黃包袱上了背，打死了不流淚。奇語江湖上人祇要見這人馱了黃包袱。

有本領的總得上前打招呼交手不交手聽便。有時馱黃包袱的人短少了。盤川江湖上人多。少。總得接濟些兒。若動手被黃包袱的打死了。自家領屍安埋。馱黃包袱的祇管提腳就走。沒有轆轤打死了。馱黃包袱的就得出一副棺木隨地安葬。也是一些沒有轆轤。所謂打死了。不流淚。就是這個意思。忽然詳述江湖上馱黃包袱之規矩是挿叙法柳木兒既馱了黃包袱。更掛着天下第一的牌子。其本領之。高。強。自。不。待。說。李。富。東。這。時。的。名。位。既。已。高。大。祇。能。勝。不。能。敗。名之累人如此因此不敢學王教師對付海空和尚的樣。彰。明。較。著。的。在。法。源。寺。過。堂。有意避過上文以免相犯這日柳木兒一來。卽殷勤款待。

住在家中。陪着談論了兩日。將柳木兒的性情舉動。都窺察了一個大概。第三日才從容和柳

木兒交手。祇有一個最得意的徒弟。回回教人名摩霸的。出摩霸是後文伏筆在旁邊看。此外沒一個人

知道。爲的是恐怕萬一打輸了。傳播出去。壞了聲名。還在其次。就怕壞了自己的禁衛軍教師

地位。二人也走了二百多個。回合。柳木兒一個不當心。被李富東一腿踢去。將要踢到小腹上

來了。疾柳木兒待往後退。因背後二三尺遠。近有一個土坑。恐怕抵住了。不好轉身。祇得將身

體騰空起來。疾却是兩腳點地。太重。身體往上一聳。跳了一丈五六尺高。把頭頂上的天花板

衝破了一個窟窿。落下來。雙腳踏在土坑上。把土坑也踏陷了。寫柳木兒身體之矯捷力量之充足聲勢十分祇是柳木兒

身體步法還一點不曾變動。寫柳木兒不易敵李富東見一腿沒有踢着柳木兒的架勢也沒有散亂。

不敢怠慢正要趁他的身體陷在土坑缺洞裏的時候趕上去加緊幾下柳木兒已拱手說道。

住隨卽跳出來取了那木牌子雙手捧給李富東道自願奉讓。性情忼爽真是英雄本色○回目李富東道自願奉讓請李富東俾得柳木牌真俾得也

東也不虛謙歡天喜地的受了供在神堂之上李富東常對人說他平生最得意最痛快的事。

無有過於得這塊牌子的。果然得意果然痛快但是李富東得這塊牌子心中却暗地感激那個土坑他知。

道柳木兒的本領與自己並無甚差別本來不容易分出勝負走過二百多個回合之後他自。

己也有些把握不住了若不是一脚踢去柳木兒不顧慮後面有那土坑礙脚隨脚消退一步。

又何至衝破天花板踏陷土坑弄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呢。實寫俾得兩字李富東心中一感激土坑卽。

時將踏破了的地方修復起來誰知道這日最得意最痛快的事是虧了土坑後來最失意最不。

痛快的事也是吃虧在土坑這一點點小事都像因果循環報應不爽的也算是一件極有。

趣味的事了。暗逗下文畢竟李富東如何失意如何不痛快且待第八回再說。

總評

中國之談拳藝者動輒以少林嫡派自詡一若少林二字可以代表全中國之拳藝也者。

其實少林拳棒亦不過技擊中之一派已耳。其他派別之高出少林者。尙不一而足。世俗不察。徒知推崇少林。抑亦陋矣。此回敘述少林寺一節。語極翔實。足資證信。蓋作者於拳藝一道。研究甚深。是以言出有據。不若他人之傳會捏造也。

海空托跡浮屠。猶有好勝之心。少林盛名。幾爲所敗。幸遇王東林。曲予愛護。庶不致露醜人前。然亦險矣。海空可爲驕蹇好勝者戒。若王東林之慈祥寬厚。則又足爲練習拳藝者之模範矣。

李富東之打躓跋廠。在王教師徒弟口中述出。是暗寫法。蓋此一節若從正面着筆。非惟十分累贅。且與本回之海空柳木兒兩節。均有相犯之處。故作者特地換一種寫法。以免雷同。作文須能犯。尤須能避。不能犯不見筆力。不能避則呆板重疊。毫無趣味矣。作者寫李富東處。描摹其天真爛熳。童性未改之狀。能於神情口吻間。曲曲傳出。真是寫生妙手。

柳木兒一節。明是襯托李富東之英雄。暗中却是爲李富東與霍元甲比武作引子也。觀此回結束數語。其意自明。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八回

論人物激怒老英雄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澹盦評

第八回 論人物激怒老英雄 賭勝負氣死好徒弟

話說李富東接王東林的下手。當禁衛軍教師。轟轟烈烈的當了二十年。自柳木兒送他天下。第一的招牌。他於得意痛快之中。想到和柳木兒交手時的情形。不免有些心寒胆戰。傲倖取勝固宜

有自知之明 暗想樹高招風。名高來謗。爬的太高跌的也太重。世事大都如此不獨練武藝者爲然也 我於今祇因坐在這禁衛軍教師的位子上。所以有武藝想得聲名的人。祇想將我打翻便可一舉成名。我在這位上。已有了二十年。掙下來的家業也足夠下半世的衣食了。若不及時引退。保全名天下。好手甚多。何能保得沒有本領。勝過我的人。前來和我過不去。到那時弄得身敗名裂。下場豈不太沒趣了嗎。見機而作善保令名亦是英雄所應有事 並且我再戀位不去。名是已經無可增加。利也不過照常的。薪俸名利。既都無所得。何苦久在這裏耽驚害怕。看得透關○名利俱無可戀不去何待 李富東當日思量已定。卽稱病奏請解職。得准之後。卽帶了家眷。和隨身得意徒弟摩霸。到天津鄉下住家。二十年教師

所得也有五六萬家私。五年前就在離天津二十多里的鄉下買了一處房屋田產。預爲退老的地步。到這時恰用得着了。李富東這時雖是家居安養。但他思量大名既經傳播出來。仍不免有在江湖上訪友的好手。前來探訪。暗逗下文不能把工夫荒廢了。臨敵生疏。每日早晚還是帶

着摩霸照常練習。這日正是十一月底間。天氣甚是寒冷。迥顧前文一筆扳轉李富東獨自向火飲酒。回

思在北京時常有會武藝的朋友前來談論拳脚。每談到興會淋漓之處。長拳短腿舞弄幾番。

當時並不覺得如何有趣。於今離羣索居。回思往事。方知那種聚會不可多得。友朋團聚初不覺其樂也。一旦離別

始知曩日之敘實屬不可多得此等感慨。人人皆有。惟作者爲能道出耳。從北京搬到此處住居了。這們多年往日時常聚談的好友一個

也不曾來過。相隔雖沒有多遠的道路。祇因各人都有自己的事業。沒工夫閑逛。我這地方又

不便大路。非特地前來看我。沒人順便到這裏來。借李富東之思念舊友引出王五李富東正在這般思想之際。

忽見摩霸喜孜孜的進來。報道五爺特地來瞧師傅。現在廳上等着師傅出去嗎。遙接第六回還是

請五爺到這裏來呢。李富東放下酒杯。怔了一怔。問道。那個五爺前來瞧我。摩霸笑道。師傅忘了麼。會友鏢局的摩霸話沒說完。李富東已跳起身來。大笑說道。王五爺來了嗎。我如何能不

出去迎接。

寫師徒二人一問一答神情口氣歷歷如繪旋說旋向外跑。三步作兩步的跑到客廳上。寫李富東仍有少年人心性爲後文不服霍四地步

祇見王五正拱立在那裏等候李富東緊走了兩步握着王五的手笑道那一陣風把老弟吹

到這裏來了。我剛才正在想念老弟和那北京的一般好友老弟就來了。我聽說是王五爺祇

喜得心花怒發不知要怎麼才好。老弟何以在這們寒冷的天氣冒着風雪到寒舍來呢。一段敘談

活現出久別重逢樣子王五也笑道我此來可算是憂中有喜。實忙裏偷閑。虛○忍作一則因久不見老哥心

裏情記得很不能不來瞧瞧。虛一則我本來到了天津遇了一樁極高興的事不能不來說給

老哥聽聽。實○上五幾句言語虛虛實實極文章變化之能事李富東拉着王五的手同進裏面房間分賓主坐下笑道老弟

怎麼謂之憂中有喜遇了甚麼高興的事快說出來讓我也好高興。一會王五遂將六君子殉

義的事述了一遍。處處迴顧前文譚復生確是一個有血性的好漢和我是披肝瀝胆的交情於今

死了捨生就義原沒有甚可傷我。我心中痛恨的就為北京一般專想陞官發財的奴才們和一

般自命識得大體口談忠義的士紳們偏喜拿着譚復生的事作典故似的談講。實在可恥罵得痛快還

要夾雜些不倫不類的批評在內說甚麼想不到身受國恩的人家會出這種必存叛逆的

子弟。當時之議論如此我幾個月來耳裏實在聽得不耐煩了。此種議論王五如何聽得入耳也顧不了局裏冬季事忙就

獨自跑到天津來打算把一肚皮的悶氣在天津扯淡扯淡到了天津就遇着這樁極高興的

事了。

鄭重出之○土五愈說得鄭重則後文字富東愈不服氣也

我且問老哥知道有霍元甲這個名字麼李富東搖頭道我祇

知道姓霍的有個霍恩第霍元甲是甚麼人我不知道

是老前輩口氣

王五拍掌笑道老哥知道霍恩

第就好說了霍元甲便是霍恩第的第四個兒子本領真個了得不愧他霍家拳稱天下無敵

當今之世論拳脚工夫祇怕沒人能趕得上霍元甲了

李富東以天下第一自居而王五卻輕輕以天下無敵四字加之霍元甲富東之不服服固其宜也

李富東聽了心裏有些不舒服道後生小子不見得有甚麼了不得的本領就是他爸爸霍恩

第的本領我也曾見過又有甚麼了不得呢那不是霍家拳嗎他們霍家拳不傳外人霍家人

也不向外人學拳脚老弟說這霍元甲既是霍恩第的兒子拳脚必也是霍恩第傳授的說小

孩子肯用功夫還做的不錯可以我相信現在的小孩子用起苦工來比從前的小孩子靈

敏至說當今之世論拳脚工夫便沒人能趕得上就祇怕是老弟有心獎掖後進的話罷

老輩口氣王五正色說道我的性格從來不胡亂毀謗人也從來不胡亂稱許人

反言之世之喜胡亂稱許人者即喜胡亂毀謗

人涉世者不可不知也霍元甲的拳脚工夫實在是我平生眼裏不曾遇見過的我於今祇將他的實力說

給老哥聽老哥當能相信我不是信口開合了王五隨將霍俊清踢石滾和挑牛膝打虎頭莊

趙家人的話說了一遍道我親眼見他走過一趟拳踢過一趟腿實在老竦得駭人李富東聽

了。低頭不做聲。其不服氣，可想而知。接着就用旁的言語把話頭岔開了。王五在李家盤桓了數日，因年關

將近了，不得不回北京。才辭了李富東，回北京去了。暫時收過王五。李富東送王五走後，心裏總不服

霍元甲的拳脚，沒人能趕得上的。話想親自去找霍元甲，見個高下，又覺得自己這們高大的

聲名，這們老大的年紀，萬一真個打霍元甲，不過豈不是自尋苦惱，待不去罷。王五的話詞氣

之間簡直不把我這天下第一的老英雄放在眼內，委實有些忍耐不住。確是兩難。李富東爲了這

事，獨自在房中悶了幾日。摩霸是一個最忠愛李富東的人，見李富東這幾日祇是背操着兩

手在房中踱來踱去，像是有甚麼大心事，不得解決似的。有時長吁短歎，有時咄咄書空，連起

居飲食，一切都失了常度。摩霸起初不敢動問，一連幾日如此。摩霸就着急起來了。好徒弟○今日尚有替師

傳著急之徒弟耶。忍不住走上前去問師傅爲甚麼這般焦悶。李富東見摩霸抱著一腔關切的誠意，

即將王五的話和他自己的心事說了。摩霸逞口而出的答道：這算得了甚麼？師傅是何等年

齡，何等身分，自然犯不着親去找一個後生小子較量。祇須我一人前去三拳兩脚，將那姓霍

的小子打翻，勒令他具一張認輸的切結，蓋個手印，我帶回來給師傅看了，再送到北京，給王

五爺過目，看五爺有甚麼話說。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嗎？說得容易。李富東叱道：胡說！我尙且躊

躊不敢冒昧跑去。你想去送死麼？摩霸笑道：我爲師傅就被人打死了，也不算一回事。○真好徒弟

霸卒因此而死可謂一語成讖師傅既不教我，我去打我還有一個法子。我卽刻動身到霍元甲那裏去邀他。到這

裏來，他到了這裏，師傅就用款待柳木兒的法子留他住幾日，再見機而作的和他交手。難道

他姓霍的比柳木兒還凶嗎？迴顧前文○將叙李富東失意之事不能不將其得意之事重提一過作爲對照李富東喜笑道：這法子倒可以

行得，你就拿我的名片去祇說我很仰慕他的聲名，想結交祇因我的年紀老了，體魄衰

弱，禁受不起風霜，不能親到天津去看他，特意打發你去請他到這裏來。若他推說沒有工夫

你就說那怕住一夜或連一夜都不住，祇去坐談一會也使得。在李富東心理亦祇恐霍元甲不敢來也摩霸聽了答

應理會得。當下卽揣了李富東的名片，動身到淮慶會館來。讀者心中必以爲下文將敘霍元甲與李富東比武之事矣，不料却偏將他事岔開，直到

數回之後方接叙此事，文情之不測如此這時霍俊清正在會館裏，陪着他小時候拜過把的一個兄弟，姓胡名震澤

的，談論做買賣的事。摩霸到了，見了霍俊清，呈上李富東的名片，照李富東教說的話，周詳委

宛的說了。霍俊清笑道：我久聞得李老英雄的名，打算去請安的心思，也不知存着多久了。不

過這幾日，不湊巧，我偏有忙得不可開交的俗事，羈絆着不能抽身，且請老大哥在這裏盤桓

一會。我但能將應了的俗事，略略的布置清楚，便陪老大哥同去。霍俊清出言吐語謙恭和平，另有一付樣子說時，隨望

着劉震聲道。你好生招待摩霸大哥。住過幾日再看。劉震聲見摩霸生得六尺開外的身體。濃眉大目。氣度軒昂。一望就知道是一個富有氣力的漢子。心裏很歡喜。極願交結這們一個朋友。答應了自己師傅的吩咐。即走過來。握了摩霸的手。極力表示親熱的。帶到自己房裏。彼此都說了幾句仰慕聞名的客氣話。劉震聲說道。大哥這回來的時候不對。若在三日以前。我師傅見大哥來了。必然立刻動身。陪大哥同去。於今我師傅有事。能去不能去。還說不定。先從劉震聲口中說

出霍元甲未必能去以引起兩人之賭賽曲曲寫來文情甚細

摩霸道。怎麼三日以前。能立刻同去。於今甚麼事。這般要緊。我師傅

祇要接四爺去一趟。並不留住多久。抽身一兩日工夫。也不行嗎。劉震聲搖道。頭大哥那裏知道。剛才大哥在我師傅房裏。不是看見還有一個客坐在那裏說話的嗎。摩霸點頭應是。劉震聲道。那人是我師傅小時候的兄弟。姓胡名震澤。他家裏有一張牙帖。三兄弟爭着要拿出來做買賣。他的爸爸就說。誰能在外面借得一萬串錢來。牙帖便結誰拿去做買賣。於是三兄弟都出來借錢。胡震澤就來請我師傅幫忙。要我師傅借給他一萬串錢。我師傅不能不答應。却是自己又拿不出這們多。祇得替他四處張羅。胡震澤在這裏等着要拿去。我師傅已爲他在外面張羅了三日。祇因年關在卽。還不曾張羅得伍千串。我師傅和胡震澤都正在着急。大哥

請說。差了一大半的錢。一時如何能照數張羅的了。

從劉震聲口中補出霍元甲與胡震澤談論之事

我師傅的性。格。最。是。

認。真。凡。是。他。老。人。家。親。口。答。應。了。人。的。話。那。怕。不。顧。性。命。都。得。照。着。答。應。的。做。到。不。做。到。決。不。

肯。罷。手。

英雄肝胆 俠義心腸

所以。我。說。能。去。不。能。去。此。時。還。說。不。定。再。過。幾。日。我。們。自。己。棧。裏。的。來。往。帳。

項。也。要。結。束。了。我。師。傅。是。個。店。主。怎。的。能。抽。身。呢。摩。霸。聽。了。劉。震。聲。的。話。心。想。我。這。回。若。不。能。

把。姓。霍。的。請。到。師。傅。家。裏。去。我。自。己。白。辛。苦。了。一。趟。還。在。其。次。祇。是。我。師。傅。不。曾。見。着。姓。霍。的。

面。較。量。過。幾。手。拳。脚。心。裏。橫。梗。着。王。五。爺。的。話。不。要。焦。悶。出。毛。病。來。嗎。

處處以師傅為念 真好徒弟

我。看。姓。霍。

的。既。是。這。們。忙。得。不。能。抽。身。若。不。用。言。語。激。動。他。他。這。回。決。不。能。同。我。去。我。何。不。且。拿。話。把。他。

徒。弟。激。怒。一。陣。摩。霸。是。個。腦。筋。簡。單。的。人。以。為。自。己。想。的。不。錯。

世間腦筋簡單之人往往自以為想得不錯

即。對。劉。震。聲。

做。出。冷。笑。的。面。孔。來。劉。震。聲。也。是。個。爽。直。不。過。的。人。見。了。摩。霸。冷。笑。的。面。孔。便。耐。不。住。問。道。大。

哥。為。何。冷。笑。難。道。我。的。話。說。錯。了。嗎。摩。霸。益。發。冷。笑。道。老。兄。的。話。那。裏。會。錯。我。笑。的。是。笑。我。師。

傅。老。兄。不。要。多。心。

語亦委婉曲折

劉。震。聲。詫。異。道。大。哥。甚。麼。事。笑。自。家。的。師。傅。呢。摩。霸。道。我。師。傅。打。發。

我。來。請。霍。四。爺。的。時。候。我。就。說。道。霍。四。爺。是。請。不。來。的。用。不。着。白。碰。釘。子。罷。我。師。傅。問。我。怎。知。

道。請。不。來。我。說。這。何。難。知。道。霍。家。拳。的。聲。名。誰。不。知。道。本。來。用。不。着。霍。四。爺。出。頭。打。翻。幾。個。有。

名的人物才能替霍家拳增光於今你老人家若是一個平常沒甚本領的人去請霍四爺他必然肯來誇耀誇耀他霍家拳的好處刻你老人家當了二十年的禁衛軍教師又得了天下第一的牌子誰聞了你老人家的名頭不害怕霍四爺肯來上這大當嗎刻我師傅聽了我這話反罵我胡說逼着我立刻動身此時果應了我的話因此不由得我不笑語頗刻薄劉震聲一聽這話祇氣翻着兩眼半晌說話不出安得也不知道是摩霸有意激怒他的滿心想發作大罵摩霸一頓轉念自己師傅曾吩咐了教好生招待不好登時翻臉把人得罪祇好勉強按住火性也氣得冷笑了一聲道大家冷我師傅豈是怕人的我師傅有事不能抽身你就說是不肯去上當然則你師傅不親到這裏來不也是害怕不肯來上當嗎祇鼓相當在這裏等幾日我師傅的事情一了我包管他就同你去摩霸激將之功成矣不過你既是這們說我師傅到了你師傅家免不了是要和你師傅交手的你敢和我賭賽麼如此跌出賭賽二字文情異樣曲折摩霸道有何不敢看你說賭賽甚麼東西劉震聲想了一想說道賭輕了沒用須賭得重一點兒你有沒有產業呢摩霸道我有一所房子在天津某街上看你有沒有劉震聲道我也有一處房子正在這裏不遠我們同去看過房子若你的比我的大我師傅打贏了照時價我找你的錢你的房子給

我師傅打輸了我的房子給你便了。若我的比你的大，你也照時價找錢給我。賭得公平摩霸說好。劉震聲也不說給霍俊清聽。二人私自去看了房子，並議妥了將來交割的手續。劉震聲的房子比摩霸的大了。三間若摩霸賭贏了，照時價應找劉震聲一百銀子。也不憑中，也不要保。就是一言爲定。賭得爽直摩霸在淮慶藥棧住了三日。霍俊清已將胡震澤的事辦妥了。籌了一萬

串錢給胡震澤拿去。常約了第二年歸還三千串，第三年歸還三千串，第四年全數歸還。因是

把兄弟的關係幫忙，不要利息。其實霍俊清在外挪借得來的，都得給人家的利息。這項利息

全是由霍俊清掏腰包。暗中貼錢不求人知，是大英雄是好朋友。那知後來霍俊清的性命竟有五成是斷送在這宗

款子上。面古人所謂善人可爲而不可爲，便是這類事情的說法。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善人不是不可爲，真不易爲也。作者於此慨乎言之。

至於如何斷送了五成性命在這宗款子上，後面自有交待。此時不過乘機點醒一句。一個悶葫

蘆於今日說霍俊清替胡震澤幫忙的事已了。卽對摩霸說道：我多久就存心要去給李老英雄請安。無奈我獨自經營着這藥棧生意，不能抽閑離開這裏。我想不去則已，去了總得在他

老人家那裏多盤桓幾日，才能得着他老人家指教的益處。一到就走，那成個敬意呢。我想

今年已沒有多少日脚了。我的俗事又多，本打算索性等明年正月去給他老人家拜年。但是

承老大哥辛苦了這一趟。若不同去。又對不起老大哥。祇好且陪老大哥去。不過有一句話得

先說明。務請老大哥轉達。我至多祇能住兩夜。不先事說明。他老人家挽留起來。我固執不肯。

倒顯得我太不識抬舉。霍俊清之吐屬温文委婉全不是武夫樣子。摩霸連聲應是。霍俊清即帶了劉震聲。同摩霸動身。

離天津才走了一里多路。讀者以為此一去必將與李富東決勝負矣。誰知後文却生出岔子來。使人不測。祇見迎面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

青年。突如其來。此何人也。行裝打扮背上馱着一個小小的包袱。行走時提步迅捷。生得面白唇紅。眉長

入鬢。兩眼神光充足。顧盼不凡。又是一種丰度。霍俊清遠遠的見了心裏就很覺得這青年必有驚人

的本領。英雄識英雄。但不知姓甚名何。從那裏來的。漸走漸近。那青年一眼看見了劉震聲。即露出

了笑容。緊走幾步。到劉震聲跟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口裏呼着舅父。道上那兒去。我聽得

說你老人家在天津。霍爺這裏特地前來請安。並想瞧瞧。霍爺畢竟是怎麼一個人物。借少年口中顯

出霍元甲大名揚溢四方。有這們大的聲名。劉震聲連忙指着霍俊清說道。快不要亂說。這就是我師傅。霍爺

那青年回頭望了。霍俊清一眼。拱了拱手。說道。特從哈爾濱來。給霍爺請安。霍爺待去那裏有

甚貴幹嗎。劉震聲忙上前向霍俊清說道。這就是我日前曾向師傅說過的小外甥。趙玉堂。出又

一位英雄。霍俊清也對趙玉堂拱了拱手。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說着。隨現出躊躇的神氣。望着摩霸

說道。這事將怎麼辦呢。摩霸不做聲。趙玉堂插口說道。霍爺有事去。儘管請便。我在客棧裏候便了。

寫各人有各人心思
各人有各人態度

霍俊清。生性極是好客。對於有本領人前來拜訪的。尤不肯有些微

怠慢。此時見趙玉堂特從哈爾濱前來。豈有置之不顧而去之理。遂向摩霸說道。事出無奈。祇好請老大哥回去。拜上李老英雄。我明年正月初二日準來給他老人家叩頭。這時寒舍有遠客來了。我沒有不歸家招待的情理。不知摩霸怎生回答。且待第九回再寫。

總評

此一回在書中爲過渡。借以收拾上文。開出下文。故筆勢漸趨平直。不若前數回之奇恣矣。然我以爲文章越是平直處。越不易下筆。讀者須看其前後穿插結構貫串呼應之處。煞費苦心。不可輕易閱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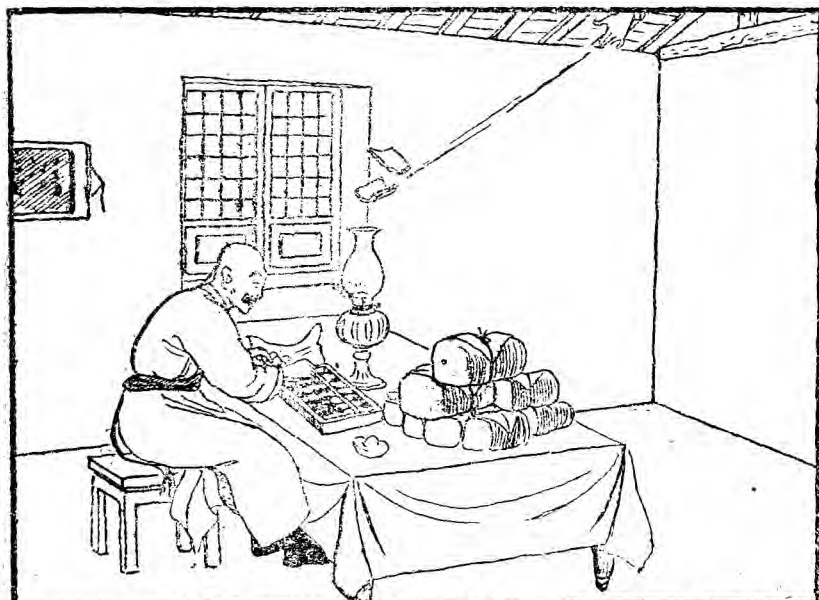
霍元甲與李富東之比武。孰勝孰敗。摩霸與劉振聲之賭賽。孰輸孰贏。此皆讀者所急欲知之者也。不意作者忽然敘入趙玉堂傳。將此事從中截斷。不復提及。種因在此。而收果乃在數回之後。遂令讀者將此事橫亘胸中。一個悶葫蘆。無從打破。此是作者極狡獪處。亦是文章極變幻處也。

近代俠義英雄傳

第九回

遇奇僧帽兒山學技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盒澹評

第九回 遇奇僧帽兒山學技 懲刁叔虎頭莊偷銀

話說摩霸見霍俊清有遠客來訪。知道不能勉強同去。情理說不過去。也不好怎麼說法。祇得連連點頭應道。既四爺這們說。拜年的話不敢當。祇是明年請早些降臨。讀上文者必以為此回將敘霍俊清與李富東比武之事矣。不意半途忽出一趙玉堂。遂將此事突然截住。直至數回之後方能繼續敘述。此是行文變幻不測處。霍俊清道。豈敢失約。摩霸自作別歸家。將情形報告李富東不提。暫時收過一邊以下乃完全為趙玉堂作傳矣。且說趙玉堂這個名字。在哈爾濱一帶。住得時間長久的人。大約不知道的很少。此人在當時的年紀。雖祇二十四歲。而本領之高。聲名之大。說起來。確

是有些駭人。趙玉堂的母親。是劉震聲的胞姊。讀至此處。方知上文出一劉震聲。乃完全為霍俊清傳與趙玉堂傳作過筭也。二十幾歲上。他

丈夫就死了。苦志守節。撫育這個遺腹子。趙玉堂。趙玉堂的父親。叫趙伯和。兄弟叫趙仲和。兩人都練得一身絕好的武藝。在虎頭莊趙家會武藝的人當中。算是最有能耐的。提出虎頭莊家。迴應前文趙趙伯和死後。不曾留下文錢尺布的遺產。趙仲和仗着自己的武藝。替人保鏢生活。仲和爲人

刻薄寡恩。

四字定評

見。哥。子。去。世。丟。下。幼。年。之。妻。襁。褓。之。子。沒。一。些。兒。遺。產。便。不。肯。擔。任。贍。養。的。責。

任。一。再。諷。勸。寡。嫂。劉。氏。改。嫁。

仲和非人然世人如仲和者正多爲可歎也

奈。劉。氏。心。堅。如。鐵。說。自。己。丈。夫。不。是。沒。能。耐。的。

尋。常。人。物。豈。有。他。妻。子。改。嫁。之。理。並。且。遺。腹。生。了。一。個。兒。子。更。不。能。不。守。望。他。成。人。

好劉氏○方今新文化興

女子貞操問題不講久矣劉氏守節撫孤我獨稱許之度必爲新文化家所呵斥趙仲和見幾番諷勸不動就聲

言。不。顧。他。母。子。的。生。活。教。他。母。子。自。謀。衣。食。

仲和非人

劉。氏。既。能。苦。志。守。節。自。然。甘。願。自。謀。衣。食。替。

人。做。針。線。洗。衣。服。凡。是。用。勞。力。可。以。換。得。着。錢。米。的。莫。不。苦。掙。苦。做。無。論。苦。到。那。一。步。絕。不。仰。

望。趙。仲。和。供。給。

好劉氏○守節撫孤本非易事不是有志氣人便做不到也

幸。得。劉。震。聲。略。有。家。業。每。年。津。貼。些。兒。年。復。一。年。的。

過。去。趙。玉。堂。已。有。十。四。歲。了。祇。因。他。自。出。母。胎。以。來。不。曾。處。過。一。天。順。境。在。兩。三。歲。的。時。候。他。

母。親。處。境。貧。寒。又。憂。傷。過。度。乳。漿。既。不。充。足。更。沒。好。些。兒。的。食。物。代。替。雖。勉。強。養。活。着。一。條。小。

性。命。祇。是。體。質。孱。弱。異。常。生。長。到。五。歲。還。不。能。立。起。身。子。走。路。說。話。啼。哭。和。小。貓。兒。叫。喚。一。般。

通。身。尋。不。出。四。兩。肉。臉。上。沒。一。些。血。色。

極力寫趙玉堂兒時之孱弱反跌下文與上文寫霍俊清之羸瘠一樣用意此是作者有意相犯處

他。母。親。望。他。成。

材。的。心。思。極。切。因。念。他。父。親。練。了。一。身。本。領。絲。毫。不。曾。得。着。用。處。便。不。打。算。要。趙。玉。堂。學。武。藝。

又。因。趙。玉。堂。的。體。質。太。弱。就。教。他。學。武。藝。料。也。練。不。出。驚。人。的。本。領。來。

偏說其母不打算他學武亦與前文霍恩第之意相同總

與。前。文。霍。恩。第。之。意。相。同。總。

是作者使人不測處也

撫養到了十歲。卽把趙玉堂送進一家蒙館裏讀書。讀到一十四歲。這日下午。從蒙

館裏放了學回來。走到半路上。迎面來了一個身高體壯的和尚。用手撫摩着趙玉堂的頭頂。

道。你心想瞧熱鬧麼。我帶你到一處地方去瞧熱鬧。你去不去呢。和尚何人突如其來奇極趙玉堂看那和尚

倒是慈善的樣子。不過領下一部花白絡腮鬚鬚。其長過腹。望着有些害怕。寫和尚狀貌卽搖頭答

道。我不想瞧熱鬧。我母親在家盼望我回去。好趙玉堂開口卽提母親的是孝子口吻那和尚道。沒要緊。我一會兒就

送你回家去。我已向你母親說過了。你母親教我帶你去瞧熱鬧。趙玉堂這時的年紀。雖祇得

一十四歲。心地却非常明白。世間常有心地不白之英雄耶知道自己母親決不會認識和尚。跟和尚說話。和

非不可認識之人也。然寡婦與和尚則似確有不可以認識之道。在寫小孩心思。彌覺可笑。連忙對和尚說道。沒有這回事。你不要哄我。甚麼熱鬧。我

也不要瞧我。祇要回家見母親去。又提母親好趙玉堂說完就提起腳走。那和尚那裏肯捨呢。追上前將

趙玉堂拉住。和尚奇極趙玉堂急得罵起來。和尚也不顧。用手在趙玉堂頭上拍了幾下。趙玉堂便

昏迷不省人事了。和尚奇極也不知在昏迷中過了多少時刻。忽然清醒起來。張眼一看。黑沈沈的

辨不出身在何處。耳裏也寂靜靜的。聽不出一些兒聲息。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奇哉此何地也但覺自己身體是仰

睡在很柔軟的東西上面。四肢疲乏得沒氣力。動彈祇能將頭轉動。向左右張看。彷彿見右邊

有一顆星光星光之外一無所見

先見一顆星光

心中明白是散學回家在路上遇着和尚被和尚用

手在頭上幾拍就迷糊到這時候想必是天黑了所以見着星光又想到自己母親等到這時

分還不見我回去必然急得甚麼似的我如何還睡在這裏不回家去呢

處處不忘母親真好趙玉堂俠義英雄之天性固宜

如趙玉堂心裏這們一想便極力掙扎起來原來身體睡在很厚的枯草上站着定睛向四面

都看了一會黑洞洞的一步也不看見行走再看那星光不像是天上覺得沒有這們低塌

的天星光不在天上奇極寫得迷離倘恍令人莫測並且相隔似不甚遠便朝着那星光一步一步慢慢走去才走了五六

步額頭上猛然被碰了一下祇碰得兩眼冒火伸手一摸濕漉漉的冰冷鐵硬好像是一堵石

壁忽然碰着一堵石壁更是奇極

暗想怪呀怎麼是一堵石壁呢不是分明看見一顆星光在這一方的嗎石壁裏

面如何會有星光不是奇了麼

我亦以爲奇事

張開兩手不住的左右上下摸索確是凸凸凹凹的石

壁壁上還潮溼得厲害摸得兩掌盡水祇得挨着石壁向右邊緩緩的移動移不到二三尺遠

右手摸不着石壁了再看那星光又在前面

星光不在上面而在前面真是奇極

心中一喜仍對着星光舉步誰知

一提脚脚尖又被蹴了一下險些兒向前栽了一個跟斗隨將身體蹲下兩手一面摸索兩脚

一面向前移動像是爬上了幾層石級

石壁之下又有石級怪哉此何地也

離星光漸漸的近了又爬了幾步祇見

星光一晃眼前忽現了光亮。到此方見光亮那個要帶他瞧熱鬧的和尙端端正正的坐在一個蒲團

上笑容滿面的望着他。和尙奇極趙玉堂見了這和尙忍不住哭起來道你不送我回家把我弄到

這裏幹甚麼呢。我亦欲問我要回去我不在這裏了和尙說道你自己到這裏來的你要回去祇管

回去便了誰不教你回去咧。是對付小孩子語趙玉堂聽說便不哭了立起身向四處一看周圍都是

漆黑的石壁祇有頭頂上一條裂縫彎彎曲曲的有三四寸寬從裂縫裏漏進天光來裂縫雖

長有幾丈然太仄太厚不能容人出入。玉堂奈何挨近裂縫一看縫旁有一條青布和窗簾一般用

繩牽掛着可以扯起放下知道是爲下雨的天氣防從裂縫中漏下雨水來所以用這布遮蓋

將四周的石壁都細看了一遍實在無門可出低頭看地下也是一點兒罅隙沒有一石穴也。玉堂奈何

寫得十分幽僻十分奇特又急得哭了出來道你把我關在這沒門的石洞裏教我怎生回去呢。我亦欲問和尙笑

道沒有門不能出去你難道是生成在這裏面的嗎好粗心的小子。一語點醒趙玉堂心裏陡然覺

悟了直跪到和尙跟前牽了和尙的衣道你立起來門在蒲團底下。寫趙玉堂十分精靈和尙哈哈大笑

道虧你虧你算你聰明隨即立起身來一脚踢開蒲團露出一塊方石板來石板上安着一個

鐵環和尙伸手揭開石板便現一個地道。石穴地道果然在蒲團下真是匪夷所思和尙將遮裂縫的青布牽滿洞中

仍舊漆黑那顆星光又現了原來是點着一支香插在地下陽光一進來香火就看不出來

此如和尚引趙玉堂從地道出來却在在一座極高的山上回頭看地道的出口周圍長滿了荆棘

非把荆棘擦開看不見出口也沒有下山的道路一剎時狂風怒吼大雪飄然而下祇冷得趙

玉堂滿口中的牙齒捉對兒廝打寫得荒涼幽僻和尚笑道你要回家去麼趙玉堂道我怎麼不要回

家去可憐我母親祇怕兩眼都望穿了處處不忘母親真好趙玉堂和尚點點頭道你有這般孝心倒是可

喜不過我老實說給你聽罷這山離你家已有一萬多里道路不是你這一點兒年紀的人可

以走得回去的你的根基還不錯又和我有緣特收你來做個徒弟你工夫做到了那一步我

自然送你回去到此方纔說明你安心在這裏不用牽掛着你母親我已向你母親說明了

你要知道你母親苦節一場沒有力量能造就你成人你跟我做徒弟將來自不愁沒有奉養

你母親的本領像你於今從蒙館先生所讀的那些書便讀一輩子也養你自己不活莫說奉

養你的母親世之所謂讀書人者如是作者言下不勝感慨趙玉堂是個心地明白的小孩起初聽了和尚心裏很着急後

來見和尚說得近情理就也不大着急了必如此方能安心習武藝也祇向和尚問道你怎麼向我母親說明

白了的和尚道我留了一張字給你母親並給你舅父劉震聲趙玉堂聽和尚說出自己舅父

的名字。心裏更相信了。

不信奈何

當下就跪下去。拜和尚爲師。和尚仍引他從地道。走入石洞。石洞

裏煖如三春天氣。和尚過幾日下山一次。搬運食物進洞。趙玉堂就一心一意的。在洞中練習

武藝。那山上終年積雪。分不出春夏秋冬四季。也不知在洞中。過了多少日月。

寫山中不知歲月。直與仙境無異。

趙玉堂祇知道師傅法名慈雲。

點出和尚法名

以外都不知道。在洞中專練了許久之後。慈雲和尚每

日帶趙玉堂在山上縱跳飛跑。趙玉堂祇覺得自己的身體。一日強壯一日。手脚一日靈活一

日。十來丈的石崖。可以隨意跳上跳下。在雪上能跑十多里遠近。沒有脚印。

獨將輕身術。鄭重點出。都爲後文張本。

一日慈雲和尚下山去搬運食物。幾日不見回來。趙玉堂腹中饑餓難忍。祇得從地道裏出來。

山上苦無食物。可以尋覓。遂忍餓下山。喜得脚健。行走如飛。半日便到了山底下。遇着行人一

問。說那山叫帽兒山。在東三省境內。

點出山名及地界

趙玉堂乞食歸到山東。可憐他母親。爲思念兒

子。兩眼都哭瞎了。衣服也不能替人洗。針指更不能替人做。全賴娘家兄弟劉震聲津貼着。得

不凍餒而死。一旦聽說兒子回來了。真喜得抱着趙玉堂。又是開心。又是傷心。哭一會。笑一會。

母慈子孝。至性流露。

問趙玉堂這五年來。在甚麼地方。如何過度的。趙玉堂這時才知道。已離家五年了。

點清趙玉堂離家年數

將五年內情形。詳細說給他母親聽了。他見家中一無所有。母親身上。十二月天氣。

還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棉襖。自己又不曾帶得一文錢回家來。心想我這時雖學會了一身本領。然沒有方法可以賺錢。有本領者往往不能賺錢言之可歎並且就有方法一時也緩不濟急。我叔叔做保鏢

生意。素來比我家強。我何不暫時去向他老人家借幾十兩銀子來打點過了。殘年明年賺了

錢再還。豈不甚好嗎。此事本亦尋常但不我母親平日不向叔叔借錢。是因我年紀小不能賺錢。

償還於今。我還怕甚麼呢。更從玉堂心中標出劉氏志節趙玉堂自以為思想不錯。也不對他母親說明。祇說去

給叔叔請個安。就回他母親見兒子丟了幾年。回來也是應該去給叔叔請安。便不阻攔他。見

玉堂若說明借錢則劉氏必竭力攔阻矣趙玉堂跑到趙仲和家裏。趙仲和這時正在家中督率匠人粉飾房屋。準備

熱鬧過年。仲和粉飾牆壁準備過年而劉氏則孤苦零丁衣不蔽體貧富相形愈覺仲之非人忽見趙玉堂走進來。倒吃了一嚇。不喜而嚇其心可見打量

趙玉堂身上穿得十分檻樓。兩個眉頭不由得就蹙了起來。寫小人之態度如畫○胞叔見胞姪乃先打量衣服見其穿得檻樓眉頭即便蹙起

寫盡世態。趙玉堂也不在意。忙緊走了兩步。上前請安。口裏呼了聲叔叔。趙仲和喉嚨眼裏

了。一聲。喉嚨裏哼一聲妙極隨開口問道。堂兒回來了麼。趙玉堂立起身。垂手答道。回來了。趙仲和道。我

祇道你已死了呢。既是不會死。賺了些銀錢回來。沒有。開口即提銅錢活畫出一個鄙夫○仲和語甚妙推其意一若世人苟不能賺錢即不必活在世上

也。趙玉堂聽了這種輕侮的口吻。心裏已很難過。勉強答道。那能賺得銀錢回來。一路乞食才

得到家呢。此語如何可向仲和說趙仲和不待趙玉堂說畢已向空呸了一聲道原來還留在世上給我趙

家露臉罷了罷了你祇當我和你爸爸一樣死了用不着到我這裏來給我丟人我應酬寬廣

來往的人多沒得給人家瞧不起我。狀小人口吻如聞其聲這幾句話幾乎氣得趙玉堂哭出來欲待發作

一頓祇因是自己的胞叔不敢無禮祇得忍氣吞聲應了一句是低頭走了出來。能忍耐是玉堂好處心

裏越想越氣越氣越恨不肯向家裏走呆呆的立在一個山岡上暗自尋思道人情冷煖胞叔

尙且如此外人豈有肯借錢給我的嗎我沒有錢怎生歸家過度呢抬頭看天色黑雲四合將

要下雪了心裏更加慌急起來恐怕母親盼望。寫玉堂處處不忘母親真好孝子祇好興致索然的歸到家中喜

得家中還有些米做了些飯給母親吃了入夜那能安睡得了獨自思來想去的忽然把心一

橫却有了計較。世之挺而走險者豈好爲之哉皆不得已而把心一橫也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讀至此令人廢書長歎他等母親睡着了悄悄的起來也不

開大門從窗眼飛身到了外面施展出在帽兒山學的本領頃刻到了趙仲和的屋上他能在

雪上行十多里沒有脚印在屋上行走自然沒有纖微聲息。迴應前文趙仲和這時正在他自己臥

室裏清算帳目。寫仲和之鄙吝處處不離錢字點着一盞大玻璃燈那時玻璃燈很少不是富貴人家莫說夠不

上點連看也看不着趙仲和這年因保了一趟很大的鏢那客商特從上海買了兩盞大玻璃

燈送他。所以他擺這們關格。

寫玻璃燈爲後文應用不
是誇張仲和之闊綽也

趙玉堂小時候曾在這屋裏玩耍路極

熟。這時在房上見趙仲和不會睡不敢就下來伏在瓦攏裏等候兩眼就從窗格縫裏看趙仲

和左手打着算盤右手提筆寫數旁邊堆了許多紙包祇看不出包的是甚麼不一會見趙仲

和將紙包就燈下一包一包的打開來看。看了看又照原樣包好亮旺的全是銀兩。

寫財虜舉動
形容盡致筆

鬼趙玉堂看了眼睛出火恐怕趙仲和收檢好了上了鎖要拿他的就費事了。天又正下着

雪。身上穿的不是夜行衣靠溼透了不活便更不願意久等。

用筆
甚細

猛然間心生一計順手揭起

一大鼻瓦來對準那玻璃燈打去祇聽得嘩啦啦一聲響玻璃燈打得粉碎房中登時漆黑了

好計策可惜
一盞玻璃燈

趙玉堂跟着一大疊瓦飛身進了房。玻璃燈一破已搶了兩大包銀子在手復飛

身上屋走了。

疾

趙仲和驚得哎呀一聲被碎瓦碎玻璃濺了個滿頭滿臉知道有夜行人來了

正待跳起來抽刀抵殺那裏看見有甚麼人影呢他老婆睡在床上被響聲驚醒起來見房中

漆黑連問怎麼趙仲和提刀在手以爲夜行人來借盤川用瓦摔破了燈火必然從窗眼裏進

來準備殺他一個措手不及那知兩眼都望花了祇不見有借盤川的進來見自己老婆問得

急才開聲答道快快起來把火點燃不知是甚麼人來和我開玩笑把我的燈破了却不肯下來

他老婆下床點了火換了一盞油燈趙仲和笑道必是一個過路的人沒打聽清楚及見我不慌不忙的抽刀相待才知道不是道路趕緊回頭去了哈哈可惜我一盞好玻璃燈給他摔破了還要說得嘴響令人失笑他老婆將油燈放在桌上一面將瓦屑往地下掃一面埋怨趙仲和道我也才見過你這種人銀子包得好好的擱在櫃子裏面爲甚麼過不了幾夜又得搬出來看看難道怕蟲蛀了你的銀子嗎罵得好怕蟲蛀銀子真是趣語趙仲和笑道我辛苦得來的這多銀子怎麼不時常見見面呢我見一回心裏高興一回心裏一高興上床才得快活不誰有本領能在手裏搶得去嗎還要說得嘴響趙仲和口裏是這們說着兩眼仍釘住在那些銀包上陡覺得上面兩包大的不見了連忙用手翻看翻了幾下那裏有呢臉上不由的急變了顏色慌裏慌張的問他老婆道你掃瓦屑把我兩大包銀子掃到那裏去了奇語此皆是仲和急極語也他老婆下死勁在他臉上啐了一口道你放屁麼瓦屑不都在這地下嗎你看有不有兩大包銀子在內幸虧我不會離開這裏你兩眼又不瞎了罵得好趙仲和被老婆罵的敢開口端起油燈彎腰向地下尋找他老婆氣得罵道活見鬼又不是兩口繡花針兩大包銀子掉在地下要這般尋找嗎罵得好想見此時還在櫃裏不曾搬出來麼趙仲和聲音發顫道失了銀子其慌張如此小包都搬出來了那有大包還不曾

搬出來的。我記得清清楚楚。先解小包。看最後才解大包。看所以兩個大包擱在這些小包上面。每包有三百多兩。他老婆也不做聲。走到櫃跟前。伸手在櫃裏摸了幾摸。恨了一聲。說道：「還說甚麼！你再吹牛皮。麼？沒人在你手中搶了去麼？」問得好我也我想起你這種沒開眼。沒見過銀子的情形。我心裏就恨。罵得真爽快趙仲和被罵得提不敢回話。刀跑到外面。跳上房子。見天正下雪。房上已下了寸來厚。心中忽然喜道：「我的銀兩有處追尋了。這早晚路上沒有人走。照着雪上的腳跡追去。怕追他不着嗎？」還算他聰明。居然能想得到此。隨在房上低頭細看。見瓦櫳裏有一個人。身體大小的。所在祇有一二分深的雪。知道是借盤川的人。曾伏身此處。再尋旁邊。揭瓦的所在。也看出來了。祇尋不見一隻腳跡。滿屋尋遍了。仍是沒有腳跡。暗寫玉堂本領不覺詫異道：「難道還不會逃去嗎？不然那有雪上沒有腳跡的道理呢？」趙仲和這們一心想。心裏更覺追尋有把握了。翻身跳了下來。一間一間的房。彎裏角裏都看了。真是活見鬼。趙玉堂這時早已到了家。解衣就寢了。兩兩對照格外可笑趙仲和到那裏能尋找出人來。直鬧了一個通夜。還得哀求老婆不要動氣。不要聲張。說起來。保鏢達官家裏被強人搶去了銀兩。於聲名大有妨礙。被盜而不敢聲張亦苦極矣再說趙玉堂得了六百多兩銀子。打點過了一個很快活的年。對他母親支吾其詞。胡謊了幾句銀子的

來歷。他母親雙目不明。祇知道心裏歡喜自己兒子能賺錢養娘。那裏會查究以外的事。趙玉堂年輕。雖從窮苦中長大。然此番得來的銀子容易。也不知道愛惜。隨手亂化。見了貧苦的人。三五兩的任意接濟人家。寫出玉堂之俠義心腸六百多兩銀子。能經得幾月花消呢。一轉眼間。手頭又窘起來了。心裏思量道。我叔叔的銀子也來得很辛苦。我取了他六百多兩。他心裏已不知痛了。多少若再去拿他的。未免太可憐了。此是玉堂忠厚之處。必如此。庶不愧為俠義英雄。還是大客商有的是錢。我劫取些來。供我的揮霍。在他們有錢的商人。算不了甚麼。不過不能在近處動手。好在我沒有一個朋友。不論那家鏢局鏢行。我都沒有交情。就祇我叔叔。他雖是靠保鏢生活。然他的名頭不大。生意不多。不礙我的事。除我叔叔以外的鏢。我高興就劫。也不問他是那條道路。他們這些保鏢的人物。倚仗的是交情。是聲望。我不講交情。不怕聲望。看他們能怎生奈何我。是少年人情性趙玉堂安排既定。也和白日鼠周亮在綠林中一樣。專揀貴重的大鏢劫取。周亮當時。還得仗着那翻毛赤炭馬。趙玉堂連馬都不要。就祇背着一把單刀。和押鏢人動手相殺的時候極多。祇因他來去如風。人影還不曾看清。鏢已被他劫去了。有時鏢笨重了。不好單劫。他就等到落了店。夜間前去動手。總之趙玉堂不起心劫這趟鏢。則已。祇要他念頭一動。這鏢便無保全的希望了。

又是一樣寫法。如此每月一兩次。或二三月一次。劫了兩個年頭。北道上十幾家鏢局鏢行。除了趙仲和沒一家不曾被劫過。不過他從來不劫全鏢。祇揀金銀珠寶劫取。每次劫的也沒有極大的數目。多則三五千。少則三五百。保鏢的祇知山東道上有這們一個獨脚強盜。起初還不知道趙玉堂的姓名。一年後。因趙家的鏢。獨安然無樣。才疑心這強盜和趙仲和有關係。大家聚會着商議調查姓名和對付的方法。不知商議出甚麼方法來。且待第十回再寫。

總評

此一回從霍俊清傳岔入趙玉堂傳矣。橫雲斷山。密雨蔽林。而霍俊清之正傳。遂不得不戛然截住。直至三四回之後。方能繼續敘述。此是行文變化不測處。讀者須看隨處岔開。而隨處俱能拉攏。筆致活潑。隨心所欲。故能跌宕跳脫。不落呆詮。若能發而不能收。能岔開而不能拉攏。則正如聖歎所云。大除夕放烟火。一陣一陣過去。前後首尾。絕無貫串。尙復成何章法哉。

世衰道微。人心澆漓。乃至家人骨肉之親。亦復毫無情誼。觀於趙仲和之對待玉堂母子。刻薄寡恩。卽路人亦不過爾爾。可歎可恨。雖然。今世人骨肉手足。往往相視若仇敵。甚至

欲剗刃其胸。以爲快者。蓋比比也。我又何暇獨責趙仲和哉。

劉氏守節撫孤。自甘困苦。不求人助。其志節之高潔。令人肅然起敬。作者寫此。殆欲爲當世驕奢淫佚之婦女。痛下砭針耶。有劉氏之節婦。而後有玉堂之孝子。然則天視又何嘗夢夢哉。

今之新人物。視教孝爲腐談。甚或創爲萬惡孝爲首之說者。立論著書。恬不爲怪。愚誠迂拙。當痛斥之。作者於此數回中。極力描寫趙玉堂之孝。言之嘖嘖。一若深表其讚許之意者。我知新文學家見之。必又醜詆作者爲頭腦陳腐之學究矣。狂者以不狂爲狂。我儕又將奈彼新人物何哉。

趙玉堂遇慈雲和尚一節。事跡固極詭異。用筆亦異常突兀。卽如描寫山洞一段。星光也。石壁也。石級也。裂縫也。洞口也。種種襯託。方逼出一個幽奇險僻之山洞。筆致閃爍。令人無從捉摸。

趙玉堂見仲和一節。寫得十分深刻。如玉堂母子飢寒交迫。無以卒歲。趙仲和家中。則正在粉飾房屋。預備熱鬧過年。兩兩對照。不必如何說明。趙仲和平日之膜視寡嫂。已可概

見。至於仲和對待玉堂之神情言語。尤能形容盡致。令人讀之。恍如有一刻薄寡恩之勢。利鄙夫。活現眼前。真妙筆也。

玉堂受仲和之揶揄折辱。能忍氣吞聲。不與計較而出。此是玉堂識得大體處。至於夜半入室。滅燈盜銀。在玉堂固匪得已。在事實亦足快人心。我知十九閱者。必能爲趙玉堂恕也。

趙仲和燈下算銀。貪鄙之狀如畫。令人閱之。可氣可笑。失銀之後。被其妻痛罵一頓。語極爽利。又令人擊案稱快。尤妙者。仲和失去銀兩。反哀求其妻。不可聲張。情狀狼狽。神色懊喪。閱之不第可笑。抑亦可憐矣。

世之穿窬劫掠者流。豈生而願爲盜賊哉。亦皆出於不得已耳。作者寫玉堂之爲盜。逐層寫來。覺其竟有不得不做强盜之苦衷。此等處與施耐庵之寫梁山百八人同一用意。昔武氏見賂賓王檄文而歎曰。有如此人才而不用。宰相之過也。玉堂身懷絕技。不能自見。卒致流而爲盜賊。是誰之過歟。





近代
俠義英雄傳

平江不肖生著 吳門陸盒澹評

第十回

顯奇能半夜驚阿妹

惡壘斷一怒劫鏢銀

話說北道中各鏢行鏢局商議調查趙玉堂和對付的方法。無奈趙玉堂並無親知朋友。又無夥伴。連他叔父趙仲和都不知道。趙玉堂會有這般本領。這種行爲。教各鏢行鏢局如何能調查得出他的姓名來呢。既是姓名都調查不出。更如何有對付的方法呢。各地的客商見每次失事。祇有趙仲和保的得安然無恙。都以為趙仲和的本領。在一般保鏢達官之上。都爭着來請趙仲和保。此誠所謂不虞之譽。○玉堂劫鏢銀暗中却反趙仲和也莫名其妙也。自以為本領高強。所以沒人敢劫。顏之厚矣生意一日發達。似一日。趙仲和一人分身不來。也雇用了多少夥計。半年之間。山東河南一帶的鏢。全是趙仲和一人的旗號了。其拜堂兒之賜當不止六百多兩銀子也趙仲和得意的了不得。逢人誇張大口說一般保鏢的太沒有能耐。這強盜的眼力不錯。知道我虎頭莊趙某的厲害。所以不敢胡來。偏是無用人最愛說大話聽了趙仲和誇口的人。也不由得不相信是真的。趙仲和正在生意

興隆興高采烈的時候。這日忽見趙玉堂衣冠華麗氣度軒昂的走了來。來得突兀趙仲和看了幾

乎不認得是自己的胞姪。原來趙玉堂自從帽兒山歸家時來過一次之後就祇那夜來借了

六百多兩銀子往後不曾和趙仲和見過面。趙仲和一則因事情忙碌二則怕趙玉堂糾纏着

借貸不肯到寡嫂家來對外人說是叔嫂禮應避嫌。偏有許多解釋其實用意並不在此當日趙玉堂

衣衫襤褸形容憔悴這時完全改變了趙仲和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這們漂亮的胞姪還疑

心是來照顧自己生意的富商呢。勢利人之眼光如此及認出是趙玉堂不由得怔了一怔不好再使出

前次那般臉嘴來略扮出些兒笑意說道。不好使出前次臉嘴來妙極路扮出些兒堂兒怎麼呢一會

兒不見倒像是一個貴家公子了一嚮在那裏哪。語極和婉須與前次趙玉堂上前照常請了個

安立在一旁答道平日因窮忙沒工夫來親近叔叔今日爲一樁事不明白特來請求叔叔指

示趙仲和見趙玉堂說話的神氣很帶着傲慢不似前番恭謹。一方面語言和婉一方面說也猜不

出他請求指示的是一樁甚麼事隨口問道你有甚麼事不明白且說出來看看趙玉堂道我

虎頭莊趙家爲甚麼要祖傳下這們多這們好的武藝武藝有甚麼用處姪兒不明白得請求

叔叔指示。問得突兀趙仲和聽了這幾句話還摸不着頭腦更猜不透問這些話的用意祇好胡亂

答道。武藝爲甚麼沒有用處。卽如我現在若不憑着祖傳下來的武藝。拿甚麼給人家保鏢。這便是我虎頭莊趙家祖傳武藝的好處。人家都保不了的鏢。祇我能保的了。祇我嫌的錢多。你這下可明白了麼。虧他說得嘴響趙玉堂鼻孔裏笑了一聲道。我虎頭莊趙家的祖宗。難道慮及將來的子孫沒本領。給一般奸商惡賈當看家狗。特留下這些武藝。替看家狗討飯吃嗎。罵得刻毒趙仲和那想到趙玉堂有這類無禮的話說出來呢。突然聽了祇氣得大叫一聲。就桌上拍了一巴掌。祇拍得桌上的什物跳起來。尺多高。接着罵道。小畜牲。誰教你來這裏。這們胡說的你再敢無禮。我真要做你了。趙玉堂神色自若的冷笑道。祖傳了武藝來做自己的年輕胞姪。倒是不錯。但祇怕也不見得能做的了。叔叔要問是誰教我來說的嗎。是祖宗教我來說的。極趣趙家祖宗傳下這們多這們好的武藝。是教我們子孫學了。在世界上稱英雄。稱好漢的。不是教學了去給奸商惡賈當看家狗的。索性罵得暢快趙仲和氣得渾身打抖。臉上都氣變了顏色。圓睜一對怪眼。也不說甚麼。拔地立起身來。想拿住趙玉堂。到祖宗神堂前面。結結實實的責打一頓。看趙玉堂下次還敢說這種無禮的話麼。一相情願趙仲和起身。趙玉堂也站起來。說。我說的是好話。你不聽也。祇由你邊說邊向外走道。看你拿着祖傳的武藝。給人當看家狗。能當到幾

時我看你的本領還差得遠呢。暗露下文趙仲和見趙玉堂往外走便連聲喝道好逆畜待向那裏跑還不給我站住嗎趙玉堂真個站住回頭道叔叔不要動氣有本領回頭再見罷說畢仍提步走了趙仲和心裏雖是氣忿不過但畢竟趙玉堂是甚麼用意還是猜想不出打算追到趙玉堂家質問趙玉堂的母親看他爲甚麼縱容兒子這般無禮祇因天色已將晚了自己還有事不曾辦了祇好按納住火性等明日去質問這夜趙仲和剛上床安歇聽得外面有叫門的聲音並敲打得很急趙仲和聽了一會聲氣聽不出是誰來祇道是派出去保鏢的夥計出了亂子連忙起來開門及至打開門一看但見滿天星月那有個人影呢奇事便大聲問道誰呀卽聽得有人在裏面應聲答道是我呀。應得有趣趙仲和仍聽不出是誰的聲音祇得翻身走進來問道誰呀一看又不見人影又有人在門外應聲答道是我呀。應得有趣趙仲和已覺得詫異復翻身到門口一看不還是不見人影嗎。奇事又誰呀誰呀的問了兩聲是我呀的聲音又在裏面答應。奇事來回七八次跑得趙仲和火冒了立住脚喊道誰和我開這玩笑再不見面我就要罵了呢這回就聽出了趙玉堂的聲音。原來是他在裏面笑答道叔叔不要罵是堂兒趙仲和趕到裏面一看趁着透明的月色祇見趙玉堂踞坐在桌上右手支着下巴笑嘻嘻的搖頭晃腦。神情如畫玉堂真是

妙人把個趙仲和羞忿得說話不出。趙玉堂跳下來說道：「堂兒從叔叔頭上來回一十五次，又有這們透亮的月色叔叔兀自瞧我不見，拿甚麼給人家保鏢？依堂兒的愚見，不如在家吃碗安靜茶飯罷，免得給祖宗丟人。」

由得他說○玉堂在仲和頭上來回一十五次，仲和竟絕未覺察，此不是寫玉堂武藝之高，正是寫仲和本領之不濟也。

趙仲和這時才知道自己的本領不及趙玉堂。

利此方知真是蠢才

然而惱羞成怒，又聽了這些嘔氣的話，那裏再忍耐得

住。從壁上搶了一把單刀在手，要和趙玉堂拚命。

怒得可笑

祇是回身再找趙玉堂，已是蹤跡不見。

心裏尋思道：「這逆畜從那裏學來的，這們高強的本領，他今日既兩次來說我不應保鏢，可見得近來劫各鏢行鏢局的鏢，就是這逆畜幹的事。」

到此方纔明白，仲和真是蠢才。○問

你還敢說大話否

這逆畜必是因這半年以來，各客商都來我這裏求保，他沒買賣可做了，祇好來恐嚇我。

我想我不給人保，好由他一人橫行霸道，這還了得嗎？

從仲和心中表出玉堂來意，此是暗殺法。

我不保鏢，一家一室的生路，不就這們斷絕了嗎？

祇是這逆畜的本領，我這許多同行的好手，都奈何他不得，他如果

不給我留面子，我又有甚麼方法可以對付他呢？

紙糊老虎將戳破矣，思之那得不怕。

於今一般人都恭維我虎

頭莊趙家的武藝，畢竟比人不同，我自己也逢人誇張大口，若一般的被這逆畜劫了，丟人還

在其次，那裏再有生意上門咧。

生意要緊，丟臉還在其次，寫仲和要錢不要臉，心理筆極深刻。

趙仲和這們一想，不由得不慌急起

來。獨自躊躇了一夜。次日才思想出一條道路來。虧他聰明居然能想出一條路來 想出了甚麼道路呢。趙仲和

知道趙玉堂事母很孝。去求趙玉堂的母親。不許趙玉堂胡鬧。逆料必有些效驗。果然是好法子 當下

準備好了言語。並辦了幾樣禮物。親自提到趙玉堂家裏來。對嫂氏如此恭敬當是仲和有生以來第一也 這時趙玉堂

不在家裏。趙仲和進門見屋內的陳設。却是簇新的。並富麗得很。全不是前幾年的氣象。趙玉

堂因自己母親雙目失明。行動都不方便。自己又沒有妻室。祇得雇了兩個細心的女僕。朝夕

伏侍。夾寫玉堂事母之孝 趙仲和見趙玉堂不在家。便對趙玉堂的母親哭訴了一番。趙玉堂兩次無禮

的情形。趙玉堂的母親並不知道。趙玉堂的行徑。趙玉堂因知道自己母親胆小。若把自己的行

爲照實說出來。必然害怕不安。從來不曾有一言半語提及。劫鏢的事。寫玉堂之舉。母處處體貼。不是專養口腹者也 他母

親又雙目不見。那裏想到自己的兒子做了強盜呢。這時一聽趙仲和的話。也氣得流下淚來。

對趙仲和陪了許多。不是並教趙仲和安心。祇管照常替人保鏢。劉氏是節婦。又是賢母。宜其有玉堂之孝子也 趙仲和才

高高興興的回家去了。這夜趙玉堂歸家。見母親掩面哭泣。不吃夜飯。嚇得慌了。好玉 連忙立

在旁邊問道。娘呀。甚麼事。這們傷心的哭泣。連問了幾聲。他母親祇是哭着不睬。慌得趙玉堂

跪下來也陪着哭道。我甚麼事。不如娘的意。娘不說出來。我怎麼知道呢。好玉 他母親抬起頭

來。說。道。你。還。知。道。怕。不。如。娘。的。意。嗎。你。於。今。翅。膀。長。齊。了。那。裏。把。我。這。瞎。了。眼。的。娘。放。在。眼。裏。
 你。眼。裏。若。有。娘。也。不。敢。這。們。欺。負。胞。叔。了。你。是。英。雄。你。是。好。漢。祇。會。欺。負。自。己。的。胞。叔。我。趙。家。
 世。代。清。門。沒。想。到。竟。出。了。你。這。種。辱。沒。門。庭。的。孽。子。你。於。今。是。這。種。行。爲。教。我。死。了。到。九。泉。之。
 下。怎。對。得。起。趙。家。的。祖。先。和。你。的。父。親。你。欺。負。我。眼。睛。瞎。了。是。這。們。欺。負。的。嗎。一番訓斥都是替
不記前恨心地何等光明趙玉堂起初還摸不着頭腦。後來聽得欺負胞叔的話。方知道是趙仲和來說了。祇
 得。不。住。的。叩。頭。說。道。我。下。次。再。也。不。敢。是。這。們。了。你。老。人。家。不。用。着。急。是孝子口吻他母親看了如
 此。情。形。便。拭。乾。眼。淚。說。道。你。下。次。敢。再。劫。人。家。的。鏢。麼。趙。玉。堂。心。想。不。劫。鏢。把。甚。麼。生。活。呢。我
 近。來。手。頭。揮。霍。慣。了。又。沒。有。旁。的。本。領。能。循。規。蹈。矩。的。幹。一。件。掙。錢。的。差。事。然。此。刻。的。鏢。十。九
 是。我。叔。叔。的。劫。了。又。要。說。我。是。欺。負。叔。叔。兩難確是他心裏正在如此躊躇他母親不容他思索一
 疊。連。聲。的。催。着。說。道。你。轉。的。甚。麼。念。頭。還。是。要。做。強。盜。嗎。我。虎。頭。莊。趙。家。的。拳。脚。名。聞。天。下。誰
 人。不。知。道。江。湖。上。有。能。爲。的。那。一。個。不。談。起。趙。家。就。生。嫉。妬。都。祇。恨。打。我。趙。家。的。人。不。過。於。今
 你。倒。跑。出。來。和。自。家。叔。叔。作。對。給。外。人。聽。了。開。心。世之好閱牆相爭者蓋共聽之○今之軍閥偏喜與自己
人作對給外人開心其識見乃不如一婦人可嘆可恨
 你。從。那。裏。曾。聽。說。過。有。目。無。尊。長。的。英。雄。好。漢。可見好勇鬪狠不講禮義者
決不能算是英雄好漢也他母親才說到這裏忽

聽得外面有人叫門。

讀者試猜之來者爲誰

他母親說道：「這時分有誰來了？還不快去開門。」趙玉堂聽了那

叫門的聲音，少年人耳聰不覺臉上急變了顏色。

何故變色奇極讀者試掩卷猜之能猜中者便是善讀書人

慌忙爬起來跑

開門一看，又是趙仲和來了一見面，即指着趙玉堂的臉說道：「好小子，你幹的好事。」

只此一句甚妙蓋以下固

不必說也若完全叙出便是笨伯

趙玉堂不待他往下說，就將趙仲和拉到外面說道：

神色慌張如見

「叔叔不要高聲，我

祇用去一百二十兩銀子以外的東西，一些兒沒有動我，自願退還給叔叔，祇求叔叔不給我

娘知道，不然他老人家又得氣的哭用去的一百二十兩銀子，我明晚準一同送還。

處處體恤其母真是孝子

趙仲和停了一停，問道：「銀子怎用得這般快？明晚那來得銀子還我？你要知道，我是一個賺得

起貼不起的人，一百二十兩銀子足夠我一家半年的費用，你此刻就一起做，還了我罷，免得

我受虧累。

鄙吝之言令人難受

趙玉堂雖出在窮苦人家，然生性豪放，不知道銀錢艱苦。近年來做那沒

本錢的買賣銀錢來得容易，去得容易，揮霍成了習慣了，耳裏那聽得來趙仲和這一派鄙吝

話。

連我也聽不得以下方補叙劫鏢之事是倒裝法

原來趙玉堂昨夜在趙仲和家和趙仲和開了一會玩笑回來，睡在床

上，想起趙仲和對待自己，和自己母親種種無情無義的情形，氣忿得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決

心要劫趙仲和的鏢，出出胸中惡氣。

激而使然表出玉堂並非目無尊長

次日天光才亮，就出門到幾條要道上堵

截。那時趙仲和的鏢。都是派夥計押運。不是十分重要的。不親自出馬。因趙玉堂劫取得厲害。各客商投趙仲和保的。異常之多。要堵截甚是容易。絕不費事的。連手都不曾和押鏢的夥計交一下。就劫了一口大皮箱。皮箱裏面。有五百兩銀子。幾件女皮衣服。一個紅木首飾匣。匣內金珠首飾。貯得滿滿的。約莫可值三五千銀兩。原是一家富戶。搬取家眷上北京。很有些貴重的行李。因見這些鏢行鏢局靠不住。特來趙仲和這裏投保。適逢其會。就遇了趙玉堂。劫鏢之事大略表過

此種事本不必多費筆墨也

趙玉堂劫了那口皮箱。到他有交情的一家窩子裏。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給

了那個和他生了關係的婊子。飲酒作樂。

貪酒好色不拘小節亦是英雄本色○寫趙玉堂祇須如此不必定如聖賢之學問也

到夜間才回來。

皮箱就寄存在婊子那裏。本打算任憑趙仲和來討。也不給還的。無奈弄得他母親知道了。這時若不給還。必再累得母親受氣。所以不待趙仲和說下。就一口答應交還。見趙仲和問明晚從那得來百二十兩銀子。更說出許多小氣不堪的話。不由得心裏有些不耐煩。遙接上文對趙仲和說道。我既說了明晚送還。莫說一百二十兩。便是一千二百兩。叔叔也用不着問我從那得來。儘管放心好了。祇看叔叔教我還到甚麼地方。退到客人手裏呢。還是送到叔叔家裏。東西我寄存在人家。此刻的天已二鼓了。我說了明晚。決無差錯。何等仗爽與乃叔對較直有天淵之別趙仲和無法。祇

得點頭答道。不必送到客人手裏去。送到我家來就得了。他們保鏢的被人劫了。鏢自己去討。或託人去討。本有兩種交還的方法。忽然夾敘送還鏢銀之法一種是立刻交討。鏢人帶回一種是不動聲色。

的由劫鏢人送還。原主送還原主的面子最大。非保鏢的有絕大的能為。或最大的情面。劫鏢

的決不肯。這們客氣。趙仲和這時何以不教趙玉堂送還原主替自己掙面子呢。我亦祇因趙

仲和是個極小氣的人。又不知道趙玉堂的性格。恐怕趙玉堂用虧了銀兩不肯全數送還。又

怕客人冒詐。故意說皮箱裏少了甚麼。要扣減保鏢銀兩。所以寧肯不掙這面子。教趙玉堂送

到他家。但願銀子不爭面子寫仲和鄙吝之心理刻畫入微當下趙玉堂答應了。趙仲和還叮嚀囑咐了好幾遍才去。趙玉堂

轉身在他母親跟前支吾了一會。伏侍母親睡了。獨自思量此後既無鏢可劫。不但後來生活

沒有着落。便是這已經花去的一百二十兩銀子。又從何處取辦呢。想來想去。除了做小偷去

揀富厚人家偷竊。沒有旁的道路可走。英雄無路可走不得不入於盜賊言之可嘆作既約了明晚交還

今夜不將銀兩弄得手。明日白晝有何辦法呢。趙玉堂就在這夜悄悄的出來。到近處一個很

富足的鄉紳人家偷了四百多兩銀子。八十多兩蒜條金。次日到那窰子裏取了皮箱。並一百

二十兩銀子。送還了趙仲和。英雄決不肯失信也不到幾日。那被竊的鄉紳人家因失去的金銀太多。不

能不認真追究。辦這案子的衙役。川流不息的。在周近十多里巡緝。趙玉堂家雖是大族。然他這一支。意來窮苦。趙玉堂又無一定的職業。年來衣服華麗。用度揮霍。趙玉堂是個很機警的人。恐怕辦案的泛疑。不敢耽擱。對他母親說。有朋友在哈爾濱幹很闊的差事。有信來邀他去。每月可得二三百元的薪水。家中祇有一個母親。自然一同搬到哈爾濱去住。他母親見說有好差事。那有不高興的。趙玉堂即時伏侍着他母親動身。搬到哈爾濱租一所房子住了。借此

輕將玉堂母子搬至哈爾濱用筆非常靈便

幾十兩金子。經不得幾月花消。在哈爾濱住不上半年。手中的錢。看看要完了。做慣了那沒本錢買賣的人。到了困窘的時候。免不了要重理舊業。人生一失足往往不易自拔作者言此真是看透世情

哈爾濱的外國大商家極多。不論如何高峻的房屋。如何深穩的收藏。在趙玉堂偷竊起來。真是不費吹灰之力。數月之間。三千五千的竊案。警察署裏不知報過了多少次。俄國人用盡了偵探的方法。探不出這賊是何等人來。西人偵探之術亦有窮時耶○胡不請英國之福爾摩斯來一笑大家都驚傳哈爾濱到了飛

賊。究沒人見着飛賊是甚麼樣子。甚麼年紀。那一國的人。趙玉堂因案子做多了。知道沒有不敗露的日子。恐怕敗露的時候。連累母親受驚恐。總是顧憐其母○從其上文至此處處寫趙玉堂顧憐其母皆暗為後文自首作伏筆也便在野外造了一間土屋。夜間獨自睡在裏面。世無不敗露的賊盜。真是古語說的好。若要人不知。除非

已莫爲。哈爾濱既是時常發見大竊案。而每次被竊之家。總是窗不開。門不啓。牆壁不破。有時屋瓦破礫一兩片。有時並屋上都沒有痕跡。這們一來。一則關係全市商民治安。二則關係俄國警察的威信。外國人辦事。自較中國人認真。那有個永久偵查不出的道理呢。不是誇張外國人辦事之認真正是歎息我國人辦事人不認真也。俄國警察既查出是趙玉堂了。知道這人的本領很大。不容易擒拏。那時哈爾濱警察署的偵探長。名叫霍爾斯脫夫。是俄國很有名的拳鬥家。氣力極大。爲人沉默寡言。却是機智絕倫。在他手中。從沒有疑難的案子。他費了好幾月的心血。將趙玉堂的身世履歷。偵查得十分詳確。知道不是尋常警察。可以將趙玉堂拏住的。不動聲色。假借要研究中國拳腳的名。花重金聘了四個會武藝的人。又挑選了二百名精壯靈敏的警察。探得趙玉堂這夜。睡在那土屋裏。霍爾斯脫夫親自率了四名好漢。和二百名荷槍實彈的精壯警察。殺奔那間土屋來。不知這番將趙玉堂拏着了沒有。且待第十一回再說。

總評

趙玉堂劫奪鏢車。獨不劫仲和所保者。此是玉堂存心忠厚處。仲和雖負兄嫂。玉堂亦可謂以德報怨。能無負其胞叔者矣。乃仲和絕無自知之明。誇張大口。逢人自詡。竟欲因勢

壟斷而圖厚利。其不觸怒玉堂也幾希。故我謂玉堂之戲仲和。乃仲和所自取。不能責玉堂之日無尊長也。

趙玉堂第二次往見仲和。仲和之言語神情。與第一次截然不同。讀者試與上回對照。便覺其妙。勢利人之面目口吻。隨處俱能變化。大抵入世稍深者。類皆領略過來。惟作者爲能曲曲替他描出耳。

趙玉堂問仲和之言。異常突兀。不特仲和不解。卽讀者亦未必能解得也。仲和乃欲借玉堂之一問。強顏自詡。真是蠢才。真是笨伯。宜其爲玉堂所痛罵矣。

戲叔一節。粗看之似覺無謂。其實却是借此一段。使仲和知玉堂之本領也。否則仲和之鏢被劫。必不致疑及玉堂。玉堂能安然劫鏢度日。亦不必遷往東三省矣。後文之事。俱從此中生出。作者固絕不肯落一閒筆也。

趙玉堂劫仲和之鏢。全用暗寫。只在兩人口中。露出一二語。讀者便自然了解。用筆何等輕靈。若件件事必須詳細敘出。便覺索然無味矣。

趙母對於仲和。能不念前愆。最是難得。至於訓戒玉堂數語。詞嚴義正。雖讀者閱之。亦爲

肅然。真賢母也。入後玉堂。卒能折節就範。食力以奉甘旨。天之報施賢母爲不爽矣。解釋討鏢一節。原原本本。殫見洽聞。非深知個中情事者。說不出來。小說之不易作在此。仲和但求鏢銀無失。體面則不復顧及。描寫鄙吝小人。處處刻劃入微。由刼鏢而流爲小偷。復由小偷而變爲大盜。寫趙玉堂之入於小流。層次分明。大抵世人之墮落。無不皆然。杜漸防微。此君子之所以不能不慎其始也。



三省北河

天津圖書館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四版
 近 俠義英雄傳 (第一集)

(價 洋 五 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平 江 不 肖 生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温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 界 書 局

上海 大連 遼寧 路
 上海 四馬路 中市

